CONTENTS

中短篇小说·1944年作品

琉璃瓦

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儿。亲友们根据着“弄瓦弄璋”的话和姚先生打趣，唤他太太为“瓦窑”。姚先生并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

果然，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说也奇怪，社会上流行着古典型的美，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鹅蛋脸。鹅蛋脸过了时，俏丽的瓜子脸取而代之，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脸。西方人对于大眼睛、长睫毛的崇拜传入中土，姚太太便用忠实流利的译笔照样翻制了一下，毫不走样。姚家的模范美人，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亦步亦趋，适合时代的需要，真是秀气所钟，天人感应。

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列。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要他靠女儿吃饭，他却不是那种人。固然姚先生手头并不宽裕。祖上遗下一点房产，他在一家印刷公司里做广告部主任，薪水只够贴补一部分家用。支持这一个大家庭，实在是不容易的事。然而姚先生对于他的待嫁的千金，并不是一味地急于推卸责任。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

他把第一个女儿静静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这一头亲事静静原不是十分满意。她在大学里读了两年书，交游广阔，暂

时虽没有一个人是她一心一意喜欢的，有可能性的却不少。自己拣的和父母拣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两个人，总是对自己拣的偏心一点。况且姚先生给她找的这一位，非但没有出洋留过学，在学校里的班级比她还低。她向姚先生有过很激烈的反对的表示，经姚先生再三敦劝，说得舌敝唇焦，又拍着胸脯担保："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你找我好了！"静静和对方会面过多次，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只得委委屈屈答应了下来。姚先生依从了她的要求，一切都按照最新式的办法，不替她置嫁妆，把钱折了现。对方既然是那么富有的人家，少了实在拿不出手，姚先生也顾不得心疼那三万元了。

结婚戒指、衣饰、新房的家具都是静静和她的未婚夫亲自选择的。报上登的：

熊致章 为 小儿启奎 结婚启事
姚源甫 为 长女静静 结婚启事

却是姚先生精心撰制的一段花团锦簇的四六文章。为篇幅所限，他未能畅所欲言，因此又单独登了一条"姚源甫为长女于归山阴熊氏敬告亲友"。启奎嫌他噜苏，怕他的同学看见了要笑，静静劝道："你就随他去罢！八十岁以下的人，谁都不注意他那一套。"

三朝回门，静静卸下了青狐大衣，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栀子花。淡白的鹅蛋脸；虽然是单眼皮，而且眼泡微微有点肿，却是碧清的一双妙目。夫妇俩向姚先生姚太太双双磕下头去，姚先生姚太太连忙扶着。

才说了几句话，佣人就来请用午餐。在筵席上，姚太太忙着敬

菜，静静道："妈，别管他了。他脾气古怪得很，鱼翅他不爱吃。"

姚太太道："那么这鸭子……"

静静道："鸭子，红烧的他倒无所谓。"

静静站起身来布菜给妹妹们，姚先生道："你自己吃罢！别净张罗别人！"

静静替自己夹了一只虾子，半路上，启奎伸出筷子来，拦住了她，从她的筷子上接了过去。筷子碰着了筷子，两人相视一笑，竟发了一会呆。静静红了脸，轻轻地抱怨道："无缘无故抢我的东西！"

启奎笑道："我当你是夹菜给我呢！"

姚先生见他们这如胶似漆的情形，不觉眉开眼笑。只把胳膊去推他太太道："你瞧这孩子气，你瞧这孩子气！"

旧例新夫妇回门，不能逗留到太阳下山之后。启奎与静静，在姚家谈得热闹，也就不去顾忌这些，一直玩到夜里十点钟方才告辞。两人坐了一部三轮车。那时候正在年下，法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地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惟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晶亮的玻璃窗里品字式堆着一堆一堆黄肥皂，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

启奎吃多了几杯酒，倦了，把十指交叉着，搁在静静肩上，又把下巴搁在手背上，闲闲地道："你爸爸同妈妈，对我真是不搭长辈架子！"他一说话，热风吹到静静的耳朵底下，有点痒。她含笑把头偏了一偏，并不回答。

启奎又道："静静，有人说，你爸爸把你嫁到我家里来，是为了他职业上的发展。"

静静诧异道："这是什么话？"

启奎忙道:“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静静道:“你在哪儿听来的?”

启奎道:“你先告诉我……”

静静怒道:“我有什么可告诉你的?我爸爸即使是老糊涂,我不至于这么糊涂!我爸爸的职业是一时的事,我这可是终身大事,我会为了他芝麻大的前程牺牲我自己吗?”

启奎把头靠在她肩上,她推开了他,大声道:“你想我就死人似的让他把我当礼物送人么?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启奎笑道:“没敢看不起你呀!我以为你是个孝女。”

静静道:“我家里虽然倒运,暂时还用不着我卖身葬父呢!”

启奎连忙掩住她的嘴道:“别嚷了——冷风咽到肚子里去,仔细着凉。”

静静背过脸去,噗哧一笑道:“叫我别嚷,你自己也用不着嚷呀!”

启奎又凑过来问道:“那么,你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静静恨一声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为来为去是为了谁?”

启奎柔声道:“为了我?”

静静只管躲着他,半个身子挣到车外去,头向后仰着,一头的鬈发,给风吹得乱飘,差上一点卷到车轮上去。启奎伸手挽了她的头发,道:“仔细弄脏了!”静静猛把头发一甩,发梢扫到他眼睛里去,道:“要你管!”

启奎哎哟了一声,揉了揉眼,依旧探过身来,脱去了手套为她理头发。理了一会,把手伸进皮大衣里面去,拦在她脖子后面。静静叫道:“别!别!冷哪!”

启奎道:“给我渥一渥。”

静静扭了一会，也就安静下来了。启奎渐渐地把手移到前面，两手扣住了她的咽喉，轻轻地抚弄着她的下颔。静静只是不动。启奎把她向这面揽了一下，她就靠在他身上。

良久，静静问道："你还是不相信？"

启奎道："不相信。"

静静咬着牙道："你往后瞧罢！"

从此静静有意和娘家疏远了。除了过年过节，等闲不肯上门。姚太太来看女儿，十次倒有八次叫人回说少奶奶陪老太太出门打牌去了。熊致章几番要替亲家公谋一个较优的位置，却被儿媳妇三言两语拦住了。姚先生消息灵通，探知其中情形，气得暴跳如雷。不久，印刷所里的广告部与营业部合并了，姚先生改了副主任。老太爷赌气就辞了职。

经过了这番失望，姚先生对于女儿们的婚事，早就把心灰透了，决定不闻不问，让她们自由处置。他的次女曲曲，更不比静静容易控制。曲曲比静静高半个头，体态丰艳，方圆脸盘儿，一双宝光璀璨的长方形的大眼睛，美之中带着点犷悍。姚先生自己知道绝对管束不住她，打算因势利导，使她自动地走上正途。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

一向反对女子职业的他，竟把曲曲荐到某大机关去做女秘书。那里，除了她的顶头上司是个小小的要人之外，其余的也都是少年新进。曲曲的眼界虽高，在这样的人才济济中，也不难挑一个乘龙快婿。选择是由她自己选择！

然而曲曲不争气，偏看中了王俊业，一个三等书记。两人过从甚密。在这生活程度奇高的时候，随意在咖啡馆舞场里坐坐，数目也就可观了。王俊业是靠薪水吃饭的人，势不能天天带她出去，因

此也时常地登门拜访她。姚先生起初不知底细,待他相当地客气,一旦打听明白了,不免冷言冷语,不给他好脸子看。王俊业却一味地做小服低,曲意逢迎。这一天晚上,他顺着姚先生口气,谈到晚近的文风浇薄。曲曲笑道:“我大姊出嫁,我爸爸做的骈文启事,你读过没有?我去找来给你看。”

王俊业道:“正要拜读老伯的大作。”

姚先生摇摇头道:“算了,算了,登在报上,错字很多,你未必看得懂。”

王俊业道:“那是排字先生与校对的人太没有知识的缘故。现在的一般人,对于纯粹的美文,太缺乏理解力了。”

曲曲霍地站起身来道:“就在隔壁的旧报纸堆里,我去找。”她一出门,王俊业便夹脚跟了出去。

姚先生端起宜兴紫泥茶壶来,就着壶嘴呷了两口茶。回想到那篇文章,不由得点头拔脑地背诵起来。他站起身来,一只手抱着温暖的茶壶,一只手按在上面,悠悠地抚摸着,像农人抱着鸡似的。身上穿着湖色熟罗对襟褂,拖着铁灰排穗裤带。摇摇晃晃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口里低低吟哦着。背到末了,却有两句记不清楚了。他嘘溜溜吸了一口气,放下茶壶,就向隔壁的餐室里走来。一面高声问道:“找到了没有?是十二月份的。”一语未完,只听见隔壁的木器砰碰有声,一个人逃,一个人追,笑成一片。姚先生这时候,却不便进去了,只怕撞见了不好看相,急得只用手拍墙。

那边仿佛是站住了脚。王俊业抱怨道:“你搽了什么嘴唇膏!苦的!”

曲曲笑道:“是香料。我特为你这种人,拣了这种胭脂——越苦越有效力!”

王俊业道："一点点苦，就吓退了我？"说着，只听见撒啦一声，仿佛是报纸卷打在人身上。

姚先生没法子，唤了小女儿瑟瑟过来，嘱咐了几句话，瑟瑟推门进去，只见王俊业面朝外，背着手立在窗前；旧报纸飞了一地，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黄胭脂，腮帮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点胭脂晕。

瑟瑟道："二姊，妈叫你上楼去给她找五斗橱的钥匙。"曲曲一言不发，上楼去了。

这一去，姚太太便不放她下来。曲曲笑道："急什么！我又不打算嫁给姓王的，一时高兴，开开玩笑是有的，让你们摇铃打鼓这一闹，外头人知道了，可别怪我！"

姚先生这时也上来了，接口冷笑道："哦！原来还是我们的错！"

曲曲掉过脸来向他道："不，不，不，是我的错，玩玩不打紧，我不该挑错了玩伴。若是我陪着上司玩，那又是一说了！"

姚先生道："你就是陪着皇帝老子，我也要骂你！"

曲曲耸肩笑道："骂归骂，欢喜归欢喜，发财归发财。我若是发达了，你们做皇亲国戚；我若是把事情弄糟了，那是我自趋下流，败坏你的清白家风，你骂我，比谁都骂在头里！你道我摸不清楚你弯弯扭扭的心肠！"

姚先生气得身子软了半截，倒在藤椅子上，一把揪住他太太，颤巍巍说道："太太你看看你生出这样的东西，你——你也不管管她！"

姚太太便揪住曲曲道："你看你把你爸爸气成这样！"

曲曲笑道:“以后我不许小王上门就是了！免得气坏爸爸。”

姚太太道:“这还像个话!”

曲曲接下去说道:“横竖我们在外面,也是一样地玩,丢丑便丢在外面,也不干我事。”

姚先生喝道:“你敢出去!”

曲曲从他身背后走过,用鲜红的指甲尖在他耳朵根子上轻轻刮了一刮,笑道:“爸爸,你就少管我的事罢！别又让人家议论你用女儿巴结人,又落一个话柄子!”

这两个“又”字,直钻到姚先生心里去,他紫涨了脸,一时挣不出话来,眼看着曲曲对着镜子掠了掠鬓发,开橱取出一件外套,翩然下楼去了。

从那天起,王俊业果然没到姚家来过。可是常常有人告诉姚先生说看见二小姐在咖啡馆里和王俊业握着手,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姚先生的人缘素来不差,大家知道他是个守礼君子,另有些不入耳的话,也就略去不提了。然而他一转背,依旧是人言藉藉。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曲曲坚持着不愿嫁给王俊业,姚先生为了她底下的五个妹妹的未来的声誉,也不能不强迫她和王俊业结婚。

曲曲倒也改变了口气,声言:“除了王俊业,也没有人拿得住我。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我也看穿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她这一清高,抱了恋爱至上主义,别的不要紧,吃亏了姚先生,少不得替她料理一切琐屑的俗事。王俊业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攒下来。家里除了母亲还有哥嫂弟妹,分租了人家楼上几间屋子住着,委实再安插不下一位新少奶奶。姚先生只得替曲曲另找一间房子,买了一堂家具,又草草置备了几件衣饰,也就所费不赀了。曲

曲嫁了过去，生活费仍旧归姚先生负担。姚先生只求她早日离了眼前，免得教坏了其他的孩子们，也不能计较这些了。

幸喜曲曲底下的几个女儿，年纪都还小，只有三小姐心心已经十八岁了。然而心心柔驯得出奇，丝毫没染上时下的习气。恪守闺范，一个男朋友也没有。姚先生倒过了一阵安静日子。

姚太太静极思动，因为前头两个女儿一个嫁得不甚得意，一个得意的又太得意了，都于娘家面子有损。一心只想在心心身上争回这一口气，成天督促姚先生给心心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夫婿。姚先生深知心心不会自动地挑人，难得这么一个听话的女儿，不能让她受委屈，因此勉强地打起精神，义不容辞地替她留心了一下。

做媒的虽多，合格的却少。姚先生远远地注意到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名唤陈良栋。姚先生有个老同事，和陈良栋的舅父是干亲家，姚先生费了大劲间接和那舅父接洽妥当，由舅父出面请客，给双方一个见面的机会。姚先生预先叮嘱过男方，心心特别地怕难为情，务必要多请几个客，凑七八个人，免得僵得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宴席的座位，别把陈良栋排在心心隔壁。初次见面吧，双方多半有些窘，不如让两人对面坐着，看得既清晰，又没有谈话的必要。姚先生顾虑到这一切，无非是体谅他第三个女儿不善交际应酬，怕她过于羞人答答的，犯了小家子气的嫌疑。并且心心的侧影，因为下颔太尖了，有点单薄相，不如正面美。

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住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惟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散了席，他不免筋疲力尽。一回家便倒在藤椅上，褪去了长衫、衬衣，只剩下一件汗衫背心，还嚷热。

姚太太不及卸妆，便赶到浴室里逼着问心心："你觉得怎么样？"

心心对着镜子，把头发挑到前面来。漆黑地罩住了脸，左一梳，右一梳，只是不开口。隔着她那藕色镂花纱旗袍，胸脯子上隐隐约约闪着一条绝细的金丝项圈。

姚太太发急道："你说呀！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说！"

心心道："我有什么可说的！"

姚先生在那边听见了，撩起裤脚管，一拍膝盖，呵呵笑了起来道："可不是！他有什么可批评的？家道又好，人又老实，人品又大方，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

姚太太望着女儿，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搭讪着伸出手来，摸摸心心的胳膊，嘴里咕哝道："偏赶着这两天打防疫针！你瞧，还肿着这么一块！"

心心把头发往后一撩，露出她那尖尖的脸来，腮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一直红到鬓角里去。乌浓的笑眼，笑花溅到眼睛底下，凝成一个小酒窝。姚太太见她笑了，越发刹不住要笑。

心心低声道："妈，他也喜欢看话剧跟电影；他也不喜欢跳舞。"

姚太太道："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怎么老是'也'呀'也'的！"

姚先生在那边房里接口道："人家是志同道合呀！"

心心道："他不赞成太新式的女人。"

姚太太笑道："你们倒仿佛是说了不少的话！"

姚先生也笑道："真的，我倒不知道我们三丫头这么鬼精灵，隔得老远的，眉毛眼睛都会传话！早知道她有这一手儿，我也不那么提心吊胆的——白操了半天心！"

心心放下了桃红赛璐珞梳子，掉过身来，倚在脸盆边上，垂着头，向姚太太笑道："妈，只是有一层，他不久就要回北京去了，我……我……我怪舍不得您的！"

姚先生在脱汗衫，脱了一半，天灵盖上打了个霹雳，汗衫套在头上，就冲进浴室，叫道："你见了鬼罢？胡说八道些什么？陈良栋是杭州人，一辈子不在杭州就在上海，他到北京去做什么？"

心心吓怔住了，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

姚先生从汗衫领口里露出一只眼睛，亮晶晶地盯住他女儿，问道："你说的，是坐在你对面的姓陈的么？"

心心两手护住了咽喉，沙声答道："姓陈，可是他坐在我隔壁。"

姚先生下死劲啐了她一口，不想全啐在他汗衫上。他的喉咙也沙了，说道："那是程惠荪。给你介绍的是陈良栋，耳东陈。好不要脸的东西，一厢情愿，居然到北京去定了，舍不得妈起来！我都替你害臊！"

姚太太见他把脖子都气紫了，怕他动手打人，连忙把他往外推。他走了出去，一脚踢在门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震得心心索索乱抖，哭了起来。姚太太连忙拍着哄着，又道："认错人了，也是常事，都怪你爸爸没把话说明白了，罚他请客就是了！本来他也应当回请一次。这一趟不要外人了，就是我们家里几个和陈家自己人。"

姚先生在隔壁听得清楚，也觉得这话有理，自己的确莽撞了一点。因此又走了回来，推浴室的门推不开，仿佛心心伏在门上呜呜咽咽哭着呢。便从另一扇门绕道进去。他那件汗衫已经从头上扯了下来，可是依旧在颈上，像草裙舞的花圈。他向心心正色道："别哭了，该歇歇了。我明天回报他们，就说你愿意再进一步，做做朋

友。明后天我邀大家看电影吃饭，就算回请。他们少爷那方面，我想绝对没有问题。”

心心哭得越发嘹亮了，索性叫喊起来，道：“把我作弄得还不够！我——我就是木头人，我也受不住了哇！”

姚先生姚太太面面相觑。姚太太道：“也许她没有看清楚陈良栋的相貌，不放心。”

心心蹬脚道：“没有看清楚，倒又好了，那个人，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头发朝后梳，前面就是脸，头发朝前梳，后面就是脸——简直没有分别！”

姚先生指着她骂：“人家不靠脸子吃饭！人家再丑些，不论走到哪里，一样地有面子！你别以为你长得五官端正些，就有权利挑剔人家面长面短！你大姊枉为生得整齐，若不是我替她从中张罗，指不定嫁到什么人家！你二姊就是个榜样！”

心心双手抓住了门上挂衣服的铜钩子，身体全部的重量都吊在上面，只是号啕痛哭。背上的藕色纱衫全汗透了，更兼在门上揉来揉去，揉得稀绉。

姚太太扯了姚先生一把，耳语道：“看她这样子，还是为了那程惠荪。”

姚先生咬紧了牙关，道：“你要是把她嫁了程惠荪哪！以后你再给我添女儿，养一个我淹死一个！还是乡下人的办法顶彻底！”

程惠荪几次拖了姚先生的熟人，一同上门来谒见，又造了无数的借口，谋与姚家接近，都被姚先生挡住了。心心成天病恹恹的，脸色很不好看，想不到姚先生却赶在她头里，先病倒了。中医诊断就是郁愤伤肝。

这一天，他发热发得昏昏沉沉，一睁眼看见一个蓬头女子，穿

一身大红衣裳,坐在他床沿上。他两眼直瞪瞪望着她,耳朵里嗡嗡乱响,一阵阵的轻飘飘朝上浮,差一点晕厥了过去。

姚太太叫道:"怎么连静静也不认识了?"

他定睛一看,可不是静静!烫鬈的头发,多天没有梳过,蟠结在头上,像破草席子似的。敞着衣领,大襟上纽扣也没有扣严,上面胡乱罩了一件红色绒线衫,双手捧着脸,哭道:"爸爸!爸爸!爸爸你得替我做主!你——若是一撒手去了,叫我怎么好呢?"

姚太太站在床前,听了这话,不由得生气,骂道:"多大的人了,怎么这张嘴一点遮拦也没有!就是我们不嫌忌讳,你也不能好端端地咒你爸爸死!"

静静道:"妈,你不看我急成这个模样,你还挑我的眼儿!启奎外头有了人,成天不回来,他一家子一条心,齐打伙儿欺负我。我这一肚子冤,叫我往哪儿诉去!"

姚太太冷笑道:"原来你这个时候就记起娘家来了!我只道雀儿拣旺处飞,爬上高枝儿去了,就把我们撇下了。"

静静道:"什么高枝儿矮枝儿,反正是你们把我送到那儿去的,活活地坑死了我!"

姚太太道:"送你去,也要你愿意!难不成'牛不喝水强按头'!当初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你但凡待你父亲有一二分好处,这会子别说他还没死,就是死了,停在棺材板上,只怕他也会一骨碌坐了起来,挺身出去替你调停!"

静静道:"叫我别咒他,这又是谁咒他了?"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扑在姚先生身上道:"啊!爸爸!爸爸!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怜你这苦命的女儿,叫她往哪儿去投奔?我的事,都是爸爸给安排的,只怕爸爸九泉之下也放不下这条心!"

姚先生听她们母女俩一递一声拌着嘴，心里只恨他太太窝囊不济事，辩不过静静。待要插进嘴去，狠狠地驳静静两句，自己又有气无力的，实在费劲，赌气翻身朝里睡了。

静静把头枕在他腿上，一面哭，一面唠唠叨叨诉说着，口口声声咬定姚先生当初有过这话：她嫁到熊家去，有半点不顺心，尽管来找爸爸，一切由爸爸负责任。姚先生被她絮聒得五中似沸，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好容易朦胧睡去。一觉醒来，静静不在了，褥单上被她哭湿了一大块，冰凉的，像孩子溺脏了床。问姚太太静静到哪儿去了，姚太太道："启奎把她接回去了。"

姚先生这一场病，幸亏身体底子结实，支撑过去了，渐渐复了元，只是精神大不如前了。病后发现他太太曾经陪心心和程惠荪一同去看过几次电影，而且程惠荪还到姚家来吃过便饭。姚先生也懒得查问这笔账了，随他们闹去。

但是第四个女儿纤纤，还有再小一点的端端、簌簌、瑟瑟，都渐渐地长成了——一个比一个美。姚太太肚子又大了起来，想必又是一个女孩子。亲戚都说："来得好！姚先生明年五十大庆，正好凑一个八仙上寿！"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

他想他活不长了。

心 经

许小寒道："绫卿，我爸爸没有见过你，可是他背得出你的电话号码。"

她的同学段绫卿诧异道："怎么？"

小寒道："我爸爸记性坏透了，对于电话号码却是例外。我有时懒得把朋友的号码写下来，就说：爸爸，给我登记一下。他就在他脑子里过了一过，登了记。"

众人一齐笑了。小寒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的水泥栏杆上，五个女孩子簇拥在她下面，一个小些的伏在她腿上，其余的都倚着栏杆。那是仲夏的晚上，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小寒穿着孔雀蓝衬衫与白裤子，孔雀蓝的衬衫消失在孔雀蓝的夜里，隐约中只看见她的没有血色的玲珑的脸，底下什么也没有，就接着两条白色的长腿。她人并不高，可是腿相当长，从栏杆上垂下来，格外地显得长一点。她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她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小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她坐在栏杆上，仿佛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

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天与上海与小寒。不,天与小寒与上海,因为小寒所坐的地位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她把手撑在背后,压在粗糙的水泥上,时间久了,觉得痛,便坐直了身子,搓搓手心,笑道:“我爸爸成天闹着说不喜欢上海,要搬到乡下去。”

一个同学问道:“那对于他的事业,不大方便罢?”

小寒道:“我说的乡下,不过是龙华江湾一带。我爸爸这句话,自从我们搬进这公寓的时候就说起,一住倒住了七八年了。”

又一个同学赞道:“这房子可真不错。”

小寒道:“我爸爸对于我们那几间屋子很费了一点心血哩!单为了客厅里另开一扇门,不知跟房东打了多少吵子!”

同学们道:“为什么要添一扇门呢?”

小寒笑道:“我爸爸别的迷信没有,对于阳宅风水倒下过一点研究。”

一个同学道:“年纪大的人……”

小寒打断她的话道:“我爸爸年纪可不大,还不到四十呢。”

同学们道:“你今天过二十岁生日……你爸爸跟妈一定年纪很小就结了婚罢?”

小寒扭过身去望着天,微微点了个头。许家就住在公寓的最高层,就在屋顶花园底下。下面的阳台有人向上喊:“小姐,这儿找您哪!您下来一趟!”小寒答应了一声,跳下栏杆,就噔噔下楼去了。

她同学中有一个,见她去远了,便悄悄地问道:“只听见她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她母亲呢?还在世吗?”

另一个答道:“在世。”

那一个又问道："是她自己的母亲么？"

这一个答道："是她自己的母亲。"

另一个又追问道："你见过她母亲没有？"

这一个道："那倒没有，我常来，可是她母亲似乎是不大爱见客……"

又一个道："我倒见过一次。"

众人忙问："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一个道："不怎样，胖胖的。"

正在喊喊喳喳，小寒在底下的阳台上喊道："你们下来吃冰淇淋！自己家里摇的！"

众人一面笑，一面抓起吃剩下来的果壳向她掷去。小寒弯腰躲着，骂道："你们作死呢！"众人格格笑着，鱼贯下楼，早有仆人开着门等着。客室里，因为是夏天，主要的色调是清冷的柠檬黄与珠灰。不多几件桃花心木西式家具，墙上却疏疏落落挂着几张名人书画。在灯光下，我们可以看清楚小寒的同学们，一个戴着金丝脚的眼镜，紫棠色脸，嘴唇染成橘黄色的是一位南洋小姐邝彩珠；一个颀长洁白，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绫卿，其余的三个是三姐妹，余公使的女儿波兰、芬兰、米兰；波兰生着一张偌大的粉团脸，朱口黛眉，可惜都挤在一起，局促的地方太局促了，空的地方又太空了，芬兰米兰和她们的姐姐眉目相仿，只是脸盘子小些，便秀丽了许多。

米兰才跨进客室，便被小寒一把揪住道："准是你干的！你这丫头，活得不耐烦了是怎么着？"米兰摸不着头脑，小寒抓着她一只手，把她拖到阳台上去，指着地上一摊稀烂的杨梅道："除了你，没有别人！水果皮胡桃壳摔下来不算数，索性把这东西滴溜溜往我

头上抛！幸而没有弄脏我衣服，不然，仔细你的皮！"

众人都跟了出来，帮着米兰叫屈。绫卿道："屋顶花园上还有几个俄国孩子。想是他们看我们丢水果皮，也跟着凑热闹，闯了祸。"小寒叫人来扫地。彩珠笑道："闹了半天，冰淇淋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小寒道："罚你们，不给你们吃了。"

正说着，只见女佣捧着银盘进来了。各人接过一盏冰淇淋，一面吃，一面说笑。女学生们聚到了一堆，"言不及义"，所谈的无非是吃的、喝的、电影、戏剧与男朋友，波兰把一只染了胭脂的小银匙点牢了绫卿，向众人笑道："我知道有一个人，对绫卿有点特别感情。"

小寒道："是今年的新学生么？"

波兰摇头道："不是。"

彩珠道："是我们的同班生罢？"

波兰兀自摇头。绫卿道："波兰，少造谣言罢！"

波兰笑道："别着急呀！我取笑你，你不会取笑我么？"

绫卿笑道："你要我取笑你，我偏不！"

小寒笑道："嗳，嗳，嗳，绫卿，别那么着，扫了大家的兴。我来，我来！"便跳到波兰跟前，羞着她的脸道："呦！呦！……波兰跟龚海立，波兰跟龚海立……"

波兰抿着嘴笑道："你打哪儿听见的？"

小寒道："爱尔兰告诉我的。"

众人愕然道："爱尔兰又是谁？"

小寒道："那是我给龚海立起的绰号。"

波兰忙啐了她一口。众人哄笑道："倒是贴切！"

彩珠道:"波兰,你不否认?"

波兰道:"随你们编派去,我才不在乎呢!"说了这话,又低下头去笑吟吟吃她的冰淇淋。

小寒拍手道:"还是波兰大方!"

芬兰米兰却满心地不赞成她们姐姐这样的露骨表示,觉得一个女孩子在没有把对方没有拿稳之前,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爱恋着对方,万一事情崩了,徒然自己贬了千金身价。这时候,房里的无线电正在低低地报告新闻。米兰搭讪着去把机钮拨了一下,转到了一家电台,奏着中欧民间音乐。芬兰叫道:"就这个好!我喜欢这个!"两手一拍,便跳起舞来。她因为骑脚踏车,穿了一条茶青褶绸裙,每一个褶子里衬着石榴红里子,静静立着的时候看不见;现在,跟着急急风的音乐,人飞也似的旋转着,将裙子抖成一朵奇丽的大花。众人不禁叫好。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小寒却竖起了耳朵,辨认公寓里电梯"咯隆咯隆"的响声。那电梯一直开上八层楼来。小寒道:"我爸爸回来了。"

不一会,果然门一开,她父亲许峰仪探头来望了一望。她父亲是一个高大身材、苍黑脸的人。

小寒噘着嘴道:"等你吃饭,你不来!"

峰仪笑着向众人点了个头道:"对不起,我去换件衣服。"

小寒道:"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

峰仪一面解外衣的钮子,一面向内室走去。众人见到了许峰仪,方才注意到钢琴上面一对暗金攒花照相架里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小寒的,一张是她父亲的。她父亲那张照片的下方,另附着一张

着色的小照片，是一个粉光脂艳的十五年前的时装妇人，头发剃成男式，围着白丝巾，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袍，手里携着玉色软缎钱袋，上面锈了一枝紫罗兰。

彩珠道："这是伯母从前的照片么？"

小寒把手圈住了嘴，悄悄地说道："告诉你们，你们可不准对我爸爸提起这件事！"又向四面张了一张，方才低声道："这是我爸爸。"

众人一齐大笑起来，仔细一看，果然是她父亲化了装。

芬兰道："我们这么大呼小叫的，伯母爱清静，不嫌吵么？"

小寒道："不要紧的。我母亲也喜欢热闹。她没有来招待你们，一来你们不是客，二来她觉得有长辈在场，未免总有些拘束，今儿索性让我们玩得痛快些！"

说着，她父亲又进来了。小寒奔到他身边道："我来给你们介绍。这是段小姐，这是邝小姐，这是三位余小姐。"又挽住了峰仪的胳膊道："这是我爸爸。我要你们把他认清楚了，免得……"她咯吱一笑接下去道："免得下次你们看见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发生误会。"

米兰不懂道："什么误会？"

小寒道："上次有一个同学，巴巴地来问我，跟你去看国泰的电影的那个高高的人，是你的男朋友么？我笑了几天——一提起来就好笑！这真是……哪儿想起来的事！"

众人都跟她笑了一阵，峰仪也在内。小寒又道："谢天谢地，我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男朋友！我难得过一次二十岁生日，他呀，礼到人不到！直等到大家饭也吃过了，玩也玩够了，他才姗姗来迟，虚应个卯儿，未免太不够交情了。"

峰仪道:“你请你的朋友们吃饭,要我这么一个老头儿搅得在里面算什么?反而拘得慌!”

小寒白了他一眼道:“得了!少在我面前搭长辈架子!”

峰仪含笑向大家伸了伸手道:“请坐!请坐!冰淇淋快化完了。请用罢!”

小寒道:“爸爸,你要么?”

峰仪坐下身来,带笑叹了口气道:“到我这年纪,你就不那么爱吃冰淇淋了。”

小寒道:“你今天怎么了?口口声声倚老卖老!”

峰仪向大家笑道:“你们瞧,她这样兴高采烈地过二十岁,就是把我们上一代的人往四十岁五十岁上赶呀!叫我怎么不寒心呢?”又道:“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听见里面有拍手的声音。是谁在这里表演什么吗?”

绫卿道:“是芬兰在跳舞。”

彩珠道:“芬兰,再跳一个!再跳一个!”

芬兰道:“我那点本事,实在是见不得人,倒是绫卿唱个歌给我们听罢!上个月你过生日那天唱的那调子就好!”

峰仪道:“段小姐也是不久才过的生日么?”

绫卿含笑点点头。米兰代答道:“她也是二十岁生日。”

芬兰关上了无线电,又过去掀开了钢琴盖道:“来,来,绫卿,你自己弹,你自己唱。”绫卿只是推辞。

小寒道:“我陪你,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一齐唱。”

绫卿笑着走到钢琴前坐下道:“我嗓子不好,你唱罢,我弹琴。”

小寒道:“不,不,不,你得陪着我。有生人在座,我怯场呢!”说着,向她父亲瞟了一眼,握着嘴一笑,跟在绫卿后面走到钢琴边,一

只手撑在琴上,一只手搭在绫卿肩上。绫卿弹唱起来,小寒嫌灯太暗了,不住地弯下腰去辨认琴谱上印的词句,头发与绫卿的头发揉擦着。峰仪所坐的沙发椅,恰巧在钢琴的左偏,正对着她们俩。唱完了,大家拍手,小寒也跟着拍。

峰仪道:“咦?你怎么也拍起手来?”

小寒道:“我没唱,我不过虚虚地张张嘴,壮壮绫卿的胆罢了!……爸爸,绫卿的嗓子怎样?”

峰仪答非所问,道:“你们两个人长得有点像。”

绫卿笑道:“真的么?”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

众人道:“倒的确有几分相像!”

小寒伸手拨弄绫卿戴的樱桃红月牙式的耳环子,笑道:“我要是有绫卿一半美,我早欢喜疯了!”

波兰笑道:“算了罢!你已经够疯的了!”

老妈子进来向峰仪道:“老爷,电话!”

峰仪走了出去。波兰看一看手表道:“我们该走了。”

小寒道:“忙什么?”

芬兰道:“我们住得远,在越界筑路的地方。再晚一点就太冷静了,还是趁早走罢。”

彩珠道:“我家也在越界筑路那边。你们是骑自行车来的么?”

波兰道:“是的。可要我们送你回去?你坐在我背后好了。”

彩珠道:“那好极了。”她们四人一同站起来告辞,叮嘱小寒:“在伯父跟前说一声。”

小寒向绫卿道:“你多坐一会儿罢,横竖你家就在这附近。”

绫卿立在镜子前面理头发，小寒又去抚弄她的耳环道："你除下来让我戴戴试试。"

绫卿褪了下来，替她戴上了，端详了一会道："不错——只是使你看上去大了几岁。"

小寒连忙从耳上摘了下来道："老气横秋的！我一辈子也不配戴这个。"

绫卿笑道："你难道打算做一辈子小孩子？"

小寒把下颏一昂道："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又怎么着？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

绫卿笑道："你是因为刚才喝了那几杯寿酒罢？怎么动不动就像跟人拌嘴似的！"

小寒低头不答。绫卿道："我有一句话要劝你：关于波兰……你就少逗着她罢！你明明知道龚海立对她并没有意思。"

小寒道："哦，是吗？他不喜欢她，他欢喜谁？"

绫卿顿了一顿道："他喜欢你。"

小寒笑道："什么话？"

绫卿道："别装样了。你早知道了！"

小寒道："天晓得，我真正一点影子也没有。"

绫卿道："你知道不知道，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你不喜欢他。"

小寒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

绫卿道："人家要你，你不要人家，闹得乌烟瘴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小寒道："怎么独独这一次，你这么关心呢？你也有点喜欢他罢？"

绫卿摇摇头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要走了。"

小寒道："还不到十一点呢！伯母管得你这么严么？"

绫卿叹道："管得严，倒又好了！她老人家就坏在当着不着的，成天只顾抽两筒烟，世事一概都不懂，耳朵根子又软，听了我嫂子的挑唆，无缘无故就找茬子跟人怄气！"

小寒道："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别理她就完了！"

绫卿道："我看她也可怜。我父亲死后，她辛辛苦苦把我哥哥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偏偏我哥哥又死了。她只有我这一点亲骨血，凡事我不能不顺着她一点。"

说着，两人一同走到穿堂里，绫卿从衣架上取下她的白绸外套，小寒陪着她去揿电梯的铃，不料揿了许久也不见上来。小寒笑道："糟糕！开电梯的想必是盹着了！我送你从楼梯上走下去罢。"

楼梯上的电灯，可巧又坏了。两人只得摸着黑，挨呀挨的，一步一步相偎相傍走下去。幸喜每一家门上都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玻璃，玻璃上也有糊着油绿描金花纸的，也有的罩着粉荷色绉褶纱幕，微微透出灯光，照出脚下仿云母石的砖地。

小寒笑道："你觉得这楼梯有什么特点么？"

绫卿想了一想道："特别地长……"

小寒道："也许那也是一个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无论谁，单独地上去或是下来，总喜欢自言自语。好几次，我无心中听见买菜回来的阿妈与厨子，都在那里说梦话。我叫这楼梯'独白的楼梯'。"

绫卿笑道："两个人一同走的时候，这楼梯对于他们也有神秘的影响么？"

小寒道："想必他们比寻常要坦白一点。"

绫卿道："我就坦白一点。关于龚海立……"

小寒笑道:"你老是忘不了他!"

绫卿道:"你不爱他,可是你要他爱你,是不是?"

小寒失声笑道:"我自己不能嫁给他,我又霸着他——天下也没有这样自私的人!"

绫卿不语。

小寒道:"你完全弄错了。你不懂得我,我可以证明我不是那样自私的人。"

绫卿还是不做声。小寒道:"我可以使他喜欢你,我也可以使你喜欢他。"

绫卿道:"使我喜欢他,并不难。"

小寒道:"哦?你觉得他这么有吸引力么?"

绫卿道:"我倒不是单单指着他的。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小寒睁大了眼望着她,在黑暗中又看不出她的脸色。

绫卿道:"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我……如果你到我家里来过,你就知道了。我是给迫急了……"

小寒道:"真的?你母亲,你嫂嫂——"

绫卿道:"都是好人,但是她们是寡妇,没有人,没有钱,又没有受过教育。我呢,至少我有个前途。她们恨我哪,虽然她们并不知道。"

小寒又道:"真的?真有这样的事?"

绫卿笑道:"谁都像你呢,有这么一个美满的家庭!"

小寒道:"我自己也承认,像我这样的家庭,的确是少有的。"

她们走完了末一层楼。绫卿道："你还得独自爬上楼去?"

小寒道："不,我叫醒开电梯的。"

绫卿笑道："那还好。不然,你可仔细点,别在楼梯上自言自语地,泄漏了你的心事。"

小寒笑道："我有什么心事?"

两人分了手,小寒乘电梯上来,回到客室里,她父亲已经换了浴衣拖鞋,坐在沙发上看晚报。小寒也向沙发上一坐,人溜了下去,背心抵在坐垫上,腿伸得长长的,两手塞在裤袋里。

峰仪道："你今天吃了酒?"小寒点点头,峰仪笑道："女孩子们聚餐,居然喝得醉醺醺的,成何体统?"

小寒道："不然也不至于喝得太多——等你不来,闷得慌。"

峰仪道："我早告诉过你了,我今天有事。"

小寒道："我早告诉过你了,你非来不可。人家一辈子只过一次二十岁的生日!"

峰仪握着她的手,微笑向她注视着道："二十岁了。"沉默了一会,他又道："二十年了……你生下来的时候,算命的说是克母亲,本来打算把你过继给三舅母的,你母亲舍不得。"

小寒道："三舅母一直住在北方……"

峰仪点头笑道："真把你过继出去,我们不会有机会见面的。"

小寒道："我过二十岁生日,想必你总会来看我一次。"峰仪又点点头,两人都默然。半晌,小寒细声道："见了面,像外姓人似的……"如果那时候,她真是把她母亲克坏了……不,过继了出去,照说就不克了,然而……然而怎样?他究竟还是她的父亲,她究竟还是他的女儿,即使他没有妻,即使她姓了另外一个姓。他们两人同时下意识地向沙发的两头移了一移,坐远了一点。两人都有点羞

惭。

峰仪把报纸折叠起来，放在膝盖上，人向背后一靠，缓缓地伸了个懒腰，无缘无故说道："我老了。"

小寒又坐近了一点："不，你累了。"

峰仪笑道："我真的老了。你看，白头头。"

小寒道："在哪儿？"峰仪低下头来，小寒寻了半日，寻到了一根，笑道："我替你拔掉它。"

峰仪道："别替我把一头头发全拔光了！"

小寒道："哪儿就至于这么多？况且你头发这么厚，就拔个十根八根，也是九牛一毛。"

峰仪笑道："好哇！你骂我！"

小寒也笑了，凑在他头发上闻了一闻，皱着眉道："一股子雪茄味！谁抽的？"

峰仪道："银行里的人。"

小寒轻轻用一只食指沿着他鼻子滑上滑下，道："你可千万别抽上了，不然，就是个标准的摩登老太爷！"

峰仪拉住她的手笑，将她向这边拖了一拖，笑道："我说，你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气的模样，怪累的！"

小寒道："你嫌我做作？"

峰仪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永远不长大。"

小寒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将脸埋在他肩膀上。

峰仪低声道："你怕你长大了，我们就要生疏了，是不是？"

小寒不答，只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峰仪道："别哭。别哭。"

这时夜深人静，公寓里只有许家一家，厨房里还有哗啦啦放水

洗碗的声音，是小寒做寿的余波。穿堂里一阵脚步响，峰仪道："你母亲来了。"

他们两人仍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一动也不动，许太太开门进来，微笑望了他们一望，自去整理椅垫子，擦去钢琴上茶碗的水渍，又把所有的烟灰都折在一个盘子里。许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细格子绸衫，很俊秀的一张脸，只是因为胖，有点走了样。眉心更有极深的两条皱纹。她问道："谁吃烟来着？"

小寒并不回过脸来，只咳嗽了一声，把嗓子恢复原状，方才答道："邝彩珠和那个顶大的余小姐。"

峰仪道："这点大的女孩子就抽烟，我顶不赞成。你不吃罢？"

小寒道："不。"

许太太笑道："小寒说小也不小了，做父母的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二十岁的人了——"

小寒道："妈又来了！照严格的外国计算法，我要到明年的今天才二十岁呢！"

峰仪笑道："又犯了她的忌！"

许太太笑道："好好好，算你十九岁，算你九岁也行！九岁的孩子，早该睡觉了。还不赶紧上床去！"

小寒道："就来了。"

许太太又向峰仪道："你的洗澡水预备好了。"

峰仪道："就来了。"

许太太把花瓶送出去换水，顺手把烟灰碟子也带了出去。小寒抬起头来，仰面看了峰仪一看，又把脸伏在他身上。

峰仪推她道："去睡罢！"

小寒只是不应。良久，峰仪笑道："已经睡着了？"硬把她的头

扶了起来，见她泪痕未干，眼皮儿抬不起来，泪珠还是不断地滚下来。峰仪用手替她拭了一下，又道："去睡罢！"

小寒捧着脸站起身来，绕过沙发背后去，待要走，又弯下腰来，两只手扣住峰仪的喉咙，下颏搁在他头上。峰仪伸出两只手来，交叠按住她的手，又过了半晌，小寒方才去了。

第二天，给小寒祝寿的几个同学，又是原班人马，去接小寒一同去参观毕业典礼。龚海立是本年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拿到了医科成绩最优奖，在课外活动中他尤其出过风头，因此极为女学生们注意。小寒深知他倾心于自己，只怪她平时对于她的追求者态度过于决裂，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惟恐讨个没趣，所以迟迟地没有表示。这一天下午，在欢送毕业生的茶会里，小寒故意走到龚海立跟前，伸出一只手来，握了他一下，笑道："恭喜！"

海立道："谢谢你。"

小寒道："今儿你是双喜呀！听说你跟波兰……订婚了，是不是？"

海立道："什么？谁说的？"

小寒拨转身来就走，仿佛是忍住两泡眼泪，不让他瞧见似的。海立呆了一呆，回过味来，赶了上去，她早钻到人丛中，一混就不见了。

她种下了这个根，静等着事情进一步发展。果然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第二天，她父亲办公回来了，又是坐在沙发上看报，她坐在一旁，有意无意地说道："你知道那龚海立？"

她父亲弹着额角道："我知道——他父亲是龚某人——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小寒微笑道："大家都以为他要跟余公使的大女儿订婚了。昨天我不该跟他开玩笑，贺了他一声，谁知他就急疯了，找我理论，我恰巧走开了。当着许多人，他抓住了波兰的妹妹，问这谣言是谁造的。亏得波兰脾气好，不然早同他翻了脸了！米兰孩子气，在旁边说：'我姐姐没着急，倒要你跳得三丈高！'他就说：'别的不要紧，这话不能吹到小寒耳朵里去！'大家觉得他这话稀奇，迫着问他。他瞒不住了，老实吐了出来。这会子嚷嚷得谁都知道了。我再也想不到，他原来背地里爱着我！"

峰仪笑道："那他可就倒霉了！"

小寒斜瞟了他一眼道："你怎见得他一定是没有希望？"

峰仪笑道："你若喜欢他，你也不会把这些事原原本本告诉我了。"

小寒低头一笑，捏住一绺子垂在面前的鬈发，编起小辫子来，编了又拆，拆了又编。

峰仪道："来一个丢一个，那似乎是你的一贯政策。"

小寒道："你就说得我那么狠。这一次我很觉得那个人可怜。"

峰仪笑道："那就有点危险性质。可怜是近于可爱呀！"

小寒道："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

峰仪这时候，却不能继续看他的报了，放下了报纸向她半皱着眉毛一笑，一半是喜悦，一半是窘。

隔了一会，他又问她道："你可怜那姓龚的，你打算怎样？"

小寒道："我替他做媒，把绫卿介绍给他。"

峰仪道："哦！为什么单拣中绫卿呢？"

小寒道:“你说过的,她像我。”

峰仪笑道:“你记性真好!……那你不觉得委屈了绫卿么?你把人家的心弄碎了,你要她去拾破烂,一小片一小片耐心地给拼起来,像孩子们玩拼图游戏似的——也许拼个十年八年也拼不全。”

小寒道:“绫卿不是傻子。龚海立有家产,又有作为,刚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事。人虽说不漂亮,也很拿得出去,只怕将来羡慕绫卿的人多着呢!”

峰仪不语。过了半日,方笑道:“我还是说:‘可怜的绫卿!’”

小寒睐着他道:“可是你自己说的:可怜是近于可爱!”

峰仪笑了一笑,又拿起他的报纸来,一面看,一面闲闲地道:“那龚海立,人一定是不错,连你都把他夸得一枝花似的!”小寒瞪了他一眼,他只做没看见,继续说下去道:“你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

小寒低声道:“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

峰仪道:“我早已知道了。”

小寒道:“可是你会忘记的,如果不常常提醒你。男人就是这样!”

峰仪道:“我的记性不至于坏到这个田地罢?”

小寒道:“不是这么说。”她牵着他的袖子,试着把手伸进袖口里去,幽幽地道:“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连你也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

峰仪郑重地掉过身来,面对面注视着她,道:“小寒,我常常使你操心么?我使你痛苦么?”

小寒道:“不,我非常快乐。”

峰仪嘘了一口气道:“那么,至少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快乐的!”

小寒嗔道:“你不快乐?”

峰仪道:“我但凡有点人心,我怎么能快乐呢! 我眼看着你白耽搁了自己。你牺牲了自己,于我又有什么好处?”

小寒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似乎是转念一想,又道:“当然哪,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他嘿嘿地笑了几声。

小寒锐声道:“你别这么笑,我听了,浑身的肉都紧了一紧!”她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去,将背靠在玻璃门上。

峰仪忽然软化了,他跟到门口去,可是两个人一个在屋子里面,一个在屋子外面。他把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垂着头站着,简直不像一个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他嗫嚅说道:“小寒,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我们得想个办法,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儿去住些时……”

小寒背向着他,咬着牙微笑道:“你当初没把我过继给三舅母,现在可太晚了……你呢? 你有什么新生活的计划?”

峰仪道:“我们也许到莫干山去过夏天。”

小寒道:“‘我们’? 你跟妈?”

峰仪不语。

小寒道:“你要是爱她,我在这儿你也一样地爱她,你要是不爱她,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她。”

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小寒——那可爱的大

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撤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他掉过身去，不看她。

天渐渐暗了下来，阳台上还有点光，屋子里可完全黑了。他们背对着背说话。小寒道："她老了，你还年轻——这能够怪在我身上？"

峰仪低声道："没有你在这儿比着她，处处显得她不如你，她不会老得这么快。"

小寒扭过身来，望着他笑道："吓！你这话太不近情理了。她憔悴了，我使她显得憔悴，她就更憔悴了。这未免有点不合逻辑。我也懒得跟你辩了。反正你今天是生了我的气，怪我就怪我罢！"

峰仪斜签在沙发背上，两手插在裤袋里，改用了平静的、疲倦的声音说道："我不怪你。我谁也不怪，只怪我自己太糊涂了。"

小寒道："听你这口气，仿佛你只怨自己上了我的当似的！仿佛我有意和母亲过不去，离间了你们的爱！"

峰仪道："我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事情是怎样开头的，我并不知道。七八年了——你才那么一点高的时候……不知不觉的……"

啊，七八年前……那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母之爱的黄金时期，没有猜忌，没有试探，没有嫌疑……小寒叉着两手搁在胸口，缓缓走到阳台边上。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竹篱笆，木槽里种了青藤，爬在篱笆上，开着淡白的小花。夏季的黄昏，充满了回忆。

峰仪跟了出来，静静地道："小寒，我决定了。你不走开，我走开，我带了你母亲走。"

小寒道："要走我跟你们一同走。"

他不答。

她把手插到阴凉的绿叶子里去，捧着一球细碎的花，用明快的、唱歌似的调子，笑道："你早该明白了，爸爸——"她嘴里的这一声"爸爸"满含着轻亵与侮辱，"我不放弃你，你是不会放弃我的！"

篱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谁想到这不是寻常的院落，这是八层楼上的阳台。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她爸爸就是这条藤，他躲开了她又怎样？他对于她母亲的感情，早完了，一点也不剩。至于别的女人……她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她回过头去看看，峰仪回到屋子里去了，屋子里黑洞洞的。

可怜的人！为了龚海立，他今天真有点不乐意呢！他后来那些不愉快的话，无疑地，都是龚海立给招出来的！小寒决定采取高压手腕给龚海立与段绫卿做媒，免得她爸爸疑心她。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龚海立发觉他那天错会了她的意思，正在深自忏悔，只恨他自己神经过敏，太冒失了。对于小寒他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爱中生敬，小寒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她告诉他，他可以从绫卿那里得到安慰，他果然就觉得绫卿和她有七八分相像。绫卿那一方面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连她那脾气疙瘩的母亲与嫂子都对于这一头亲事感到几分热心。海立在上海就职未久，他父亲又给他在汉口一个著名的医院里谋到了副主任的位置，一两个月内就要离开上海。他父母不放心他单身出门，逼着他结了婚再动身。海立与绫卿二人，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小寒这是生平第一次为人拉拢，想不到第一炮就这么地响，自然是很得意。

这一天傍晚，波兰打电话来。小寒明知波兰为了龚海立的事对她存了很深的芥蒂。波兰那一方面，自然是有点误会，觉得小寒

玩弄了龚海立,又丢了他。破坏了波兰与他的友谊不算,另外又介绍了一个绫卿给他,也难怪波兰生气。波兰与小寒好久没来往过了,两人在电话上却是格外地亲热。寒暄之下,波兰问道:“你近来看见过绫卿没有?”

小寒笑道:“她成天忙着应酬她的那一位,哪儿腾得出时间来敷衍我们呀?”

波兰笑道:“我前天买东西碰见了她,也是在国泰看电影。”

小寒笑道:“怎么叫‘也’是?”

波兰笑道:“可真巧,你记得,你告诉过我们,你同你父亲去看电影,也是在国泰,人家以为他是你男朋友——”

小寒道:“绫卿——她没有父亲。”

波兰笑道:“陪着她的,不是她的父亲,是你的父亲。”波兰听那边半晌没有声音,便叫道:“喂!喂!”

小寒那边也叫道:“喂!喂!怎么电话绕了线?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波兰笑道:“没说什么。你饭吃过了么?”

小寒道:“菜刚刚放在桌上。”

波兰道:“那我不耽搁你了,再会罢!有空打电话给我,别忘了!”

小寒道:“一定!一定!你来玩啊!再见!”她刚把电话挂上,又朗朗响了起来。小寒摘下耳机来一听,原来是她爸爸。他匆匆地道:“小寒么?叫你母亲来听电话。”

小寒待要和他说话,又咽了下去,向旁边的老妈子道:“太太的电话。”自己放下耳机,捧了一本书,坐在一旁。

许太太挟一卷桃花枕套进来了,一面走,一面低着头把针插在

大襟上。她拿起了听筒:“喂……噢……唔,唔……晓得了。”便挂断了。

小寒抬起头来道:“他不回来吃饭?”

许太太道:“不回来。”

小寒笑道:“这一个礼拜里,倒有五天不在家里吃饭。”

许太太笑道:“你倒记得这么清楚!”

小寒笑道:“爸爸渐渐地学坏了! 妈,你也不管管他!”

许太太微笑道:“在外面做事的人,谁没有一点应酬!”她从身上摘掉一点线头儿,向老妈子道:“开饭罢! 就是我跟小姐两个人。桌上的那荷叶粉蒸肉,用不着给老爷留着了,你们吃了它罢! 我们两个人都嫌腻。”

小寒当场没再说下去,以后一有了机会,她总是劝她母亲注意她父亲的行踪。许太太只是一味地不闻不问。有一天,小寒实在忍不住了,向许太太道:“妈,你不趁早放出两句话来,等他的心完全野了,你要干涉就太迟了! 你看他这两天,家里简直没有看见他的人。难得在家的时候,连脾气都变了。你看他今儿早上,对您都是粗声大气的……”

许太太叹息道:“那算得了什么? 比这个难忍的,我也忍了这些年了。”

小寒道:“这些年? 爸爸从来没有这么荒唐过。”

许太太道:“他并没有荒唐过,可是……一家有一家的难处。我要是像你们新派人脾气,跟他来一个钉头碰铁头,只怕你早就没有这个家了!”

小寒道:“他如果外头有了女人,我们还保得住这个家么? 保全了家,也不能保全家庭的快乐! 我看这情形,他外头一定有了

人。"

许太太道:"女孩子家,少管这些事罢!你又懂得些什么?"

小寒赌气到自己屋里去了,偏偏仆人又来报说有一位龚先生来看她。小寒心里扑通扑通跳着,对着镜子草草用手拢了一拢头发,就出来了。

那龚海立是茁壮身材,低低的额角,黄黄的脸,鼻直口方,虽然年纪很轻,却带着过度的严肃气氛,背着手在客室里来回地走。见了小寒,便道:"许小姐,我是给您辞行来的。"

小寒道:"你——这么快就要走了?你一个人走?"

海立道:"是的。"

小寒道:"绫卿……"

海立向她看了一眼,又向阳台上看了一眼。小寒见她母亲在凉棚底下捉花草上的小虫,便掉转口气来,淡淡地谈了几句。海立起身道辞。小寒道:"我跟你一块儿下去。我要去买点花。"

在电梯上,海立始终没开过口。到了街上,他推着脚踏车慢慢地走,车夹在他们两人之间。小寒心慌意乱的,路也不会走了,不住地把脚绊到车上。强烈的初秋的太阳晒在青浩浩的长街上。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一座座白色的、糙黄的住宅,在蒸笼里蒸了一天,像馒头似的胀大了一些。什么都胀大了——车辆、行人、邮筒、自来水桶……街上显得异常地拥挤。小寒躲开了肥胖的绿色邮筒,躲开了红衣的胖大的俄国妇人,躲开了一辆硕大无朋的小孩子的卧车,头一阵阵地晕。

海立自言自语似地说:"你原来不知道。"

小寒舐了一舐嘴唇道:"不知道……你跟绫卿闹翻了么?"

海立道:"闹翻倒没有闹翻。昨天我们还见面来着。她很坦白

地告诉我，她爱你的父亲。他们现在正忙着找房子。”

小寒把两只手沉重地按在脚踏车的扶手上，车停了，他们俩就站定了。小寒道：“她发了疯了！这……这不行的！你得拦阻她。”

海立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所给她的爱，是不完全的。她也知道。”

他这话音里的暗示，似乎是白费了。小寒简直没听见，只顾说她的：“你得拦阻她！她疯了。可怜的绫卿，她还小呢，她才跟我同年！她不懂这多么危险。她跟了我父亲，在法律上一点地位也没有，一点保障也没有……谁都看不起她！”

海立道：“我不是没劝过她，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女人太多了，为了眼前的金钱的诱惑……”

小寒突然叫道：“那倒不见得！我爸爸喜欢谁，就可以得到谁，倒用不着金钱的诱惑！”

海立想不到这句话又得罪了她，招得她如此激烈地袒护她爸爸。他被她堵得紫涨了脸道：“我……我并不是指着你父亲说的。他们也许是纯粹的爱情的结合。惟其因为这一点，我更没有权利干涉他们了，只有你母亲可以站出来说话。”

小寒道：“我母亲不行，她太软弱了。海立，你行，你有这个权利，绫卿不过是一时的糊涂，她实在是爱你的。”

海立道：“但是那只是顶浮泛的爱。她自己告诉过我，这一点爱，别的不够，结婚也许够了。许多号称恋爱结婚的男女，也不过如此罢了。”

小寒迅速地、滔滔不绝地说道：“你信她的！我告诉你！绫卿骨子里是老实人，可是她有时候故意发惊人的论调，她以为是时髦呢。我认识她多年了。我知道她。她爱你的！她爱你的！”

海立道："可是……我对她……也不过如此。小寒，对于你，我一直是……"

小寒垂下头去，看着脚踏车上的铃。海立不知不觉伸过手去掩住了铃上的太阳光，小寒便抬起眼来，望到他眼睛里去。

海立道："我怕你，我一直没敢对你说，因为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天真的女孩子，最纯洁的。"

小寒微笑道："是吗？"

海立道："还有一层，你的家庭太幸福、太合乎理想了。我纵使把我的生命里最好的一切献给你，恐怕也不能够使你满意。现在，你爸爸这么一来……我知道我太自私了，可是我不由得替我自己高兴，也许你愿意离开你的家……"

小寒伸出一只手去抓住他的手。她的手心里满是汗，头发里也是汗，连嗓子里都仿佛是汗，水汪汪地堵住了。眼睛里一阵烫，满脸都湿了。她说："你太好了！你待我太好了！"

海立道："光是好，有什么用？你还是不喜欢我！"

小寒道："不，不，我……我真的……"

海立还有点疑疑惑惑地道："你真的……"

小寒点点头。

海立道："那么……"

小寒又点点头。她抬起手擦眼泪，道："你暂时离开了我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在我跟前，我忍不住要哭……街上……不行……"

海立忙道："我送你回去。"

小寒哆嗦道："不……不……你快走！我这就要……管不住我自己了！"

海立连忙跨上自行车走了。小寒竭力捺住了自己，回到公寓里来，恰巧误了电梯，眼看着它冉冉上升。小寒重重地揿铃，电梯又下来了。门一开，她倒退了一步，里面的乘客原来是她父亲！她木木地走进电梯，在黯黄的灯光下，她看不见他脸上有任何表情。这些天了，他老是躲着她，不给她一个机会与他单独谈话。她不能错过了这一刹那，二楼……三楼……四楼。她低低地向他道："爸爸，我跟龚海立订婚了。"

他的回答也是顶低顶低的，仅仅是嘴唇的翕动，他们从前常常在人丛中用这种方式进行他们的秘密谈话。他道："你不爱他。你再仔细想想。"

小寒道："我爱他。我一直瞒着人爱着他。"

峰仪道："你再考虑一下。"

八楼。开电梯的哗啦啦拉开了铁栅栏，峰仪很快地走了出去，掏出钥匙来开门。小寒赶上去，急促地道："我早考虑过了。我需要一点健康的、正常的爱。"

峰仪淡淡地道："我是极其赞成健康的、正常的爱。"一面说，一面走了进去，穿过客堂，往他的书房里去了。

小寒站在门口，愣了一会，也走进客室里来。阳台上还晒着半边太阳，她母亲还蹲在凉棚底下修剪盆景。小寒三脚两步奔到阳台上，哗啦一声，把那绿瓷花盆踢到水沟里去。许太太吃了一惊，挓挲着两手望着她，还没说出话来，小寒顺着这一踢的势子，倒在竹篱笆上，待要哭，却哭不出来，脸挣得通红，只是干咽气。

许太太站起身来，大怒道："你这算什么？"

小寒回过一口气来，咬牙道："你好！你纵容得他们好！爸爸跟段绫卿同居了，你知道不知道？"

许太太道："我知道不知道，干你什么事？我不管，轮得着你来管？"

小寒把两手反剪在背后，颤声道："你别得意！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我，你就报了仇——"

许太太听了这话，脸也变了，刷地打了她一个嘴巴子，骂道："你胡说些什么？你犯了失心疯了？你这是对你母亲说话么？"

小寒挨了打，心地却清楚了一些，只是嘴唇还是雪白的，上牙忒楞楞打着下牙。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母亲这样发脾气，因此一时也想不到抗拒。两手捧住腮颊，闭了一会眼睛，再一看，母亲不在阳台上，也不在客室里。她走进屋里去，想到书房里去见她父亲，又没有勇气。她知道他还在里面，因为有人在隔壁窸窸窣窣地翻抽斗，清理文件。

她正在犹疑，她父亲提了一只皮包从书房里走了出来。小寒很快地抢先跑到门前，把背抵在门上。峰仪便站住了脚。

小寒望着他。都是为了他，她受了这许多委屈！她不由得滚下泪来。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与珠灰方格子的地席，隔着睡熟的狸花猫、痰盂、小撮的烟灰、零乱的早上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家！……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

她说："你以为绫卿真的爱上了你？她告诉我过的，她是'人尽可夫'！"

峰仪笑了，像是感到了兴趣，把皮包放在沙发上道："哦，是吗？她有过这话？"

小寒道："她说她急于结婚，因为她不能够忍受家庭的痛苦。她嫁人的目的不过是换个环境，碰到谁就是谁！"

峰仪道:“但是她现在碰到了我!”

小寒道:“她先遇见了龚海立,后遇见了你。你比他有钱,有地位……”

峰仪道:“但是我有妻子!她不爱我到很深的程度,她肯不顾一切地跟我么?她敢冒这个险么?”

小寒道:“啊,原来你自己也知道你多么对不起绫卿!你不打算娶她。你爱她,你不能害了她!”

峰仪笑道:“你放心。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你刚刚说过:我有钱,我有地位。你如果为绫卿担忧的话,大可以不必了!”

小寒道:“我才不为她担忧呢!她是多么有手段的人!我认识她多年了,我知道她,你别以为她是个天真的女孩子!”

峰仪微笑道:“也许她不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天下的天真的女孩子,大约都跟你差不多罢!”

小寒跳脚道:“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

峰仪道:“我没说你不纯洁呀!”

小寒哭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你——你看不起我!”

她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峰仪捉住她的手,把她摔到地上去。她在挣扎中,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她自己的腮,血往下直淌。穿堂里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峰仪沙声道:“你母亲来了。”

小寒在迎面的落地大镜中瞥见了她自己,失声叫道:“我的脸!”她脸上又红又肿,泪痕狼藉,再加上鲜明的血迹。

峰仪道:“快点!”他把她从地上曳过这边来,使她伏在他膝盖

上,遮没了她的面庞。

许太太推门进来,问峰仪道:"你今儿回家吃饭么?"

峰仪道:"我正要告诉你呢。我有点事要上天津去一趟,耽搁多少时候却说不定。"

许太太道:"噢。几时动身?"

峰仪道:"今儿晚上就走。我说,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行里的李慕仁,或是我的书记。"

许太太道:"知道了。我去给你打点行李去。"

峰仪道:"你别费事了,让张妈她们动手好了。"

许太太道:"别的没有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医生给你配的那些药,左一样,右一样,以后没人按时弄给你吃,只怕你自己未必记得。我还得把药方子跟服法一样一样交代给你。整理好了,你不能不过一过目。"

峰仪道:"我就来了。"

许太太出去之后,小寒把脸揿在她父亲腿上,虽然极力抑制着,依旧肩膀微微耸动着,在那里静静地啜泣。峰仪把她的头搬到沙发上,站起身来,抹了一抹裤子上的皱纹,提起皮包,就走了出去。

小寒伏在沙发上,许久许久,忽然跳起身来,炉台上的钟指着七点半。她决定去找绫卿的母亲。这是她最后的一着。绫卿曾告诉过她,段老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糊涂而又暴躁,固执起来非常地固执。既然绫卿的嫂子能够支配这老太太,未见得小寒不能够支配她!她十有八九没有知道绫卿最近的行动。知道了,她决不会答应的。绫卿虽然看穿了她的为人,母女的感情很深。她的话一定有相当的力量。

小寒匆匆地找到她的皮夹子，一刻也不耽搁，就出门去了。她父亲想必早离开了家。母亲大约在厨房里，满屋子鸦雀无声，只隐隐听见厨房里油锅的爆炸。

小寒赶上了一部公共汽车。绫卿的家，远虽不远，却是落荒的地方。小寒在暮色苍茫中一家一家挨次看过，认门牌认了半天，好容易寻着了。是一座阴惨惨的灰泥住宅，洋铁水管上生满了青黯的霉苔。只有一扇窗里露出灯光，灯上罩着破报纸，仿佛屋里有病人似的。小寒到了这里，却踌躇起来，把要说的话，在心上盘算了又盘算。天黑了，忽然下起雨来。那雨势来得猛，哗哗泼到地上，地上起了一层白烟。小寒回头一看，雨打了她一脸，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掏出手绢子来擦干了一只手，举手揿铃。揿不了一会，手又是湿淋淋的。她怕触电，只得重新揩干了手，再揿。铃想必坏了，没有人来开门。小寒正待敲门，段家的门口来了一辆黄包车。一个妇人跨出车来，车上的一盏灯照亮了她那桃灰细格子绸衫的稀湿的下角。小寒一呆，看清了这是她母亲，正待闪过一边去，却来不及了。

她母亲慌慌张张迎上前来，一把拉住了她道："你还不跟我来！你爸爸——在医院里……"

小寒道："怎么？汽车出了事？还是……"

她母亲点了点头，向黄包车夫道："再给我们叫一部。"

不料这地方偏僻，又值这倾盆大雨，竟没有第二部黄包车。车夫道："将就点，两个人坐一部罢。"

许太太与小寒只得钻进车去。兜起了油布的篷。小寒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爸爸怎么了？"

许太太道："我从窗户里看见你上了公共汽车。连忙赶了下

来,跳上了一部黄包车,就追了上来。"

小寒道:"爸爸怎么会到医院里去的?"

许太太道:"他好好在那里。我不过是要你回来,哄你的。"

小寒听了这话,心头火起,攀开了油布就要往下跳,许太太扯住了她,喝道:"你又发疯了? 趁早给我安静点!"

小寒闹了一天,到了这个时候,业已筋疲力尽,竟扭不过她母亲。雨下得越发火炽了,啪啦啦溅在油布上。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油布里面是黑沉沉的。视觉的世界早已消灭了,留下的仅仅是嗅觉的世界——雨的气味,打潮了的灰土的气味,油布的气味,油布上的泥垢的气味,水滴滴的头发的气味。她的腿紧紧压在她母亲的腿上——自己的骨肉! 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怕谁? 恨谁? 她母亲? 她自己? 她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子的两个女人。她憎嫌她自己的肌肉与那紧紧挤着她的、温暖的、他人的肌肉。呵,她自己的母亲!

她痛苦地叫唤道:"妈,你早也不管管我! 你早在那儿干什么?"

许太太低声道:"我一直不知道……我有点知道,可是我不敢相信——一直到今天,你逼着我相信……"

小寒道:"你早不管! 你——你装着不知道!"

许太太道:"你叫我怎么能够相信呢? ——总拿你当个小孩子! 有时候我也疑心。过后我总怪我自己小心眼儿,'门缝里瞧人,把人都瞧扁了'。我不许我自己那么想,可是我还是一样的难受。有些事,多半你早忘了: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 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小寒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连她母亲也感到那震动。她母亲也打了个寒战,沉默了一会,朗声道:“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有意的。”

小寒哭了起来。她犯了罪,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雨从帘幕下面横扫进来,大点大点寒飕飕落在腿上。

许太太的声音空而远。她说:“过去的事早已过去了。好在现在只剩了我们两个人了。”

小寒急道:“你难道就让他们去?”

许太太道:“不让他们去,又怎么样?你爸爸不爱我,又不能够爱你——留得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

小寒道:“可是你——你预备怎么样?”

许太太叹了口气道:“我么?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现在也还是不要紧。要紧的倒是你——你年纪轻着呢。”

小寒哭道:“我只想死!我死了倒干净!”

许太太道:“你怪我没早管你,现在我虽然迟了一步,有一分力,总得出一分力。你明天就动身,到你三舅母那儿去。”

小寒听见“三舅母”那三个字,就觉得肩膀向上一耸一耸的,刹不住要狂笑。把她过继出去?

许太太又道:“那不过是暂时的事。你在北方住几个月,定下心来,仔细想想。你要到哪儿去继续念书,或是找事,或是结婚,你计划好了,写信告诉我。我再替你布置一切。”

小寒道:“我跟龚海立订了婚了。”

许太太道:“什么?你就少胡闹罢!你又不爱他,你惹他做什

么?”

小寒道:“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你自己知道。”

许太太道:“那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的脾气这么坏,你要是嫁个你所不爱的人,你会给他好日子过?你害苦了他,也就害苦了你自己。”

小寒垂头不语。许太太道:“明天,你去你的。这件事你丢给我好了。我会对他解释的。”

小寒不答。隔着衣服,许太太觉得她身上一阵一阵细微的战栗,便问道:“怎么了?”

小寒道:“你——你别对我这么好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许太太不言语了。车里静悄悄的,每隔几分钟可以听到小寒一声较高的呜咽。

车到了家。许太太吩咐女佣道:“让小姐洗了澡,喝杯热牛奶,赶紧上床睡罢!明天她还要出远门呢。”

小寒在床上哭了一会,又迷糊一会。半夜里醒了过来,只见屋里点着灯,许太太蹲在地上替她整理衣箱,雨还澌澌地下着。

小寒在枕上撑起胳膊,望着她。许太太并不理会,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没有洞,没有撕裂的地方,重新卷了起来,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头发油、冷霜、雪花膏、漱盂,都用毛巾包了起来。小寒爬下床来,跪在箱子的一旁,看着她做事。看了半日,突然弯下腰来,把额角抵在箱子的边沿上,一动也不动。

许太太把手搁在她头发上,迟钝地说道:“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儿……”

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

许太太断断续续地道:“你放心……我……我自己会保重的……等你回来的时候……”

桂花蒸　阿小悲秋

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

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熱又清又湿。

——炎樱

丁阿小手牵着儿子百顺，一层一层楼爬上来。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衖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过了八月节了还这么热，也不知它是什么心思。下面浮起许多声音，各样的车，啪啪打地毯，学校当当摇铃，工匠捶着锯着，马达嗡嗡响，但都恍惚得很，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风。

公寓中对门邻居的阿妈带着孩子们在后阳台上吃粥，天太热，粥太烫，撮尖了嘴唇咈嗤咈嗤吹着，眉心紧皱，也不知是心疼自己的嘴唇还是心疼那雪白的粥。对门的阿妈是个黄脸婆，半大脚，头发却是剪了的。她忙着张罗孩子们吃了早饭上学去，她耳边挂下细细一绺子短发，湿腻腻如同墨画在脸上的还没干。她和阿小招呼：“早呀，妹妹！”孩子们纷纷叫：“阿姨，早！”阿小叫还一声：“阿姐！”百顺也叫：“阿姨！阿哥！”

阿小说:“今天来晚了——断命电车轧得要死,走过头了才得下来,外国人一定揿过铃了!”对门阿妈道:“这天可是发痴,热得这样!”阿小也道:“真发痴! 都快到九月了呀!”刚才在三等电车上,她被挤得站立不牢,脸贴着一个高个子人的深蓝布长衫,那深蓝布因为肮脏到极点,有一点奇异的柔软,简直没有布的劲道;从那蓝布的深处一蓬一蓬发出它内在的热气。这天气的气味也就像那袍子——而且绝对不是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脏又还脏得好些。

阿小急急用钥匙开门进去,先到电铃盒子前面一看,果然,二号的牌子掉了下来了。主人昨天没在家吃晚饭,让她早两个钟头回去,她猜着他今天要特别的疙瘩,作为补偿。她揭开水缸的盖,用铁匙子舀水,灌满一壶,放在煤气炉上先烧上了。战时自来水限制,家家有这样一个缸,酱黄大水缸上面描出淡黄龙。女人在那水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总像是古美人,可是阿小是个都市女性,她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只缺了角的小粉镜(本来是个皮包的附属品)里面照了一照,看看头发,还不很毛。她梳着辫子头,脑后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恨恨地扭在一起,扭绞得它完全看不见了为止,方才觉得清爽相了。额前照时新的样式做得高高的;做得紧,可以三四天梳一梳。她在门背后取下白围裙来系上,端过凳子,踩在上面,在架子上拿咖啡,因为她生得矮小。

“百顺! ——又往哪里跑? 这点子工夫还惦记着玩! 还不快触祭了上学去!”她叱喝。她那秀丽的刮骨脸凶起来像晚娘。百顺脸团团的,细眉细眼,陪着小心,把一张板凳搬到门外,又把一只饼干筒抱了出来,坐在筒上,凳上放了杯盘,静静等着。阿小从冰箱上的瓦罐子里拿出吃剩的半只大面包,说:“哪! 拿去! 有本事一个人把它全吃了! ——也想着留点给别人。没看见的,这点大的

小孩，吃得比大人还多！”

窗台上有一只蓝玻璃杯，她把里面插着的牙刷拿掉了，热水瓶里倒出一杯水，递与百顺，又骂：“样样要人服侍！你一个月给我多少工钱，我服侍你？前世不知欠了你什么债！还不吃了快走！”

百顺嘴里还在咀嚼，就去拿书包，突然，他对于他穿了一夏天的泛了灰的蓝布工人装感到十分疲倦，因此说：“姆妈，明天我好穿绒线衫了。”阿小道：“发什么昏！这么热的天，绒线衫！”

百顺走了，她叹了口气，想着孩子的学校真是难伺候。学费加得不得了，此外这样那样许多花头，单只做手工，红绿纸金纸买起来就吓人。窗台上，酱油瓶底下压着他做的一个小国旗，细竹签上挑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阿小侧着头看了一眼，心中只是凄凄惨惨不舒服。

才把咖啡煮了，大银盘子端整好了，电话铃响起来。阿小拿起听筒，撇着洋腔锐声道：“哈啰？……是的密西，请等一等。”她从来没听见过这女人的声音，又是个新的。她去敲敲门：“主人，电话！”

主人已经梳洗过，穿上衣服了，那样子是很不高兴她。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新留着两撇小胡须，那脸蛋便像一种特别滋补的半孵出来的鸡蛋，已经生了一点点小黄翅。但是哥儿达先生还是不失为一个美男子。非常慧黠的灰色眼睛，而且体态风流，他走出来接电话，先咳嗽一声，可是喉咙还有些混浊。他问道：“哈啰？”然后，突然地声音变得极其微弱：“哈啰哦”又惊又喜，销魂地，等于说：“是你么？难道真的是你么？”他是一大早起来也能够魂飞魄散为情颠倒的。

然而阿小，因为这一声迷人的“哈啰哦！”听过无数遍了，她自管自走到厨房里去。昨天“黄头发女人”请客，后来想必跟了他一

起回来的。因为厨房里有两只用过的酒杯，有一只上面腻着口红。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走的？他那些女人倒是从来不过夜的。女人去了之后他一个人到厨房里吃了个生鸡蛋，阿小注意到洋铁垃圾桶里有个完整的鸡蛋壳，他只在上面凿一个小针眼，一吸——阿小摇摇头，简直是野人呀！冰箱现在没有电，不应当关上的，然而他拿了鸡蛋顺手就关了。她一开，里面冲出一阵甜郁的恶气。她取出乳酪、鹅肝香肠、一只鸡蛋。哥儿达除了一顿早饭在家里吃，其余两顿总是被请出去的时候多。冰箱里面还有半碗"杂碎"炒饭，他吃剩的，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她晓得他并不是忘记了，因为他常常开冰箱打探情形的，他不说一声"不要了，你把它吃掉罢"，她也决不去问他"还要不要了"，她晓得他的脾气。

主人挂上电话，检视备忘录上阿妈写下的，他不在家的时候人家打了来，留下的号码；照样打了去，却打不通。他伸头到厨房里，曼声叫："阿妈，难为情呀！数目字老是弄不清楚！"竖起一只手指警戒地摇晃着。阿小两手包在围裙里，脸上露出干红的笑容。

他向她孩子吃剩的面包瞟了一眼，阿小知道他起了疑心。其实这是隔壁东家娘有多余的面包票给了她一张，她去买了来的。主人还没有做声，她先把脸飞红了。苏州娘姨最是要强，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休说责备的话了。尤其是阿小生成这一副模样，脸一红便像是挨了个嘴巴子，薄薄的面颊上一条条红指印，肿将起来。她整个的脸型像是被凌虐的，秀眼如同剪开的两长条，眼中露出一个幽幽的世界，里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主人心中想道："再要她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也难找，用着她一天，总得把她哄得好好的。"因此并不查问，只说："阿妈，今天晚上预备两个人的饭。买一磅牛肉。"阿小说："先煨汤，再把它炸一

炸?"主人点点头。阿小说:"还要点什么呢?"主人沉吟着,一手支在门框上,一手撑腰;他那双灰色眼睛,不做媚眼的时候便翻着白眼,大而瞪,瞪着那块吃剩的面包,使阿小不安。他说:"珍珠米,也许?"她点头,说:"珍珠米。"每次都是同样的菜,好在请的是不同的女人,她想。他说:"还要一样甜菜,摊两个煎饼好了。"阿小道:"没有面粉。"他说:"就用鸡蛋,不用面粉也行。"甜鸡蛋阿小从来没听见过这样东西,但她还是熟溜地回答:"是的,主人。"

她把早饭送到房里去,看见小橱上黄头发女人的照片给收拾起来了。今天请的想必就是那新的女人,平常李小姐她们来他连照片也不高兴拿开,李小姐人最厚道,每次来总给阿小一百块钱。阿小猜她是个大人家的姨太太,不过也说不准,似乎太自由了些,而且不够好看——当然姨太太也不一定都好看。

阿小又接了个电话:"哈啰? ……是的密西,请等一等。"她敲门进去,说:"主人,电话。"主人问是谁。她说:"李小姐。"主人不要听,她便替他回掉了:"哥儿达先生她在浴间里!"阿小只有一句"哈啰"说得最漂亮,再往下说就有点乱,而且男性女性的"他"分不大清楚。"对不起密西,也许你过一会再打来?"那边说"谢谢",她答道:"不要提。再会密西。"

哥儿达先生吃了早饭出去办公,临走的时候照例在房门口柔媚地叫唤一声:"再会呀,阿妈!"只要是个女人,他都要使她们死心塌地欢喜他。阿妈也赶出来带笑答应:"再会主人!"她进去收拾房间,走到浴室里一看,不由得咬牙切齿恨了一声。哥儿达先生把被单枕套衬衫大小手巾一齐泡在洗澡缸里,不然不放心,怕她不当天统统洗掉它。今天又没有太阳,洗了怎么得干? 她还要出去买菜,公寓里每天只有一个钟头有自来水,浴缸被占据,就误了放水的时

间，而他每天要洗澡的。

李小姐又打电话来。阿小说："哥儿达先生她去办公室！"李小姐改用中文追问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阿小也改口说中文："李小姐是吧？"笑着，满面绯红，代表一切正经女人替这个女人难为情。"我不晓得他办公室的电话什么号头……他昨天没有出去。……是的，在家里吃晚饭的……一个人吃的。今天不知道，没听见他说……"

黄头发的女人打电话来，要把她昨天大请客问哥儿达借的杯盘刀叉差人送还给他。阿小说："哥儿达先生她去办公室！……是的密西。我是阿妈……我很好，谢谢你密西。""黄头发女人"声音甜得像扭股糖，到处放交情，阿小便也和她虚情假意的，含羞带笑，仿佛高攀不上似的。阿小又问："什么时候你派来阿妈？现在我去菜场，九点半回来也许……谢谢你密西……不要提，再会密西。"她迫尖了嗓子，发出一连串火炽的聒噪，外国话的世界永远是欢畅、富裕、架空的。

她出去买了小菜回来。"黄头发女人"的阿妈秀琴，也是她自家的小姊妹，是她托哥儿达荐了去的，在后面拍门，叫："阿姐！阿姐！"秀琴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壮大身材，披着长长的鬈发，也不怕热，蓝布衫上还罩着件玉绿兔子呢短大衣。能够打扮得像个大学女生，显然是稀有的幸运。就连她那粉嘟嘟的大圆脸上，一双小眼睛有点红红的睁不大开（不知是不是沙眼的缘故），好像她自己也觉得有一种鲜华，像蒙古妇女从脸上盖着的沉甸甸的五彩缨络缝里向外界窥视。

阿小接过她手里报纸包的一大叠盘子，含笑问了一声："昨天几点钟散的？"秀琴道："闹到两三点钟。"阿小道："东家娘后来到我

们这里来了又回去,总天亮以后了。”秀琴道:“哦,后来还到这里来的?”阿小道:“好像来过的。”她们说到这些事情,脸上特别带着一种天真的微笑,好像不在说人的事情。她们那些男东家是风,到处乱跑,造成许多灰尘,女东家则是红木上的雕花,专门收集灰尘,使她们一天到晚揩拭个不了。她们所抱怨的,却不在这上头。

秀琴两手合抱在胸前,看阿小归折碗盏,嘟囔道:“我们东家娘同这里的东家倒是天生一对,花钱来得个会花,要用的东西一样也不舍得买。那天请客,差几把椅子,还是问对门借的。面包不够了,临时又问人家借了一碗饭。”阿小道:“那她比我们这一位还大方些。我们这里从来没说什么大请客过,请起来就请一个女人,吃些什么我说给你听:一块汤牛肉,烧了汤捞起来再煎一煎算另外一样。难末,珍珠米。客人要是第一次来的,还有一样甜菜,第二次就没有了……他有个李小姐,实在吃不惯,菜馆里叫了菜给他送来。李小姐对他真是天地良心!他现在又搭上新的了。我看他一个不及一个,越来越不在乎了。今天这一个,连哥儿达的名字都说不连牵。”秀琴道:“中国人么?”阿小点头,道:“中国人也有个几等几样……妹妹你到房里来看看李小姐送他的生日礼,一副银碗筷,晓得他喜欢中国东西,银楼里现打的,玻璃盒子装着,玻璃上贴着红寿字。”秀琴看着,啧啧叹道:“总要好几千?”阿小道:“不止!不止!”

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迷迷的蓝,榻床上有散乱的彩绸垫子,床头有无线电,画报杂志,床前有拖鞋,北京红蓝小地毯,宫灯式的字纸篓。大小红木雕花几,一个套着一个。墙角挂一只京戏的鬼脸子。桌上一对锡蜡台。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

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最考究的是小橱上的烟紫玻璃酒杯,各式各样,吃各种不同的酒;齐齐整整一列酒瓶,瓶口加上了红漆蓝漆绿漆的蛋形大木塞。还有浴室里整套的淡黄灰玻璃梳子,逐渐地由粗齿到细齿,七八只一排平放着。看了使人心痒痒地难过,因为主人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了,越是当心,越觉得那珍贵的头发像眼睫毛似的,梳一梳就要掉的。

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人。题着"一城里最好的"和这牌子的威士忌同样是第一流。这美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姿势不大舒服,硬硬地支柱着一身骨骼,那是冰棒似的,上面凝冻着冰肌。她斜着身子,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夸张的细腰,股部窄窄的:赤着脚,但竭力踮着脚尖仿佛踏在高跟鞋上。短而方的"孩儿面",一双棕色大眼睛楞楞地望着画外的人,不乐也不淫,好像小孩穿了新衣拍照,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

她是哥儿达先生的理想,至今还未给他碰到过。碰到了,他也不过想占她一点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烦,那也就犯不着;他一来是美人迟暮,越发需要经济时间与金钱,而且也看开了,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斯,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要两不来去好了。他深知"久赌必输,久恋必苦"的道理,他在赌台上总是看看风色,趁势捞了一点就带了走,非常知足。

墙上挂着这照片式的画,也并不秽亵,等于展览流线型的汽车,不买看看也好。阿小与秀琴都避免朝它看,不愿显得她们是乡下上来的,大惊小怪。

阿小道:“趁着有水,我有一大盆东西要洗呢,妹妹你坐一歇——天下就有这样痴心的女人!”她边在那里记挂李小姐,弯倒腰,一边搓洗,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会得喜欢他! 他一个男人,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隔家东家娘多下一张面包票,我领了一只面包来,他还当是他的,一双眼睛瞄法瞄法,偷东西也偷不到他头上! 他呀,一个礼拜前吃剩下来一点饭还留到现在,他不说不要了,我也不动他的。‘上海这地方坏呀! 中国人连佣人都会欺负外国人!’他要是不在上海,外国的外国人都要打仗去的,早打死了! ——上次也是这样,一大盆衣裳泡在水里,怕我不洗似的,泡得衬衫颜色落得一塌糊涂,他这也不说什么了——看他现在愈来愈烂污,像今天这个女人——怎么能不生病? 前两个月就弄得满头满脸疖子似的东西,现在算好了,也不知用的什么药,被单上稀脏。”

秀琴半天没搭话,阿小回头看看,她倚在门上咬着指头想心事。阿小这就记起来,秀琴的婆家那边要讨了,她母亲要领她下乡去,她不肯。便问:“你姆妈还在上海么?”秀琴亲亲热热叫了一声“阿姐”,说道:“我烦死了在这里!”她要哭,水汪汪的温厚红润的眼睛完全像嘴唇了。

阿小道:“我看你,去是要去的。不然人家说你,这么大的姑娘,一定是在上海出了花头。”秀琴道:“姆妈也这样说呀! 去是要去的,去一去我就来,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 姆妈这两天起劲得很,在那里买这样买那样,闹死了说贵,我说你叽咕些什么,棉被枕头是你自己要撑场面,那些绣花衣裳将来我在上海穿不出去的。我别的都不管,他们打的首饰里头我要一只金戒指。这点礼数要还给我们的。你看喏,他们拿只包金的来,你看我定规朝地下一掼! 你看我做得出哦?”

她的尊贵骄矜使阿小略略感到不快,阿小同她的丈夫不是“花烛”,这些年来总觉得当初不该就那么住在一起,没经过那一番热情。她说:“其实你将就些也罢了,不比往年——你叫他们哪儿弄金子去?”想说两句冷话也不行,伛偻在澡盆边,热得恍恍惚惚,口鼻之间一阵阵刺痛冒汗,头上的汗往下直流,抬手一抹,明知天热,还是诧异着。她蹲得低低的,秀琴闻得见她的黑胶绸衫上的汗味阵阵上升,像西瓜剖开来清新的腥气。

秀琴又叹息:“不去是不行的了!他们的房子本来是泥地,单单把新房里装了地板……我心里烦得要死!听说那个人好赌呀——阿姐你看我怎么好?”

阿小把衣服绞干了,拿到前面阳台上去晒。百顺放学回来,不敢揿铃,在后门口大喊:“姆妈!姆妈!”拍着木栅栏久久叫唤,高楼外,正午的太阳下,苍淡的大城市更其像旷野了。一直等阿小晾完了衣裳,到厨房里来做饭,方才听见了,开门放他进来,嗔道:“叽哩哇啦叫点什么?等不及似的!”

她留秀琴吃饭,又来了两个客,一个同乡的老妈妈,常喜欢来同阿小谈谈天,别的时候又走不开,又不愿总是叨扰人家,自己带了一篮子冷饭,诚诚心心爬了十一层楼上来。还有个背米兼做短工的“阿姐”,是阿小把她介绍给了楼下一家洗衣服。她看见百顺,问道:“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阿小对小孩叱道:“喊‘阿姨’!”慢回娇眼,却又脸红红的向朋友道歉似的说:“像个瘪三哦?”

现在这时候,很少看得见阿小这样的热心留人吃饭的人,她爱面子,很高兴她今天刚巧吃的是白米饭。她忙着炒菜,老妈妈问起秀琴办嫁妆的细节。秀琴却又微笑着,难得开口,低着粉红的脸像个新嫁娘,阿小一一代她回答了,老妈妈也有许多意见。

做短工的阿姐问道:"你们楼上新搬来的一家也是新做亲的?"阿小道:"嗳。一百五十万顶的房子,男家有钱,女家也有钱——那才阔呢!房子、家生、几十床被窝,还有十担米,十担煤,这里的公寓房子那是放也放不下!四个佣人陪嫁,一男一女,一个厨子,一个三轮车夫。"那四个佣人,像丧事里纸扎的童男童女,一个一个直挺挺站在那里,一切都齐全,眼睛黑白分明。有钱人做事是漂亮!阿小愉快起来——这样一说,把秀琴完全压倒了,连她的忧愁苦恼也是不足道的。

阿姐又问:"结了亲几天了?"阿小道:"总有三天了罢?"老妈妈问:"新法还是老法?"阿小道:"当然新法。不过嫁妆也有,我看见他们一抬盒一抬盒往上搬。"秀琴也问:"新娘子好看么?"阿小道:"新娘子倒没看见。他们也不出来,上头总是静得很,一点声音都没有。"阿姐道:"从前还是他们看房子的时候我看见的,好像满胖,戴眼镜。"阿小仿佛护短似的,不悦道:"也许那不是新娘子。"

老妈妈捧了一碗饭靠在门框上,叹道:"还是帮外国人家,清清爽爽!"阿小道:"啊呀!现在这个时世,倒是宁可工钱少些,中国人家,有吃有住;像我这样,叫名三千块一个月,光是吃也不够!——说是不给吃,也看主人。像对过他们洋山芋一炒总有半脸盆,大家就这样吃了。"百顺道:"姆妈,对过他们今天吃干菜烧肉。"阿小把筷子头横过去敲了他一下,叱道:"对过吃得好,你到对过吃去!为什么不去?啊?为什么不去?"百顺睐了睐眼,没哭出来,被大家劝住了。阿姐道:"我家两个瘪三,比他大,还没他机灵哩!"凑过去亲昵地叫一声:"瘪三!"故意凶他:"怎么不看见你扒饭?菜倒吃了不少,饭还是这么一碗!"阿小却又心疼起来,说:"让他去罢!不尽着他吃,一会儿又闹着要吃点心了。"又向百顺催促:"要吃趁现在,待

会儿随你怎么闹也没有了。”

老妈妈问百顺:“吃了饭不上学堂么?”阿小道:“今天礼拜六。”回过头来一把抓住百顺:“礼拜六,一钻就看不见你的人了? 你好好坐在这里读两个钟头书再去玩。”百顺坐在饼干筒上,书摊在凳上,摇摆着身体,唱道:“我要身体好,身体好! 爸爸妈妈叫我好宝宝,好宝宝!”读不了两句便问:“姆妈,读两个钟头我好去玩了,姆妈,现在几点啊?”

阿小只是不理,秀琴笑道:“百顺一条喉咙真好听,阿姐你不送他去学说书,赚大钱?”阿小怔了一怔,红了脸,淡淡笑了一声道:“他不行罢? 小学毕业还早呢,虽然他不学好,我总想他读书上进呀!”秀琴道:“几年级了?”阿小道:“才三年级。留班呀! 难为情哦!”她看看百顺,心头涌起寡妇的悲哀。她虽然有男人,也赛过没有;全靠自己的。百顺被她睃那一眼,却害怕起来,加紧速度摇摆唱念:“我要身体好,身体好……”

老妈妈道:“这天真奇怪,就不是闰月,平常九月里也该渐渐冷了。”百顺忽然想起,抬头笑道:“姆妈,天冷的时候我要买个嘴套子,先生说嘴套子好,不会伤风!”阿小突然一阵气往上冲,骂道:“亏你还有脸先生先生的! 留了班还高高兴兴! 你高兴! 你高兴!”在他身上拍打了两下,百顺哭起来,老妈妈连忙拉劝道:“算了算了,这下子工夫打了他两回了。”

阿小替百顺擤擤鼻涕,喝道:“好了,不许哭了,快点读!”百顺抽抽噎噎小声念书,忽然欢叫起来:“姆妈,阿爸来了!”阿爸来了姆妈总是高兴的,连他也沾光。客人们也知道,阿小的男人做裁缝,宿在店里,夫妻难得见面,极恩爱的,大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各个告辞了。阿小送到后门口,说:“来白相!”百顺也跟在后面说:

"阿姨来白相呵!"

阿小的男人抱着白布大包袱,穿一身高领旧绸长衫,阿小给他端了把椅子坐着,太阳渐渐晒上身来,他依旧翘着腿抱着膝盖坐定在那里。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厨房又小,没地方可躲。阿小支起架子来熨衣裳,更是热烘烘。她给男人斟了一杯茶;她从来不偷茶的,男人来的时候是例外。男人双手捧着茶慢慢呷着,带一点微笑听她一面熨衣裳一面告诉他许多话。他脸色黄黄的,额发眉眼都生得紧黑机智,脸的下半部不知为什么坍了下来;龅牙,像一只手似的往下伸着,把嘴也坠下去了。

她细细告诉他关于秀琴的婚事,没有金戒指不嫁,许多排场。他时而答应一声"唔",狡猾的黑眼睛望着茶,那微笑是很明白、很同情的,使她伤心;那同情又使她生气,仿佛全是她的事——结婚不结婚本来对于男人是没什么影响的。同时她又觉得无味,孩子都这么大了,还去想那些。男人不养活她,就是明媒正娶一样也可以不养活她。谁叫她生了劳碌命,他挣的钱只够自己用,有时候还问她要钱去入会。

男人旋过身去课子,指着教科书上的字考问百顺。阿小想起来,说:"我姆妈有封信来,有两句文话我不大懂。""吴县县政府"的信封,"丁阿小女士玉展",左角还写着"呈祥"字样。男人看信,解释给她听:

"阿小胞女庄次。今日来字非别,因为前日来信通知。母在乡一切智悉。近想女在沪,贵体康安,诸事迪吉。目下女说,到十月要下来,千吉。交女带点三日头药

下来。望你收信千定不可失误。者乡下近日十分安乐望女不必远念。者再吾母交女一件绒线衫，千定带下，不要望纪。倘有不下来速寄。有便之人，不可失约。余言不情，特此面谈可也。

九月十四日　母王玉珍寄"

乡下来的信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男人，阿小时常叫百顺代她写信回去，那边信上也从来不记挂百顺。念完了信，阿小和她的男人都有点寂寥之感。男人默然坐着，忽然为他自己辩护似的，说起他的事业："除了做衣裳，我现在也做点皮货生意。目前的时世，不活络一点不行的。"他打开包袱，抖开两件皮大衣给她过目，又把个皮桶子兜底掏出来，说："所以海獭这样东西……"叙述海獭的生活习惯，原是说给百顺听。百顺撒娇撒痴，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书本，偎在阿小身边，一只手伸到她衣服里找寻口袋哼哼唧唧，纠缠不休。阿小非常注意地听她丈夫说话，听得出神；"唔……唔……哦哦……噢……嗳……"男人下了结论："所以海里的东西真是奇怪。"阿小一时没有适当的对答，想了一想，道："现在小菜场上乌贼很多了。"男人道："唔。乌贼鱼这东西也非常奇怪，你没看见过大的乌贼，比人还大，一身都是脚爪，就像蜘蛛……"阿小皱起面皮，道："真的么！吓死人了。"向百顺道："呜哩呜哩吵点什……说什么！听不见！……发痴了！哪里来五块钱给你！"然而她随即摸出钱来给了他。

熨完了衣裳，阿小调了面粉摊煎饼，她和百顺名下的户口粉、户口糖。男人也有点觉得无功受禄，背着手在她四面转来转去，没话找话说。父子两个趁热先吃了，她还继续摊着。太阳黄烘烘照

在三人脸上，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不知它怎么夏天过了还活着，趁热大叫："抓！抓！抓！"响亮快乐地。

主人回来了，经过厨房门口，探头进来柔声唤："哈啰，阿妈！"她男人早躲到阳台上去了，负手看风景。主人花三千块钱雇了个人，恨不得他一回来她就驯鸽似的在他头上乱飞乱啄，因此接二连三不断地撳铃，忙得她团团转。她在冰箱里取冰，她男人立在她身后，低声说："今天晚上我来。"阿小嫌烦似的说："热死了！"她和百顺住的那个亭子间实在像个蒸笼——但她忽然又觉得他站在她背后，很伶仃似的；他是不惯求人的——至少对她他从来没有求告过……她面对着冰箱银灰色的肋骨，冰箱的构造她不懂，等于人体内脏的一张爱克斯光照片，可是这冰箱的心是在突突跳着；而里面喷出的一阵阵寒浪熏得她鼻子里发酸，要出眼泪了。她并不回头，只补上一句："百顺还是让他在对过过夜好了。他们阿妈同小孩子都住在这里的。"男人说："唔。"

她送冰进房出来，男人已经去了。她下楼去提了两桶水上来，打发主人洗了澡。门铃响，那新的女人如约来了。阿小猜是个舞女。她问道："外国人在家么？"一路扭进房去。脑后一大圈鬈发撅出来多远，电烫得枯黄虬结，与其他部分的黑发颜色也不同，像个皮围脖子，死兽的毛皮，也说不上这东西是死兽的是活的，一颤一颤，走一步它在后面跳一跳。

阿小把鸡尾酒和饼干送进去。李小姐又来了电话。阿小回说主人不在家，李小姐这次忍不住有嗔怪的意思，质问道："我早上打电话来你有没有告诉他？"阿小也生气了。——从来还没有谁对于她的职业道德发生疑问，她淡淡地笑道："我告诉他的呀！不晓得他可是忘记了呢！怎么，他后来没有打得来么？"李小姐顿了一顿，

道："没有呀。"声音非常轻微。阿小心想：谁叫你找上来的，给个佣人刻薄两句！但是她体念到李小姐每次给的一百块钱，就又婉媚地替哥儿达解释，随李小姐相信不相信，总之不使她太下不来台："今天他本来起晚了，来不及地赶了出去，后来在行里间，恐怕又是忙，又是人多，打电话也不方便……"李小姐"唔，唔"地答应着，却仿佛在那边哭泣着了。阿小道："那么，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他一声。"李小姐仿佛离得很远很远的，隐隐地道："你也不要同他说了……"可是随又转了口："过天我有空再打来罢。"她仿佛连这阿妈都舍不得撒手似的，竟和她攀谈起来。她上次留心到，哥儿达的床套子略有点破了，他一个独身汉，诸事没人照管，她意思要替他制一床新的。阿小这时候也有点嫌这李小姐婆婆妈妈讨厌，又要替主人争面子，便道："他早说了要做新的，因为这张床是顶房子时候顶来的，也不大合意，一直要重买一只大些的；如果就这只床上做了套子，尺寸又不对了。现在我替他连连，也看不出来了。"她对哥儿达突然有一种母性的卫护，坚决而厉害。

正说着，哥儿达伸头出来探问，阿小忙向李小姐道："听电梯响不晓得是不是他回来了呢！"一面按住听筒轻声告诉哥儿达。哥儿达皱了皱眉，走出来了，却向里指指，叫阿小进去把酒杯点收出来。他接过听筒，且不坐下来，只望墙上一靠，叉着腰，戒备地问道："哈啰？……是的，这两天忙……不要发痴！哪有的事。"那边并没有炸起来，连抽搭抽搭的哭声也一口气吸了进去听不见了。他便消闲下来，重又低声笑道："不要发痴了……你好么？"正好呢喃耳语着，万一房里那一个在那里注意听。"你那股票我已经托他买了。看你的运气！这一向头痛毛病没有发么？睡得还好么？……"他向电话里"嘘！嘘！"吹口气，使那边耳朵里一阵奇痒，也许他从前

常在她耳根下吹口气作耍的，两人都像是旧梦重温，格格地笑起来。他又道："那么，几时可以看见你呢？"说到幽会，是言归正传，他马上声音硬化起来，丁是丁，卯是卯的。"星期五怎么样？……这样好不好，先到我这里来再决定。"如果先到他这里来，一定就是决定不出去了，在家吃晚饭。他一只手整理着拳曲的电话线，一边俯身去看桌上一本备忘录上阿妈写下来的，记错了的电话号码——她总是把 9 字写反过来。是谁打了来的呢？不会是……但这阿妈真是恼人！他粗声回答电话里："……不，今天我要出去。我现在不过回来换件衣服就要走的……"然而他又软了下来，电话上谈到后来应当是余音袅袅的。他道："所以……那么，一直要到星期五！"微喟着。叮咛着："当心你自己。拜拜，甜的！"末了一句仿佛轻轻的一吻。

阿小进去收拾阳台上一张藤桌上的杯盏，女人便倚着铁栏杆。对于这年轻的舞女，这一切都是新鲜浪漫的罢？傍晚的城中起了一层白雾，雾里的黄包车紫阴阴地远远来了，特别地慢，慢慢过去一辆；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着，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

楼下的阳台伸出一角来像轮船头上。楼下的一个少爷坐在外面乘凉，一只脚蹬着栏杆，椅子向后斜，一晃一晃，而不跌倒，手里捏一份小报，虽然早已看不见了。天黑了下来，地下吃了一地的柿子菱角。阿小恨不得替他扫扫掉——上上下下都是清森的夜晚，如同深海底。黑暗的阳台便是载着微明的百宝箱的沉船。阿小心里很静也很快乐。

她去烧菜，油锅拍辣辣爆炸，她忙得像只受惊的鸟，扑来扑去。先把一张可以折叠的旧式大菜台搬进房去，铺上台布，汤与肉先送

进去，再做甜菜。甜鸡蛋到底不像话，她一心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做了鸡蛋饼。

她和百顺吃的是菜汤面疙瘩，一锅淡绿的黏糊，嘟嘟煮着，面上起一点肥胖的颤抖，百顺先吃完了，走到后阳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月亮小来！星少来！"

阿小诧异道："瞎说点什么？"笑起来了，"什么'月亮小来，星少来'？发痴滴搭！"

她进去收拾碗盏，主人告诉她："待会儿我们要出去。你等我们走了，替我铺了床再走。"阿小答应着，不禁罕异起来——这女人倒还有两手，他仿佛打算在她身上多花几个钱似的！

她想等临走的时候再把百顺交给对过的阿妈，太早了怕他们嫌烦。烧开了两壶水，为百顺擦脸洗脚，洗脖颈，电话铃响，她去接："哈啰？"那边半天没有声音。她猜是个中国人打错了的，越发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火高三丈锐叫一声："哈啰？"那边怯怯地说："喂？阿妈还在吗？"原来是她男人，已经等了她半天了。"十点钟了。"他说。

阿小听听主人房里还是鸦雀无声。百顺坐在饼干筒上盹着了，下起雨来了，竹帘子上淅沥淅沥，仿佛是竹竿梦见了它们自己从前的叶子。她想："这样子倒好，有了个借口。"她喊醒了百顺，领他走到隔壁去，向对过阿妈解释："下雨，不带他回去了，小人怕他滑跌跤，又喜欢伤风，跟着阿姨睡一晚罢！"回到这边来，主人还是没有动静，她火冒起来，敲门没人理，把门轻轻推开一线，屋里漆黑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双双出去了。阿小忍着气，替他铺了床。她自己收拾回家，拿了钥匙网袋雨伞，短大衣舍不得淋湿，反折着挽在手里，开后门下楼去。

雨越下越大。天忽然回过脸来，漆黑的大脸，尘世上的一切都惊惶遁逃，黑暗里拼铃碰隆，雷电急走。痛楚的青、白、紫、一亮一亮，照进小厨里。玻璃窗被迫得往里凹进去。

阿小横了心走过两条马路，还是不得不退回来，一步拖一步走上楼来，摸到门上的锁，开了门，用网袋包着手开了电灯，头上身上黑水淋漓。她把鞋袜都脱了，白缎鞋上绣的红花落了色，红了一鞋帮。她挤掉了水，把那双鞋挂在窗户钮上晾着。光着脚踏在砖地上，她觉得她是把手按在心上，而她的心冰冷得像石板。厨房内外没有一个人，哭出声来也不要紧，她为她自己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所惊吓，心里模糊地觉得不行，不行！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快把百顺领回来罢。她走到隔壁去。幸喜后门口还没上闩；厨房里还点着灯。她一直走进去，拍拍玻璃窗，哑着喉咙叫："阿姐，开开门！"对过阿妈道："咦？你还没回去？"阿小带笑道："不好走呀！雨太大，现在这断命路又没有灯，马路上全是些坑，坑里全是水——真要命！想想还是在这里过夜罢。我那瘪三睡了没有？还是让他跟我睡去罢。"对过阿妈道："你有被头在这里么？"阿小道："有的有的。"

她把棉被铺在大菜台上，下面垫了报纸，熄了灯，与百顺将就睡下。厨房里紧小的团圆暖热里生出两只苍蝇来，在头上嗡嗡飞着。雨还是哗哗大下，忽地一个闪电，碧亮的电光里又出了一个蜘蛛，爬在白洋瓷盆上。

楼上的新夫妇吵起嘴来了，訇訇响，也不知是蹬脚，还是被人推撞着跌到橱柜或是玻璃窗上。女人带着哭声哩哩啰啰讲话，仿佛是扬州话的"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死我啊！……"阿小在枕上倾听，心里想："一百五十万顶了房子来打架！才结婚了

三天，没有打架的道理呀！……除非是女人不规矩……”她朦胧中联想到秀琴的婆家已经给新房里特别装上了地板，秀琴势不能不嫁了。

楼上闹闹停停，又闹起来。这一次的轰轰之声，一定是女人在那里开玻璃窗门，像是要跳楼，被男人拖住了。女人也不数落了，只是放声号哭。哭声渐低，户外的风雨却潮水似的高起来，呜呜叫嚣；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各不相犯，像舞台上太显明地加上去的音响效果。

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背心、条纹布短褂，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妆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情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她透明透亮的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盒子的淡绿碎卷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强烈的酒气与香水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

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下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问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卷到阴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的。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年轻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惟一的区别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坏人，而且整天在外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坐在客堂里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腻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他父亲开着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排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

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账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米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姐姐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得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姐姐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姐姐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甚么要紧的人。

汝良一天到晚很少在家。下课后他进语言专修学校念德文，

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医科，德文于他很有帮助，一半却是因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里人一桌吃饭——夜校的上课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半。像现在，还不到六点半，他已经坐在学生休息室里，烤着火，温习功课。

休息室的长台上散置着几份报纸与杂志，对过坐着个人，报纸挡住了脸，不会是学生——即使是程度高的学生也不见得看得懂德文报纸。报纸上的手指甲，红蔻丹裂痕斑驳。汝良知道那一定是校长室里的女打字员。她放下报纸，翻到另一页上，将报纸折叠了一下，伏在台上看。头上吊下一嘟噜黄色的鬈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

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报纸上。她皱皱眉毛，扭过身去凑那灯光。她的脸这一偏过去，汝良突然吃了一惊，她的侧面就是他从小东涂西抹画到现在的惟一的侧面，错不了，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怪不得他报名的时候看见这俄国女人就觉得有点眼熟。他再没想到过，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口鼻间的距离太短了，据说那是短命的象征。汝良从未考虑过短命的女人可爱之点，他不过直觉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种稚嫩之美。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大约要借点太阳光才是纯正的、圣母像里的金黄。惟其因为这似有如无的眼眉鬓发，分外显出侧面那条线。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她是他的，他对于她，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仿佛他只消走过去说一声："原来是你！你是我的，你不知道么？"便可以轻轻掐下她的头来夹在书里。

他朝她发怔，她似乎有点觉得了。汝良连忙垂下眼去看书。书头上左一个右一个画的全是侧面，可不能让她看见了，她还以为

画的是她呢！汝良性急慌忙抓起铅笔来一阵涂，那沙沙的声音倒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探过身来向他书上望了一望，笑道："很像，像极了。"汝良嗫嚅着不知说了点什么，手里的笔疾如风雨地只管涂下去，涂黑了半张书。她伸手将书往那边拉，笑道："让我瞧瞧。本来我也不认识自己的侧面——新近拍了照，有一张是半边脸的，所以一看见就知道是我。画得真不错，为什么不把眼睛嘴给补上去呢？"

汝良没法子解释说他不会画眼睛同嘴，除了这侧面他什么都不会画。她看了他一眼，见他满脸为难的样子，以为他说不惯英文，对答不上来，便搭讪道："今天真冷。你是骑自行车来的么？"汝良点头道："是的。晚上回去还要冷。"她道："可不是，真不方便。你们是哪个先生教？"汝良道："施密德。"她道："教得还好么？"汝良又点点头，道："就是太慢，叫人不耐烦。"她道："那他也是没法子。学生程度不齐，有些人赶不上。"汝良道："随班上课，就是这点不好，不比私人教授。"她将手支着头，随意翻着书，问道："你们念到哪儿了？"掀到第一页，她读出他的名字道："潘汝良……我叫沁西亚·劳甫沙维支。"她提起笔来待要写在空白上，可是一点空白也没有剩下了，全书画满了侧面，她的侧面。汝良眼睁睁看着，又不能把书给抢过来，自己兜脸彻腮涨得通红。沁西亚的脸也红了，像电灯罩上歇了个粉红翅的飞蛾，反映到她脸上一点最轻微的飘忽的红色，她很快地合上了书，做出随便的神气，另在封面上找了块空地将她的名字写给他看。

汝良问道："你一直住在上海？"沁西亚道："小时候在哈尔滨。从前我说得一口的中国话呢，全给忘了。"汝良道："那多可惜！"沁西亚道："我还想从头再学起来呢。你要是愿意教我的话，我们倒

可以交换一下，我教你德文。”汝良笑道：“那敢情好！”正说着，上课铃朗朗响起来了，汝良站起身来拿书，沁西亚将手按在书上，朝他这面推过来，笑道：“这样：明天晌午你要是有空，我们就可以上一课试试。你到苏生大厦九楼怡通洋行来找我。我白天在那儿做事。吃中饭的时候那儿没人。”汝良点头道：“苏生大厦，怡通洋行。我一定来。”

当下两人别过了。汝良那天晚上到很晚方才入睡。这沁西亚……她误会了，以为他悄悄地爱上了她，背地里画来画去只是她的脸庞。她以为他爱她，而她这么明显地给了他一个机会与她接近，为什么呢？难道她……

她是个干练的女孩子，白天在洋行里工作，夜校里还有兼职——至多也不过他姐姐的年纪罢？人家可不像他姐姐。

照说，一个规矩的女人，知道有人喜欢她，除非她打算嫁给那个人，就得远着他。在中国是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可是……谁不喜欢同喜欢自己的人来往呢？难道她非得同不喜欢她的人来往么？沁西亚也许并没有旁的意思。他别误会了，像她一样地误会了。不能一误再误……

果真是误会么？

也许他爱着她而自己没有疑心到此。她先就知道了——女人据说是比较敏感。这事可真有点奇怪——他从来不信缘分这些话，可是这事的确有点奇怪……

次日，汝良穿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又觉得这么焕然一新地去赴约有些傻气，特意要显得潦草，不在乎，临时加上了一条泛了色的旧围巾。

清早上学去，冬天的小树，叶子像一粒粒胶质的金珠子。他面

迎太阳骑着自行车,车头上吊着书包,车尾的夹板上拴着一根药水炼制过的丁字式的枯骨。从前有过一个时候,这是一个人的腿,会骑脚踏车也说不定。汝良迎着太阳骑着车,寒风吹着热身子,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

汝良把手按在疾驰的电车上,跟着电车飕飕跑。车窗里望进去,里头坐着两个女人,脸对脸喊喊喳喳说话,说两句,点一点头,黑眼睫毛在阳光里晒成了白色。脸对脸不知说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在太阳里扇着白眼睫毛。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

汝良肚子里装满了滚烫的早饭,心里充满了快乐,这样无端端的快乐,在他也是常有的事,可是今天他想,一定是为了沁西亚。

野地里的狗汪汪吠叫。学校里摇起铃来了。晴天上凭空挂下小小一串金色的铃声。沁西亚那一嘟噜黄头发,一个鬈就是一只铃。可爱的沁西亚。

午前最后一课也没有去上,赶回家去换围巾,因为想来想去到底是那条簇新的白羊毛围巾比较得体。

路上经过搿荒地带新建的一座华美的洋房,想不到这里的无线电里也唱着绍兴戏。从妃红蕾丝窗帘里透出来,宽亮的无表情的嗓子唱着《十八只抽斗》……文化的末日!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的女主人也和他母亲一般无二。汝良不要他母亲那样的女人。沁西亚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

汝良虽然读的是医科,对于文艺是极度爱好的。他相信,如果不那么忙,如果多喝点咖啡,他一定能够写出动人的文章。他对于咖啡的信仰,倒不是因为咖啡的香味,而是因为那构造复杂的、科学化的银色的壶,那晶亮的玻璃盖。同样地,他献身于医学,一半

也是因为医生的器械一概都是崭新灿亮，一件一件从皮包里拿出来，冰凉的金属品，小巧的，全能的。最伟大的是那架电疗器，精致的齿轮孜孜辗动，飞出火星乱迸的爵士乐，轻快、明朗、健康。现代科学是这十不全的世界上惟一的无可訾议的好东西。做医生的穿上了那件洁无纤尘的白外套，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脂俗粉的姐姐，全都无法近身了。

这是汝良期待着的未来。现在这未来里添了个沁西亚。汝良未尝不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非经过一番奋斗不可。医科要读七年才毕业，时候还长着呢，半路上先同个俄国女孩子拉扯上了，怎么看着也不大合适。

自行车又经过一家开唱绍兴戏的公馆，无线电悠悠唱下去，在那宽而平的嗓门里没有白天与黑夜，仿佛在白昼的房间点上了电灯，眩晕、热闹、不真实。

绍兴姑娘唱的是："越思越想越啦懊啊悔啊啊！"稳妥的拍子。汝良突然省悟了：绍兴戏听众的世界是一个稳妥的世界——不稳的是他自己。

汝良心里很乱。来到外滩苏生大厦的时候，还有点惴惴不宁，愁的却是另一类的事了。来得太早，她办公室里的人如果还没有走光岂不是窘得慌？人走了，一样也窘慌。他延挨了好一会，方才乘电梯上楼。一推门，就看见沁西亚单独坐在靠窗的一张写字台前面。他怔了一怔——她仿佛和他记忆中的人有点两样，其实，统共昨天才认识她，也谈不上回忆的话。时间短，可是相思是长的——他想得太多了，就失了真。现在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平凡的少女，头发是黄的，可是深一层，浅一层，近头皮的一部分是油腻的栗色。大约她刚吃完了简便的午餐，看见他来，便将一

个纸口袋团成一团,向字纸篓里一抛。她一面和他说话,一面老是不放心嘴唇膏上有没有粘面包屑,不住地用手帕在嘴角揩抹。小心翼翼,又怕把嘴唇膏擦到界线之外去。她藏在写字台底下的一双脚只穿着肉色丝袜,高跟鞋褪了下来,因为图舒服。汝良坐在她对面,不是踢着她的鞋就是踢着了她的脚,仿佛她一个人长着几双脚似的。

他觉得烦恼,但是立刻就责备自己:为什么对她感到不满呢?因为她当着人脱鞋?一天到晚坐在打字机跟前,脚也该坐麻了,不怪她要苏散苏散。她是个血肉之躯的人,不是他所做的虚无缥缈的梦,她身上的玫瑰紫绒线衫是心跳的绒线衫——他看见她的心跳,他觉得到她的心跳。

他决定从今以后不用英文同她谈话。他的发音不够好的!——不能给她一个恶劣的印象。等他学会了德文,她学会了中文,那时候再畅谈罢。目前只能借重教科书上的对白:“马是比牛贵么?羊比狗有用,新的比旧的好看。老鼠是比较小的。苍蝇还要小。鸟和苍蝇是飞的。鸟比人快。光线比什么都快。比光线再快的东西是没有的了。太阳比什么都热。比太阳再热的东西是没有的了。十二月是最冷的一月。”都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就可惜不能曲曲达出他的意思。

“明天会晴吗?——也许会晴的。”

“今天晚上会下雨吗?——也许会下雨的。”

会话书的作者没有一个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郑重而噜苏。

“您抽烟吗?——不大抽。”

“您喝酒吗?——不天天喝。”

“您不爱打牌吗?——不爱。我最不爱赌钱。”

"您爱打猎吗？——喜欢，我最喜欢运动。"

"念，念书，小说是不念。"

"看，看报，戏是不看。"

"听，听话，坏话是不听。"

汝良整日价把这些话颠来倒去，东拼西凑，只是无法造成一点柔情的暗示。沁西亚却不像他一般地为教科书圈住了。她的中文虽然不行，抱定宗旨，不怕难为情，只管信着嘴说去。缺乏谈话的资料，她便告诉他关于她家里的情形。她母亲是再醮的寡妇，劳甫沙维支是她继父的姓。她还有个妹妹，叫丽蒂亚。她继父也在洋行里做事，薪水不够养活一家人，所以境况很窘。她的词汇有限，造句直拙，因此她的话往往是最生硬的，不加润色的现实。有一天，她提起她妹妹来："丽蒂亚是很发愁。"汝良问道："为什么呢？"沁西亚道："因为结婚。"汝良愕然道："丽蒂亚已经结婚了？"沁西亚道："不，因为她还没有。在上海，有很少的好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也少。现在没有了。德国人只能结婚德国人。"汝良默然，半晌方道："可是丽蒂亚还小呢。她用不着发愁。"沁西亚微微耸了耸肩道："是的。她还小。"

汝良现在比较懂得沁西亚了。他并不愿意懂得她，因为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

有时候，他们上完了课还有多余的时间，他邀她出去吃午饭。和她一同进餐是很平淡的事，最紧张的一刹那还是付账的时候，因为他不大确实知道该给多少小账。有时候他买一盒点心带来，她把书摊开了当碟子，碎糖与胡桃屑撒在桌上，她毫不介意地就那样合上了书。他不喜欢她这种邋遢脾气，可是他竭力地使自己视若无睹。他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知道他爱

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恋爱而恋爱。

他在德文字典查到了“爱”与“结婚”,他背地里学会了说:“沁西亚,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么?”他没有说出口来,可是那两句话永远在他舌头尖上。一个不留神,难保不吐露那致命的话——致命,致的是他自己的命,这个他也明白。冒失的婚姻很可以毁了他的一生。然而……仅仅想着也是够兴奋的。她听到了这话,无论她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一样的也要感到兴奋。若是她答应了,他家里必定要掀起惊天动地的大风潮,虽然他一向是无足重轻的一个人。

春天来了。就连教科书上也说:“春天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

有一天傍晚,因为微雨,他没有骑自行车,搭电车从学校里回家。在车上他又翻阅那本成日不离身的德文教科书。书上说: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

然后穿衣洗脸。

洗完了脸之后散一会儿步。

散步回来就吃饭。

然后看报。

然后工作。

午后四点钟停止工作,去运动。

每天大概六点钟洗澡,七点钟吃晚饭。

晚上去看朋友。

顶晚是十点钟睡觉。好好地休息,第二天好好地工作。”

最标准的一天。穿衣服洗脸是为了个人的体面。看报,吸收政府的宣传,是为国家尽责任。工作,是为家庭尽责任。看朋友是“课外活动”,也是算分数的。吃饭、散步、运动、睡觉,是为了要维持工作效率。洗澡似乎是多余的——有太太的人,大约是看在太太的面上罢?这张时间表,看似理想化,其实呢,大多数成家立业的人,虽不能照办,也都还不离谱儿。汝良知道,他对于他父亲的谴责,就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对于体面方面不甚注意。儿子就有权利干涉他,上头自然还有太太,还有社会。教科书上就有这样的话:“怎么这样慢呢?怎么这样急促呢?叫你去,为甚么不去?叫你来,为甚么不就来?你为什么打人家?你为什么骂人家?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样子做?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规矩?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于是教科书上又有微弱的申请:“我想现在出去两个钟头儿,成吗?我想今天早回去一会儿,成吗?”于是教科书又怆然告诫自己:“不论什么事,总不可以大意。不论什么事,总不能称自己的心意的。”汝良将手按在书上,一抬头,正看见细雨的车窗外,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自由魂”。

以后汝良就一直发着愣。电车摇铃当答从马霍路驶到爱文义路。爱文义路有两棵杨柳正抽着胶质的金丝叶。灰色粉墙湿着半截子。雨停了。黄昏的天淹润寥廓,年轻人的天是没有边的,年轻人的心飞到远处去。可是人的胆子到底小。世界这么大,他们必得找点网罗牵绊。

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知识一开，初发现他们的自由是件稀罕的东西，便守不住它了。就因为自由是可珍贵的，它仿佛烫手似的——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

汝良第一次见到这一层。他立刻把向沁西亚求婚的念头来断了。他愿意再年轻几年。

他不能再跟她学德文了，那太危险。他预备了一席话向她解释。那天中午，他照例到她办公室里去，门一开，她恰巧戴着帽子夹着皮包走出来，险些与他撞个满怀。沁西亚喔了一声，将手按在嘴上道："你瞧我这记性！要打电话告诉你别来的，心里乱乱的，就给忘了！今儿我打算趁吃中饭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我们休息一天罢。"

汝良陪她走了出来，她到附近服装店看了几件睡衣、晨衣、拖鞋，打听打听价格。咖啡馆橱窗里陈设着一只三层结婚蛋糕，标价一千五。她停住脚看看，咬了一会指甲，又往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向汝良笑道："你知道，我要结婚了。"汝良只是望着她，说不出话来。沁西亚笑道："说'恭喜你'。"汝良只是望着她，心里也不知道是如释重负还是单纯的惶骇。

沁西亚笑道："'恭喜'，书上明明有的，忘了么？"汝良微笑道："恭喜恭喜。"沁西亚道："洋行里的事，夜校里的事，我都辞掉了。我们的书，也只好搁一搁，以后——"汝良忙道："那当然。以后再说罢。"沁西亚道："反正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汝良道："那是你母亲家里。你们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沁西亚很迅速地道："他搬到我们家里来住。暂时的，现在房子真不容易找。"汝良点头道是。他们走过一家商店，橱窗上涂了大半截绿漆。沁西亚笔直向前看着，他所熟悉的侧影反衬在那强调的戏剧化的绿色背景上，异常明

晰，仿佛脸上有点红，可是没有喜色。

汝良道："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沁西亚的清浅的大眼睛里藏不住一点心事。她带着自卫的、戒备的神气，答道："他在工部局警察所里做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的。"汝良道："他是俄国人？"沁西亚点点头。汝良笑道："他一定很漂亮？"沁西亚微笑道："很漂亮。结婚那天你可以看见他。你一定要来的。"

仿佛那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一个年轻漂亮的俄国下级巡官，从小和她在一起的。可是汝良知道：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她决不会嫁给他。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为恋爱而恋爱。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么——为结婚而结婚？

他久久没有收到请帖，以为她准是忘了给他寄来。然而毕竟是寄来了——在六月底。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些时间？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她拿不定主意？

他决定去吃她的喜酒，吃得酩酊大醉。他没有想到没有酒吃。

俄国礼拜堂的尖头圆顶，在似雾非雾的毛毛雨中，像玻璃缸里醋浸着的淡青的蒜头。礼拜堂里人不多，可是充满了雨天的皮鞋臭。神甫身上披着平金缎子台毯一样的氅衣，长发齐肩，飘飘然和金黄的胡须连在一起，汗不停地淌，须发兜底一层层湿出来。他是个高大俊美的俄国人，但是因为贪杯的缘故，脸上发红而浮肿。是个酒徒，而且是被女人宠坏了的。他瞌睡得睁不开眼来。

站在神甫身边的唱诗班领袖，长相与打扮都跟神甫相仿佛，只是身材矮小，喉咙却大，激烈地连唱带叫，脑门子挣得长汗直流，热得头发都脱光了。

圣坛后面悄悄走出一个香伙来，手持托盘，是麻而黑的中国

人，僧侣的黑袍下露出白竹布裤子，赤脚趿着鞋。也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出钻进的鬼。

他先送了两杯酒出来，又送出两只皇冕。亲友中预先选定了两个长大的男子高高擎住了皇冕，与新郎新娘的头维持着寸许的距离。在那阴暗、有气味的礼拜堂里，神甫继续诵经，唱诗班继续唱歌。新郎似乎局促不安。他是个浮躁的黄头发的小伙子，虽然有个古典型的直鼻子，看上去没有多大出息。他草草地只穿了一套家常半旧白色西装，新娘却穿着隆重的白缎子礼服。汝良身旁的两个老太太，一个说新娘的礼服是租来的，一个坚持说是借来的，交头接耳辩了半日。

汝良不能不钦佩沁西亚，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整个的结婚典礼中，只有沁西亚一个人是美丽的。她仿佛是下了决心，要为她自己制造一点美丽的回忆。她捧着白蜡烛，虔诚地低着头，脸的上半部在障纱的影子里，脸的下半部在烛火的影子里，摇摇的光与影中现出她那微茫苍白的笑。她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虽然神甫无精打采，虽然香伙出奇地肮脏，虽然新郎不耐烦，虽然她的礼服是租来的借来的。她一辈子就只这么一天，总得有点值得一记的，留到老年时去追想。汝良一阵心酸，眼睛潮了。

礼仪完毕之后，男女老少一拥上前，挨次和新郎新娘接吻，然后就散了。只有少数的亲族被邀到他们家里去参加茶会。汝良远远站着，怔了一会。他不能够吻她，握手也不行——他怕他会掉下泪来。他就这样溜走了。

两个月以后，沁西亚打电话给他，托他替她找个小事，教英文、

德文、俄文,或是打字,因为家里待着闷得慌。他知道她是钱不够用。

再隔了些时,他有个同学要补习英文,他打电话通知沁西亚,可是她病了,病得很厉害。

他踌躇了一天一夜,还是决定冒昧地上门去看她一次,明知道他们不会让一个生人进她的卧房去的,不过尽他这点心罢了。凑巧那天只有她妹妹丽蒂亚在家,一个浪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丽蒂亚领他到她房里去,道:"是伤寒症。医生昨天说难关已经过去了,险是险的。"

她床头的小橱上放着她和她丈夫的双人照。因为拍的是正面,看不出她丈夫那古典美的直鼻子。屋子里有俄国人的气味。沁西亚在枕上两眼似睁非睁蒙蒙地看过来。对于世上一切的漠视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她闭上眼,偏过头去。她的下巴与颈项瘦到极点,像蜜枣吮得光剩下核,核上只沾着一点毛毛的肉衣子。可是她的侧影还在,没大改——汝良画得熟极而流的,从额角到下颔那条线。

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

花　凋

她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垂着头，合着手，胸底下环绕着一群小天使。上上下下十来双白色的石头眼睛。在石头的风里，翻飞着白石的头发，白石的裙褶子，露出一身健壮的肉，乳白的肉冻子，冰凉的。是像电影里看见的美满的坟墓，芳草斜阳中献花的人应当感到最美满的悲哀。天使背后藏着小小的碑，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川嫦从前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尤其美的是那一双华泽的白肩膀。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身体上的脸庞却偏于瘦削；峻整的、小小的鼻峰，薄薄的红嘴唇，清炯炯的大眼睛，长睫毛，满脸的“颤抖的灵魂”，充满了深邃洋溢的热情与智慧，像《魂归离恨天》的作

者爱米丽·勃朗蒂。实际上川嫦并不聪明,毫无出众之点。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在姐妹中也轮不着她算美,因为上面还有几个绝色的姐姐。郑家一家都是出奇地相貌好。从她父亲起。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郑夫人自以为比他看上去还要年轻,时常得意地向人说:"我真怕跟他一块儿出去——人家瞧着我比他小得多,都拿我当他的姨太太!"俊俏的郑夫人领着俊俏的女儿们在喜庆集会里总是最出风头的一群。虽然不懂英文,郑夫人也会遥遥地隔着一间偌大的礼堂向那边叫喊:"你们过来,兰西! 露西! 莎丽! 宝丽!"在家里她们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底下还有三个是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

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然而玩笑归玩笑，发起脾气来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嗑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她初嫁过来，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她也曾积下一点私房，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知怎么一卷就把她那点积蓄给卷得荡然无存。郑夫人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要继续地积，家事虽然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点钱就给了她无穷的烦恼，因为她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佣人们因为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弄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了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

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在这弱

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

这都是背地里。当着人，没有比她们更为温柔知礼的女儿，勾肩搭背友爱的姐妹。她们不是不会敷衍。从小的剧烈的生活竞争把她们造成了能干人。川嫦是姐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可是她的家对于她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严格的训练。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惟一的出路。在家里虽学不到什么专门技术，能够有个立脚地，却非得有点本领不可。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

可是在修饰方面她很少发展的余地，她姊姊们对于美容学研究有素，她们异口同声地断定：“小妹适于学生派的打扮。小妹这一路的脸，头发还是不烫好看。小妹穿衣服越素净越好。难得有人配穿蓝布褂子，小妹倒是穿蓝布长衫顶俏皮。”于是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姊姊们又说：“现在时行的这种红黄色的丝袜，小妹穿了，一双腿更显胖，像德国香肠。还是穿短袜子登样，或是赤脚。”又道：“小妹不能穿皮子，显老。”可是三姊不要了的那件呢大衣，领口上虽缀着一些腐旧的青种羊，小妹穿着倒不难看，因为大衣袖子太短了，露出两三寸手腕，穿着像个正在长高的小孩，天真可爱。

好容易熬到了这一天，姊姊们一个个都出嫁了，川嫦这才突然地漂亮起来了。可是她不忙着找对象。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等爹有钱……非

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

郑先生也不忙着替川嫦定亲。他道："实在禁不起这样年年嫁女儿。说省，说省，也把我们这点家私搗光了。再嫁出一个，我们老两口子只好跟过去做陪房了。"

然而郑夫人的话也有理（郑家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理的，就连小弟弟在裤子上溺了尿，也还得出一篇道理来），她道："现在的事，你不给她介绍朋友，她来个自我介绍。碰上个好人呢，是她自己找来的，她不承你的情。碰上个坏人，你再反对，已经晚了，以后大家总是亲戚，徒然伤了感情。"

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虽然她为她丈夫生了许多孩子，而且还在继续生着，她缺乏罗曼蒂克的爱。同时她又是一个好妇人，既没有这胆子，又没有机会在他方面取得满足。于是，她一样地找男人，可是找了来做女婿。她知道这美丽而忧伤的岳母在女婿们的感情上是占点地位的。

二小姐三小姐结婚之后都跟了姑爷上内地去了，郑夫人把川嫦的事托了大小姐。嫁女儿，向来是第一个最蘑菇，以后，一个拉扯一个，就容易了。大姑爷有个同学新从维也纳回来。乍回国的留学生，据说是嘴馋眼花，最易捕捉。这人习医，名唤章云藩，家里也很过得去。

川嫦见了章云藩，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她的理想的第一先决条件是体育化的身量。他说话也不够爽利的，一个字一个字谨慎地吐出来，像在隆重的宴会里吃洋枣，把核子徐徐吐在小银匙里，然后偷偷倾在盘子的一边，一个不小心，核子从嘴角里直接

滑到盘子里,叮当一声,就失仪了。措词也过分留神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川嫦对于他的最初印象是纯粹消极的,“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然而几次一见面,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他了。

他不但家里有点底子,人也是个有点底子的人。而且他整齐干净,和她家里的人大不相同。她喜欢他头发上的花尖,他的微微伸出的下嘴唇;有时候他戴着深色边的眼镜。也许为来为去不过是因为他是她眼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可是她没有比较的机会,她始终没来得及接近第二个人。

最开头是她大姐请客跳舞。第二次是章云藩还请,接着是郑夫人请客,也是在馆子里。各方面已经有了“人事定矣”的感觉。郑夫人道:“等他们订了婚,我要到云藩的医院里去照照爱克司光——老疑心我的肺不大结实。若不是心疼这笔检验费,早去照了,也不至于这些年来心上留着个疑影儿。还有我这胃气疼毛病,问他可有什么现成的药水打两针。以后几个小的吹了风,闹肚子,也用不着求教外人了,现放着个姐夫。”郑先生笑道:“你要买药厂的股票,有人做顾问了,倒可以放手大做一下。”她夫人变色道:“你几时见我买股票来?我哪儿来的钱?是你左手交给我的,还是右手交给我的?”

过中秋节,章云藩单身在上海,因此郑夫人邀他来家吃晚饭。不凑巧,郑先生先一日把郑夫人一只戒指押掉了,郑夫人和他争吵之下,第二天过节,气得脸色黄黄的,推胃气疼不起床,上灯时分方才坐在枕头上吃稀饭,床上架着红木炕几,放了几色咸菜。楼下磕头祭祖,来客入席,佣人几次三番催请,郑夫人只是不肯下去。郑先生笑嘻嘻地举起筷子来让章云藩,道:“我们先吃罢,别等她了。”

云藩只得在冷盆里夹了些菜吃着。川嫦笑道:“我上去瞧瞧就来。”她走下席来,先到厨房里嘱咐他们且慢上鱼翅,然后上楼。郑夫人坐在床上,板着脸,搭拉着眼皮子,一只手扶着筷子,一只手在枕头边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烟筒,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吐在里面。吐完了,又去吃粥。川嫦连忙将手按住了碗口,劝道:“娘,下去大家一块儿吃罢。一年一次的事,我们也团团圆圆的。况且今天还来了人。人家客客气气的,又不知道这里头的底细。爹有不是的地方,咱们过了今天再跟他说话!”左劝右劝,硬行替她梳头净脸,换了衣裳,郑夫人方才委委屈屈下楼来了,和云藩点头寒暄既毕,把儿子从桌子那面唤过来,坐在身边,摸索他道:“叫了章大哥没有?瞧你弄得这么黑眉乌眼,亏你怎么见人来着?上哪儿玩过了,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旧的棕毛毯。

这里端上了鱼翅。郑先生举目一看,阖家大小,到齐了,单单缺了姨太太所生的幼子。便问道:“小少爷呢?”赵妈举眼看着太太,道:“奶妈抱到衖堂里玩去了。”郑先生一拍桌子道:“混账!家里开饭了,怎不叫他们一声?平时不上桌子也罢了,过节吃团圆饭,总不能不上桌。去给我把奶妈叫回来!”郑夫人皱眉道:“今儿的菜油得厉害,叫我怎么下筷子?赵妈你去剥两只皮蛋来给我下酒。”赵妈答应了一声,却有些意意思思的,没动身。郑夫人叱道:“你聋是不是?叫你剥皮蛋!”赵妈慌忙去了。郑先生将小银杯重重在桌上一磕,洒了一手的酒,把后襟一撩,站起来往外走,亲自到

衖堂里去找孩子。他从后门才出去，奶妈却抱着孩子从前门进来了。川嫦便道："奶妈你端个凳子放在我背后，添一副碗筷来，随便喂他两口，应个景儿。不过是这么回事。"

送上碗筷来，郑夫人把饭碗接过来，夹了点菜放在上面，道："拿到厨房里吃去罢，我见了就生气。下流胚子——你再捧着他，脱不了还是个下流胚子。"

奶妈把孩子抱到厨下，恰巧遇着郑先生从后门进来，见这情形，不由得冲冲大怒，劈手抢过碗，哗琅琅摔得粉碎。那孩子眼见才要到嘴的食又飞了，哇哇大哭起来。郑先生便一叠连声叫买饼干去。

打杂的问道："还是照从前，买一块钱散装的？"郑先生点头。打杂的道："钱我先垫着？"郑先生点头道："快去快去。尽唠叨！"打杂的道："可要多买几块钱的，免得急着要的时候抓不着？"郑先生道："多买了，我们家里哪儿搁得住东西，下次要吃，照样还得现买。"郑夫人在里面听见了，便闹了起来道："你这是说谁？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郑先生在楼梯上冷笑道："你这种咒，赌它则甚？上吐下泻……知道你现在有人给他治了！"

章云藩听了这话，并不曾会过意思来，川嫦脸上却有些讪讪的。

一时撤下鱼翅，换上一味神仙鸭子。郑夫人替章云藩拣菜，一面心中烦恼，眼中落泪，说道："章先生，今天你见着我们家庭里这种情形，觉得很奇怪罢？我是不拿你当外人看待的，我倒也很愿意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川嫦给章先生拣点炒虾仁。你问川嫦，你问她，她知道她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哪一天不对她姐妹们说——我说：‘兰西，露西，沙丽，宝丽，你们要仔细啊！不要像你母亲，遇人不淑，再叫你母亲伤心，你母亲禁不起了啊！’从小我就对她们说：‘好好念书啊，一个女人，要能自立，遇着了不讲理的男人，还可以一走。’唉，不过章先生，这是普通的女人哪。我就不行，我这人情感太重，情感太重。我虽然没进过学堂，烹饪、缝纫这点自立的本领是有的。我一个人过，再苦些，总也能解决我自己的生活。”虽然郑夫人没进过学堂，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新名词。她道：“我就坏在情感丰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们给她爹作践死了。我想着，等两年，等孩子大些了，不怕叫人摆布死了，我再走，谁知道她们大了，底下又有了小的了。可怜做母亲的一辈子就这样牺牲掉了！”

她偏过身子让赵妈在背后上菜，道：“章先生趁热吃些蹄子。这些年的夫妻，你看他还是这样的待我。现在我可不怕他了！我对他说：‘不错，我是个可怜的女人，我身上有病，我是个没有能力的女人，尽着你压迫，可是我有我的女儿保护我！嗳，我女儿爱我，我女婿爱我！’”

川嫦心中本就不自在，又觉胸头饱闷，便揉着胸脯子道：“不知怎么的，心口绞得慌。”郑夫人道：“别吃了，喝口热茶罢。”川嫦道：“我到沙发上靠靠，舒服些。”便走到穹门那边的客厅里坐上。这边郑夫人悲悲切切倾心吐胆诉说个不完。云藩道：“伯母别尽自伤心了，身体禁不住。也要勉强吃点什么才好。”郑夫人拣了一匙子奶油菜花，尝了一尝，蹙着眉道：“太腻了，还是替我下碗面来罢。有蹄子，就是蹄子面罢。”一桌子人都吃完了，方才端上面来，郑夫人一头吃，一头说，面冷了，又叫拿去热，又嗔不替章先生倒茶。云藩忙道：“我有茶在客厅里，只要对点开水就行了。”趁势走到客厅里。

客厅里电灯上的瓷罩子让小孩子拿刀弄杖搠碎了一角,因此川嫦能够不开灯的时候总避免开灯。屋里暗沉沉的,但见川嫦扭着身子伏在沙发扶手上。蓬松的长发,背着灯光,边缘上飞着一重轻暖的金毛衣子,定着一双大眼睛,像云雾里似的,微微发亮。云藩笑道:"还有点不舒服吗?"川嫦坐正了笑道:"好多了。"云藩见她并不捻亮灯,心中纳罕。两人暗中相对,毕竟不便,只得抱着胳膊立在门洞子里射进的灯光里。川嫦正迎着光,他看清楚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姐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

她笑道:"章先生,你很少说话。"云藩笑道:"刚才我问你好了没有,再问下去,就像个医生了。我就怕人家三句不离本行。"川嫦笑了。赵妈提着乌黑的水壶进来冲水,川嫦便在高脚玻璃盆里抓了一把糖,放在云藩面前道:"吃糖。"郑家的房门向来是四通八达开着的,奶妈抱着孩子从前面踱了进来,就在沙发四周绕了两圈。郑夫人在隔壁房里吃面,便回过头来钉眼望着,向川嫦道:"别给他糖,引得他越发没规没矩,来了客就串来串去地讨人嫌!"

奶妈站不住脚,只得把孩子抱到后面去,走过餐室,郑夫人见那孩子一只手捏着满满一把小饼干,嘴里却啃着梨,便叫了起来道:"是谁给他的梨?楼上那一篮子梨是姑太太家里的节礼,我还要拿它送人呢!动不得的。谁给他拿的?"下人们不敢答应。郑夫人放下筷子,一路问上楼去。

这里川嫦搭讪着站起来,云藩以为她去开电灯,她却去开了无线电。因为没有适当的茶几,无线电机是搁在地板上的。川嫦蹲在地上扭动收音机的扑落,云藩便跟了过去,坐在近边的一张沙发

上,笑道:“我顶喜欢无线电的光。这点儿光总是跟音乐在一起的。”川嫦把无线电转得轻轻的,轻轻地道:“我别的没有什么理想,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开着无线电睡觉。”云藩笑道:“那仿佛是很容易。”川嫦笑道:“在我们家里就办不到。谁都不用想一个人享点清福。”云藩道:“那也许。家里的人,免不了总要乱一点。”川嫦很快地溜了他一眼,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道:“我爹其实不过是小孩子脾气。我娘也有她为难的地方。其实我们家也还真亏了我娘,就是她身体不行,照应不过来。”云藩听她无缘无故替她父母辩护着,就仿佛他对他们表示不满似的;自己回味方才的话,并没有这层意思。两人一时都沉默起来。

忽然听见后门口有人喊叫:“大小姐大姑爷回来了!”川嫦似乎也觉得客堂里没有点灯,有点不合适,站起来开灯。那电灯开关恰巧在云藩的椅子背后,她立在他紧跟前,不过一刹那的工夫,她长袍的下摆罩在他脚背上,随即就移开了。她这件旗袍制得特别的长,早已不入时了,都是因为云藩向她姐姐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他到现在方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想,脚背上仿佛老是蠕蠕啰啰飘着她的旗袍角。

她这件衣服,想必是旧的,既长,又不合身,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川嫦迎了出去,她姐姐、姐夫抱着三岁的女儿走进来,和云藩招呼过了。那一年秋暑,阴历八月了,她姐夫还穿着花绸香港衫。川嫦笑道:“大姐夫越来越漂亮了。”她姐姐笑道:“可不是,我说他

瞧着年轻了二十五岁!”她姐夫笑着牵了孩子的手去打她。

她姐姐泉娟说话说个不断,像挑着铜匠担子,担子上挂着喋嗒喋嗒的铁片,走到哪儿都带着她自己单调的热闹。云藩自己用不着开口,不至于担心说错了话,可同时又愿意多听川嫦说两句话,没机会听到,很有点失望。川嫦也有类似的感觉。

她弟弟走来与大姐拜节。泉娟笑道:“你们今儿吃了什么好东西? 替我留下了没有?”她弟弟道:“你放心,并没有瞒着你吃什么好的,虾仁里吃出一粒钉来。”泉娟忙叫他禁声道:“别让章先生听见了,人家讲究卫生,回头疑神疑鬼的,该肚子疼了。”她弟弟笑道:“不要紧,大姐夫不也是讲究卫生吗? 从前他也不嫌我们厨子不好,天天来吃饭,把大姐骗了去了,这才不来了,请他也请不到了。”泉娟笑道:“他这张嘴! 都是娘惯的他!”

川嫦因这话太露骨了,早红了脸,又不便当着人向弟弟发作。云藩忙打岔道:“今儿去跳舞不去?”泉娟道:“太晚了罢?”云藩道:“大节下的,晚一点也没关系。”川嫦笑道:“章先生今天这么高兴。”

她几番拿话试探,觉得他虽非特别高兴,却也没有半点不高兴。可见他对于她的家庭,一切都可以容忍。知道了这一点,心里就踏实了。

当天姐姐、姐夫陪着他们出去跳舞,夜深回来,临上床的时候,川嫦回想到方才,从舞场里出来,走了一截子路去叫汽车,四个人挨得紧紧的挽着手并排走,他的胳膊恰巧抵在她胸脯子上。他们虽然一起跳过舞,没有比这样再接近了。想到这里就红了脸,决定下次出去的时候穿双高的高跟鞋,并肩走的时候可以和他高度相仿。可是那样也不对……怎么着也不对,而且,这一点接触算什么? 下次他们单独地出去,如果他要吻她呢? 太早了罢,统共认识

了没多久,以后要让他看轻的。可是到底,家里已经默认了……

她脸上发烧,久久没有退烧。第二天约好了一同出去的,她病倒了,就没去成。

病了一个多月,郑先生郑夫人顾不得避嫌疑了,请章云藩给诊断了一下。川嫦自幼身体健壮,从来不生病,没有在医生面前脱衣服的习惯。对于她,脱衣服就是体格检查。她瘦得肋骨胯高高突了起来。他该怎么想?他未来的妻太使他失望了罢?

当然他脸上毫无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悦——一般医生的典型临床态度——笑嘻嘻说:"耐心保养着,要紧是不要紧的……今天觉得怎么样?过两天可以吃橘子水了。"她讨厌他这一套,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个病人。

病人也有几等几样的。在奢丽的卧室里,下着帘子,蓬着鬈发,轻绢睡衣上加着白兔皮沿边的,床上披披的锦缎睡袄,现在林黛玉也有她独特的风韵。川嫦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着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那病人的气……

她不大乐意章医生。她觉得他仿佛是乘她没打扮的时候冷不防来看她似的。穿得比平时破烂的人们,见了客,总比平时无礼些。

川嫦病得不耐烦了,几次想爬起来,撑撑不也就撑过去了?郑夫人阻挡不住,只得告诉了她:章医生说她生的是肺病。

章云藩天天来看她,免费为她打空气针。每逢他的手轻轻地按到她胸肋上,微凉的科学的手指,她便侧过头去凝视窗外的蓝天。从前一直憧憬着的接触……是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可是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是这样。

她眼睛上蒙着水的壳。她睁大了眼睛,一眨也不眨,怕它破,

对着他哭，成什么样子？他很体谅，打完了针总问一声："痛得很？"她点点头，借此，眼泪就扑地落下来了。

她的肉体在他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格子上贴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了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川嫦知道云藩比她大七八岁，他家里父母屡次督促他及早娶亲。

她的不安，他也看出来了。有一次，打完了针，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她以为他已经走了，却听见桌上叮当作响，是他把药瓶与玻璃杯挪了一挪。静了半晌，他牵牵她颈项后面绒毯，塞得紧些，低低地道："我总是等着你的。"这是半年之后的事。

她没做声。她把手伸到枕头套里面去，枕头套与被窝之间露出一截子手腕。她知道他会干涉的，她希望他会握着她的手送进被里，果然，他说："快别把手露在外面。要冻着了。"她不动。因为她躺在床上，他分外地要避嫌疑，只得像哄孩子地笑道："快，快把手收进去，听话些，好得快些。"她自动地缩进了手。

有一程子她精神好了些，落后又坏了。病了两年，成了骨痨。她影影绰绰地仿佛知道云藩另有了人。郑先生郑夫人和泉娟商议道："索性告诉她，让她死了这条心也罢了。这样疑疑惑惑，反而添了病。"便老实和她说："云藩有了个女朋友，叫余美增，是个看护。"川嫦道："你们看见过她没有？"泉娟道："跟她一桌打过了两次麻将。"川嫦道："怎么也没听见你提起呢？"泉娟道："当时又不知道她是谁，所以也没想起来告诉你。"川嫦自觉热气上升，手心烧得难受，塞在枕头套里冰着它。他说过："我总是等着你的。"言犹在耳，可是也怨不得人家，等了她快两年了，现在大约断定了她这病是无望了。

无望了。以后预期着还有十年的美，十年的风头，二十年的荣华富贵，难道就此完了么？

郑夫人道："干吗把手搠在枕头套里？"川嫦道："找我的一条手绢子。"说了她又懊悔，别让人家以为她找了手绢子来擦眼泪。郑夫人倒是体贴，并不追问，只弯下腰去拍了拍她，柔声道："怎么枕头套上的钮子也没有扣好？"川嫦笑道："睡着没事做，就欢喜把它一个个剥开来又扣上。"说着，便去扣那些揿钮。扣了一半，紧紧揿住枕衣，把揿钮的小尖头子狠命往手掌心里揿，要把手心钉穿了，才泄她心头之恨。

川嫦屡次表示，想见见那位余美增小姐。郑夫人对女儿这头亲事，惋惜之余，也有同样的好奇心，因教泉娟邀了章医生余小姐来打牌。这余美增是个小圆脸，窄眉细眼，五短身材，穿一件薄薄的黑呢大衣，襟上扣着小铁船的别针，显得寒素。入局之前她伴了章医生一同上楼探病。川嫦见这人容貌平常，第一个不可理喻的感觉便是放心。第二个感觉便是嗔怪她的情人如此没有眼光，曾经沧海难为水，怎么选了这么一个次等角色，对于前头的人是一种侮辱。第三个也是最强的感觉是愤懑不平，因为她爱他，她认为惟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方才配得上他。余美增既不够资格，又还不知足，当着人故意撇着嘴和他闹别扭，得空便横他一眼。美增的口头禅是："云藩这人就是这样！"仿佛他有许多可挑剔之处。川嫦听在耳中，又惊又气。她心里的云藩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

是的，她单知道云藩的好处，云藩的缺点要等旁的女人和他结婚之后慢慢地去发现了，可是，不能是这么一个女人……

然而这余美增究竟也有她的可取之点。她脱了大衣，隆冬天气，她里面只穿了一件光胳膊的绸夹袍，红黄紫绿，周身都是烂醉

的颜色。川嫦虽然许久没出门，也猜着一定是最流行的衣料。穿得那么单薄，余美增没有一点寒缩的神气。她很胖，可是胖得曲折紧张。

相形之下，川嫦更觉自惭形秽。余美增见了她又有什么感想呢？章医生和这肺病患者的关系，想必美增也有所风闻。她也要怪她的情人太没有眼光罢？

川嫦早虑到了这一点，把她前年拍的一张照片预先叫人找了出来压在方桌的玻璃下。美增果然弯下腰去打量了半日。她并没有问："这是谁？"她看了又看。如果是有名的照相馆拍的，一定有英文字凸印在图的下端，可是没有。她含笑问道："在哪儿照的？"川嫦道："就在附近的一家。"美增道："小照相馆拍照，一来就把人照得像个囚犯。就是这点不好。"川嫦一时对答不上来。美增又道："可是郑小姐，你真上照。"意思是说：照片虽难看，比本人还胜三分。

美增云藩去后，大家都觉得有安慰川嫦的必要。连郑先生，为了怕传染，从来不大到他女儿屋里来的，也上楼来了。他浓浓喷着雪茄烟，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幕。川嫦有心做出不介意的神气，反倒把话题引到余美增身上。众人评头品足，泉娟说："长得也不见得好。"郑夫人道："我就不赞成她那副派头。"郑先生认为她们这是过于露骨的妒忌，便故意地笑道："我说人家相当的漂亮。"川嫦笑道："对了，爹喜欢那一路的身个子。"泉娟道："爹喜欢人胖。"郑先生笑道："不怪章云藩要看中一个胖些的，他看病人实在看腻了！"川嫦笑道："爹就是轻嘴薄舌的！"

郑夫人后来回到自己屋里，叹道："可怜她还撑着不露出来——这孩子要强！"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

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

泉娟将一张药方递过来道：“刚才云藩开了个方子，这种药他诊所里没有，叫派人到各大药房去买买试试。”郑夫人向郑先生道：“先把钱交给打杂的，明儿一早叫他买去。”郑先生睁眼诧异道：“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你该有数呀。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郑夫人听不得股票这句话，早把脸急白了，道：“你胡说些什么？”郑先生道：“你的钱你爱怎么使就怎么使。我花钱可得花个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你有钱你给她买去。”

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左思右想，惟有托云藩设法。当晚趁着川嫦半夜里服药的时候便将这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川嫦，又道：“云藩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自从你得了病，哪一样不是他一手包办，现在他有了朋友，若是就此不管了，岂不教人说闲话，倒好像他从前全是一片私心。单看在这份上，他也不能不敷衍我们一次。”

川嫦听了此话，如同万箭攒心，想到今天余美增曾经说过：“郑小姐闷得很罢？以后我每天下了班来陪你谈谈，搭章医生的车一块儿来，好不好？”那分明是存心监督的意思。多了个余美增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还要不识相，死活纠缠着云藩，要这个，要那个，叫他为难。太丢了人。一定要她父母拿出钱来呢，她这病已是治不好的了，难怪他们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这两年来，种种地方已经难

为了他们。

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

这花花世界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东西,大菜单上的,时装样本上的;最艺术化的房间,里面空无所有,只有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地毯与五颜六色的软垫;还有小孩——呵,当然,小孩她是要的,包在毛绒衣,兔子耳朵小帽里面的西式小孩,像耶诞卡上印的,哭的时候可以叫奶妈抱出去。

川嫦自己也是这许多可爱的东西之一;人家要她,她便得到她所要的东西。这一切她久已视作她名下的遗产。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她不存在,这些也就不存在。

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是个无关紧要的普通的女孩子,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

早上趁着爹娘没起床,赵妈上庙烧香去了,厨子在买菜,家下只有一个新来的李妈,什么都不懂,她叫李妈背她下楼去,给她雇一部黄包车。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

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一宿。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

从前川嫦出去,因为太忙着被注意,从来不大有机会注意到身

外的一切。没想到今日之下这不碍事的习惯给了她这么多的痛苦。

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她所要的死是诗意的、动人的死，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她记起了同学的纪念册上时常发现的两句诗："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并不是缺乏同情；秦雪梅吊孝，小和尚哭灵，小寡妇上坟，都不难使人同声一哭。只要是戏剧化的、虚假的悲哀，他们都能接受。可是真遇着上了一身病痛的人，他们只睁大了眼睛说："这女人瘦来！怕来！"

郑家走失了病人，分头寻觅，打电话到轮渡公司、外滩公园、各大旅馆、各大公司，乱了一天。傍晚时分，川嫦回来了，在阖家电气的寂静中上了楼。她一下黄包车便有家里两个女佣上前搀着，可是两个佣人都有点身不由主似的，仿佛她是"科学灵乩"里的"碟仙"，自己会嗤嗤移动的。郑夫人立在楼梯口倒发了一会愣，方才跟进房来，待要盘诘责骂，川嫦靠在枕头上，面带着心虚的惨白的微笑，梳理她的直了的鬈发，将汗湿的头发编成两根小辫。郑夫人忍不住道："累成这个样子，还不歇歇？上哪儿去了一天？"川嫦把手一松，两股辫发蠕蠕扭动着，缓缓地自己分开了。她在枕上别过脸去，合上眼睛，面白如纸，但是可以看见她的眼皮在那里跳动，仿佛纸窗里面漏进风去吹颤的烛火。郑夫人慌问："怎么了？"赶过去坐在床头，先挪开了被窝上搁着的一把镜子，想必是川嫦先照着镜子梳头，后来又拿不动，放下了。现在川嫦却又伸过手来握住郑夫人捏着镜子的手，连手连镜子都拖过来压在她自己身上，镜面朝下。郑夫人凑近些又问："怎么了？"川嫦突然搂住她母亲，呜呜哭起来道："娘，我怎么会……会变得这么难看了呢？我……我怎么

会……"她母亲也哭了。

可是有时候川嫦也很乐观,逢到天气好的时候,枕衣新在太阳里晒过,枕头上留有太阳的气味,窗外的天,永远从同一角度看着,永远是那样瓷青的一块,非常平静,仿佛这一天早已过去了。那淡青的窗户成了病榻旁的古玩摆设。衖堂里叮叮的脚踏车铃响,学童彼此连名带姓呼唤着,在水门汀上金鸡独立一跳一跳"造房子";看不见的许多小孩的喧笑之声,便像瓷盆里种的兰花的种子,深深在泥底下。川嫦心里静静地充满了希望。

郑夫人在衖堂口发现了一家小鞋店,比众特别便宜,因替阖家大小每人买了两双鞋。川嫦虽然整年不下床,也为她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那就"正好一脚"。但是川嫦说:"等这次再胖起来,可再也不想减轻体重了!要它瘦容易,要想加个一磅两磅原来有这么难的哟!想起从前那时候怕胖。怕胖,扣着吃,吃点胡萝卜同花旗橘子——什么都不敢吃——真是呵……"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

她死在三星期后。

红玫瑰与白玫瑰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的，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

他是正途出身，出洋得了学位，并在工厂实习过，非但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他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位置。他太太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一个女儿才九岁，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事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一般

富贵闲人与文艺青年前进青年虽然笑他俗，却都不嫌他，因为他的俗气是外国式的俗气。他个子不高，但是身手矫捷。晦暗的酱黄脸，戴着黑边眼镜，眉眼五官的详情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但那模样是屹然；说话，如果不是笑话的时候，也是断然。爽快到极点，仿佛他这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的，即使没有看准他的眼睛是诚恳的，就连他的眼镜也可以作为信物。

振保出身寒微，如果不是他自己争取自由，怕就要去学生意、做店伙，一辈子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照现在，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人，不论在环境上、思想上。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振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而且笔酣墨饱，窗明几净，只等他落笔。

那空白上也有淡淡的人影子打了底子的，像有一种精致的仿古信笺，白纸上印出微凸的粉紫古装人像——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

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

振保学的是纺织工程，在爱丁堡进学校。苦学生在外国是看不到什么的，振保回忆中的英国只限于地底电车、白煮卷心菜、空白的雾、饿、馋。像歌剧那样的东西，他还是回国之后才见识了上海的俄国歌剧团。只有某一年的暑假里，他多下了几个钱，匀出点时间来到欧洲大陆旅行了一次。道经巴黎，他未尝不想看看巴黎的人有多坏，可是没有熟悉内幕的朋友领导——这样的朋友他结交不起，他不愿意结交——自己闯了去呢，又怕被欺负，花钱超过预算之外。

在巴黎这一天的傍晚，他没事可做，提早吃了晚饭，他的寓所

在一条僻静的街上，他步行回寓，心里想着："人家都当我到过巴黎了。"未免有些怅然。街灯已经亮了，可是太阳还在头上，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那方形的水门汀建筑的房顶下，再往下掉，往下掉！房顶上仿佛雪白地蚀去了一块。振保一路行来，只觉得荒凉。不知谁家宅第里有人用一只手指在那里弹钢琴，一个字一个字揿下去，迟慢地，弹出耶诞节赞美诗的调子，弹了一支又一支。耶诞夜的耶诞诗自有它的欢愉的气氛，可是在这暑天的下午，在静静晒满了太阳的长街上，太不是时候了，就像是乱梦颠倒，无聊得可笑。振保不知道为什么，竟不能忍耐这一曲指头弹出的琴声。

他加紧了步伐往前走，裤袋里的一只手，手心在出汗。他走得快了，前面的一个黑衣妇人倒把脚步放慢了，略略偏过头来瞟了他一眼。她在黑蕾丝纱底下穿着红衬裙。他喜欢红色的内衣。没想到这地方也有这等女人，也有小旅馆。

多年后，振保向朋友们追述到这一桩往事，总是带着点愉快的哀感打趣着自己，说："到巴黎之前还是个童男子呢！该去凭吊一番。"回想起来应当是很浪漫的事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浪漫的一部分他倒记不清了，单拣那恼人的部分来记得。外国人身上往往比中国人多着点气味，这女人自己老是不放心，他看见她有意无意抬起手臂来，偏过头去闻了一闻。衣服上、胳肢窝里喷了香水，贱价的香水与狐臭与汗酸气混和了，是使人不能忘记的异味。然而他最讨厌的还是她的不放心。脱了衣服，单穿件衬裙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她把一只手高高撑在门上，歪着头向他笑，他知道她又下意识地闻了闻自己。

这样的一个女人，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和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

还有一点细节是他不能忘记的。她重新穿上衣服的时候，从头上套下去，套了一半，衣裳散乱地堆在两肩，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稍微停了一停。这一刹那之间他在镜子里看见她，她有很多的蓬松的黄头发，头发紧紧绷在衣裳里面，单露出一张瘦长的脸，眼睛是蓝的罢，但那点蓝都蓝到眼下的青晕里去了，眼珠子本身变了透明的玻璃球。那是个森冷的、男人的脸，古代的兵士的脸。振保的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

出来的时候，街上还有太阳，树影子斜斜卧在太阳影子里。这也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

嫖，不怕嫖得下流、随便、肮脏黯败。越是下等的地方越有点乡土气息，可是不像这样。振保后来每次觉得自己嫖得精刮上算的时候便想起当年在巴黎，第一次，有多么傻。现在他是他的世界里的主人。

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

振保在英国住久了，课余东奔西跑找了些小事做着，在工厂实习又可以拿津贴，用度宽裕了些，因也结识了几个女朋友。他是正经人，将正经女人与娼妓分得很清楚。可是他同时又是个忙人，谈恋爱的时间有限，因此自然而然地喜欢比较爽快的对象。爱丁堡的中国女人本就寥寥可数，内地来的两个女同学，他嫌过于矜持做作，教会派的又太教会派了。现在的教会毕竟是较近人情了，很有些漂亮人物点缀其间，可是前十年的教会里，那些有爱心的信徒们往往是不怎么可爱的。活泼的还是几个华侨。若是杂种人，那比华侨更大方了。

振保认识了一个名叫玫瑰的姑娘，因为这初恋，所以他把以后

的两个女人都比作玫瑰。这玫瑰的父亲是体面的英国商人，在南中国多年，因为一时的感情作用，娶了个广东女子为妻，带了她回国。现在那太太大约还在那里，可是似有如无，等闲不出来应酬。玫瑰进的是英国学校，就为了她是不完全的英国人，她比任何英国人还要英国化。英国的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玫瑰是不是爱上了他，振保看不大出来，他自己是有点着迷了。两人都是喜欢快的人，礼拜六晚上，一晚跑几个舞场。不跳舞的时候，坐着说话，她总像是心不在焉，用几根火柴棒设法顶起一只玻璃杯，要他帮忙支持着。玫瑰就是这样，顽皮的时候，脸上有一种端凝的表情。她家里养着一只芙蓉鸟，鸟一叫她总算它是叫她，疾忙答应一声："啊，鸟儿？"踮着脚背着手，仰脸望着鸟笼。她那棕黄色的脸，因为是长圆形的，很像大人样，可是这时候显得很稚气。大眼睛望着笼中鸟，眼睁睁的，眼白发蓝，仿佛是望到极深的蓝天里去。

也许她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不过因为年轻的缘故，有点什么地方使人不能懂得。也像那只鸟，叫这么一声，也不是叫哪个人，也没叫出什么来。

她的短裙子在膝盖上面就完了，露出一双轻巧的腿，精致得像橱窗里的木腿，皮色也像刨光油过的木头，头发剪得极短。脑后剃出一个小小的尖子。没有头发护着脖子，没有袖子护着手臂，她是个口没遮拦的人，谁都可以在她身上捞一把。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便，振保就觉得她有点疯疯傻傻的，这样的女人之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

有天晚上他开着车送她回家去。他常常这样送她回家，可是

这次似乎有些不同，因为他就快离开英国了，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说，早就该说了，可是他没有。她家住在城外很远的地方。深夜的汽车道上，微黑白色，轻轻拍在脸上像个毛毛的粉扑子。车里的谈话也是轻飘飘的，标准英国式的，有一下没一下。玫瑰知道她已经失去他了。由于一种绝望的执拗，她从心里热出来。快到家的时候，她说："就在这里停下罢。我不愿意让家里人看见我们说再会。"振保笑道："当着他们的面，我一样地会吻你。"一面说，一面就伸过手臂去兜住她的肩膀，她把脸磕在他身上，车子一路开过去，开过她家门口几十码，方才停下了。振保把手伸到她的丝绒大衣底下去搂着她，隔着酸凉的水钻，银脆的绢花，许许多多玲珑累赘的东西，她的年轻的身子仿佛从衣服里蹦了出来。振保吻她，她眼泪流了一脸，是他哭了还是她哭了，两人都不明白。车窗外还是那不着边际的轻风湿雾，虚飘飘叫人浑身气力没处用，只有用在拥抱上。玫瑰紧紧吊在他颈项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嵌在他身上。振保心里也乱了主意。他做梦也没想到玫瑰爱他到这程度，他要怎样就怎样。可是……这是绝对不行的。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这种事不是他做的。

玫瑰的身子从衣服里蹦出来，蹦到他身上，但是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他的自制力，他过后也觉得惊讶。他竟硬着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去了。临别的时候，他捧着她的湿濡的脸，捧着呼呼的鼻息，眼泪水与闪动的睫毛，睫毛在他手掌心里扑动像个小飞虫。以后他常常拿这件事来激励自己："在那种情形下都管得住自己，现在就管不住了吗？"

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

这件事他不大告诉人，但是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是出去了。

因为成绩优越，毕业之前他已经接了英商鸿益染织厂的聘书，一回上海便去就职。他家住在江湾，离事务所太远了，起初他借住在熟人家里，后来他弟弟佟笃保读完了初中，振保设法把他带出来，给他补书，要考鸿益染织厂附设的专门学校，两人一同耽搁在朋友家，似有不便。恰巧振保有个老同学名唤王士洪的，早两年回国，住在福开森路一家公寓里，有一间多余的房子，振保和他商量着，连家具一同租了下来。搬进去这天，振保下了班，已经黄昏时候，忙忙碌碌和弟弟押着苦力们将箱笼抬了进去。王士洪立在门首叉腰看着，内室走出一个女人来，正在洗头发，堆着一头的肥皂沫子，高高砌出云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鬈。她双手托住了头发，向士洪说道："趁挑夫在这里，叫他们把东西一样样布置好了罢。要我们大司务帮忙，可是千难万难，全得趁他的高兴。"王士洪道："我替你们介绍，这是振保，这是笃保，这是我的太太。还没见过面罢？"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衣上揩了一揩。溅了点肥皂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

王太太一闪身又回到里间去了，振保指挥工人移挪床柜，心中只有不安，老觉得有个小嘴吮着他的手。他搭讪着走到浴室里去洗手，想到王士洪这太太，听说是新加坡的华侨，在伦敦读书的时候也是个交际花。当时和王士洪在伦敦结婚，振保因为忙，没有赶

去观礼。闻名不如见面，她那肥皂塑就的白头发底下的脸是金棕色的，皮肉紧致，绷得油光水滑，把眼睛像伶人似的吊了起来。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世人只说宽袍大袖的古装不宜于曲线美，振保现在方才知道这话是然而不然。他开着自来水龙头，水不甚热，可是楼底下的锅炉一定在烧着，微温的水里就像有一根热的芯子。龙头里挂下一股水一扭一扭流下来，一寸寸都是活的。振保也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王士洪听见他在浴室里放水放个不停，走过来说道："你要洗澡么？这边的水再放也放不出热的来，热水管子安得不对，这公寓就是这点不好。你要洗还是到我们那边洗去。"振保连声道："不用，不用。你太太不是在洗头发么？"士洪道："这会子也该洗完了，我去看看。"振保道："不必了，不必了。"士洪走去向他太太说了，他太太道："我这就好了。你叫阿妈来给他放水。"少顷，王士洪招呼振保带了浴巾、肥皂、替换的衣裳来到这边的浴室里，王太太还在那里对着镜子理头发，头发烫得极其鬈曲梳起来很费劲，大把大把撕将下来。屋子里水汽蒸腾，因把窗子大开着，夜风吹进来，地下的头发成团飘逐如同鬼影子。

振保抱着毛巾立在门外，看着浴室里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满地滚的乱头发，心里烦恼着。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这里的一个已经做了太太，而且是朋友的太太，至少没有危险了，然而……看她的头发！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她，牵牵绊绊的。

士洪夫妻两个在浴室里说话，浴缸里哗哗放着水，听不清楚。水放满了一盆，两人出来了。让振保进去洗澡。振保洗完了澡，蹲

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捡了起来，集成一股儿。烫过的头发，梢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进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热燥。这样的举动毕竟是太可笑了，他又把头发取了出来，轻轻抛入痰盂。

他携着肥皂毛巾回到自己屋里去，他弟弟笃保正在开箱子理东西，向他说道："这里从前的房客不知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椅套子下，地毯下，烧的净是香烟洞！你看桌下的迹子，擦不掉的。将来王先生不会怪我们的罢？"振保道："那当然不会，他们自己心里有数。而且我们多年的老同学了，谁像你这么小气？"因笑了起来。笃保沉吟片刻，又道："从前那个房客，你认识么？"振保道："好像姓孙，也是从英国回来的，在大学里教书。你问他做什么？"笃保未开口，先笑了一笑，说道："刚才你不在这儿，他们的大司务同阿妈进来替我们挂窗帘，我听见他们叽咕着说什么'不知道待得长待不长'，又说从前那个，王先生一定要撵他走。本来王先生要到新加坡去做生意，早就该走了，就为了这桩事，不放心，非得待他走他才走，两人迸了两个月。"振保慌忙喝止道："你信他们胡说！住在人家家里，第一不能同他们佣人议论东家，这是非就大了！"笃保不言语了。

须臾，阿妈进来请吃饭，振保兄弟一同出来。王家的饭菜是带点南洋风味的，中菜西吃，主要的是一味咖喱羊肉。王太太自己面前却只有薄薄的一片烘面包，一片火腿，还把肥的部分切下了分给她丈夫。振保笑道："怎么王太太饭量这么小？"士洪道："她怕胖。"振保露出诧异的神气，道："王太太这样正好呀，一点儿也不胖。"王太太笑道："新近减少了五磅，瘦多了。"士洪笑着伸过手拧了拧她的面颊："瘦多了？这是什么？"他太太瞅了他一眼道："这是我去年

吃的羊肉。”这一说,大家全都哈哈笑了起来。

振保兄弟和她初次见面,她做主人的并不曾换件衣服下桌子吃饭,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头上头发没有干透,胡乱缠了一条白毛巾,毛巾底下间或滴下水来,亮晶晶缀在眉心。她这不拘束的程度,非但一向在乡间的笃保深以为异,便是振保也觉稀罕。席上她问长问短,十分周到,虽然看得出来她是个不善于治家的人,应酬功夫是好的。

士洪向振保道:“前些时没来得及同你说,明儿我就要出门了,有点事要到新加坡去一趟。好在现在你们搬了进来了,凡事也有个照应。”振保笑道:“王太太这么个能干人,她照应我们,还差不多,哪儿轮得到我们来照应她?”士洪笑道:“你别看她叽哩喳啦的——什么事都不懂,到中国来了三年了,还是过不惯,话都说不上来。”王太太微笑着,并不和他辩驳,自顾自唤阿妈取过碗橱上那瓶药来,倒出一匙子吃了。振保看见匙子里那白漆似的厚重的液汁,不觉皱眉道:“这是钙乳么?我也吃过的,好难吃。”王太太灌下一匙子,半晌说不出话来,吞了口水,方道:“就像喝墙似的!”振保又笑了起来道:“王太太说话,一句是一句,真有劲道!”

王太太道:“佟先生,别尽自叫我王太太。”说着,立起身来,走到靠窗一张书桌跟前去。振保想了一想道:“的确王太太这三个字,似乎太缺乏个性了。”王太太坐在书桌跟前,仿佛在那里写些什么东西,士洪跟了过去,手撑在肩上,弯腰问道:“好好的又吃什么药?”王太太只顾写,并不回头,答道:“火气上来了,脸上生了个疙瘩。”士洪把脸凑下去道:“在哪里?”王太太轻轻地往旁边让,又是皱眉,又是笑,警告地说道:“嗳,嗳,嗳。”笃保是旧家庭里长大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夫妻,坐不住,只做观看风景,推开玻璃门,走到

阳台上去了。振保相当镇定地削他的苹果，王太太却又走了过来，把一张纸条子送到他跟前，笑道：“哪，我也有个名字。”士洪笑道：“你那一手中国字，不拿出来也罢，叫人家见笑。”振保一看，纸上歪歪斜斜写着“王娇蕊”三个字，越写越大，一个“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个字，不觉噗哧一笑。士洪拍手道：“我说人家要笑，你瞧，你瞧！”振保忍住笑道：“不，不，真是漂亮的名字！”士洪道：“他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是欠大方。”

娇蕊鼓着嘴，一手抓起那张纸，团成一团，翻身便走，像是赌气的样子。然而她出去不到半分钟，又进来了，手里捧着个开了盖的玻璃瓶，里面是糖核桃，她一路走着，已是吃了起来，又让振保笃保吃。士洪笑道：“这又不怕胖了！”振保笑道：“这倒是真的，吃多了糖，最容易发胖。”士洪笑道：“你不知道他们华侨——”才说了一半，被娇蕊打了一下道：“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士洪继续说下去道：“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跟外国人学会了怕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动不动就吃泻药，糖还是舍不得不吃的。你问她！你问她为什么吃这个，她一定是说，这两天有点小咳嗽，冰糖核桃，治咳嗽最灵。”振保笑道：“的确这是中国人的老脾气，爱吃什么，就是什么最灵。”娇蕊拈一颗核桃仁放在上下牙之间，把小指点住了他，说道：“你别说——这话也有点道理的。”

振保当着她醉了，总好像吃酒怕要失仪似的，搭讪着便也踱到阳台上来。冷风一吹，越发疑心刚才是不是有点红头涨脸的，他心里着实烦恼。才同玫瑰永诀了，她又借尸还魂，而且做了人家的妻。而且这女人比玫瑰更有程度了，她在那间房里，就仿佛满房都是朱粉壁画，左一个右一个画着半裸的她。怎么会净碰见这一类

的女人呢？难道要怪他自己，到处一触即发？不罢？纯粹中国人里面这一路的人究竟少。他是因为刚回国，所以一混又混在半中半西的社交圈里。在外国的时候，但凡遇见一个中国人便是“他乡遇故知”。在家乡再遇见他乡的故知，一回熟、两回生，渐渐地也就疏远了——可是这王娇蕊，士洪娶了她不也弄得很好么？当然王士洪，人家老子有钱，不像他全靠自己往前闯，这样的女人是个拖累。况且他不像王士洪那么好性儿，由着女人不规矩。若是成天同她吵吵闹闹呢，也不是个事，把男人的志气都磨尽了。当然……也是因为王士洪制不住她的缘故，不然她也不致这样……振保抱着胳膊伏在栏杆上，楼下一辆煌煌点着灯的电车停在门首，许多人上去下来，一车的灯，又开走了。街上静荡荡只剩下公寓下层牛肉庄的灯光。风吹着的两片落叶踏啦踏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振保并没有分明地这样想着，只觉得一阵凄惶。

士洪夫妇一路说着话，也走到阳台上来。士洪向他太太道：“你头发干了么？吹了风，更要咳嗽了。”娇蕊解下头上的毛巾，把头发抖了一抖道：“没关系。”振保猜他们夫妻离别在即，想必有些体己话要说，故意握住嘴打了个呵欠道：“我们先去睡了。笃保明天还得起个大早到学校里拿章程去。”士洪说：“我明天下午走，大约见不到你了。”两人握手说了再会，振保笃保自回房去。

次日振保下班回来，一揿铃，娇蕊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筒替他开门。穿堂里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但见衣架子上少了士洪的帽子与大衣，衣架底下搁着的一只皮箱也没有了，想是业已动身。振保脱

了大衣挂在架上，耳听得那厢娇蕊拨了电话号码，说道："请孙先生听电话。"振保便留了个心。又听娇蕊问道："是悌米么？……不，我今天不出去，在家里等一个男朋友。"说着，格格笑将起来，又道："他是谁？不告诉你。凭什么要告诉你？……哦，你不感兴趣么？你对你自己不感兴趣么……反正我五点钟等他吃茶，专等他，你可别闯了来。"

振保不待她说完，早走到屋里去，他弟弟不在屋里，浴室里也没有人。他找到阳台上来，娇蕊却从客室里迎了出来道："笃保丢下了话，叫我告诉你，他出去看看有些书可能在旧书摊上买到。"振保谢了她，看了她一眼。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她道："进来吃杯茶么？"一面说，一面回身走到客室里去，在桌子旁边坐下，执着茶壶倒茶，桌上齐齐整整放着两份杯盘。碟子里盛着酥油饼干与烘面包，振保立在玻璃门口笑道："待会儿有客人来罢？"娇蕊道："咱们不等他了，先吃起来罢。"振保踌躇了一会，始终揣摩不出她是甚么意思，姑且陪她坐下来了。

娇蕊问道："要牛奶么？"振保道："我都随便。"娇蕊道："哦，对了，你喜欢喝清茶，在外国这些年，老是想吃没得吃，昨儿个你说的。"振保笑道："你的记性真好。"娇蕊起身揿铃，微微瞟了他一眼道："不，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记性最坏。"振保心里怦的一跳，不由得有些恍恍惚惚的。阿妈进来了，娇蕊吩咐道："泡两杯清茶来。"

振保笑道："顺便叫她带一份茶杯同盘子来罢，待会儿客人来了又得添上。"娇蕊瞅了他一下，笑道："什么客人，你这样记挂他？阿妈，你给我拿支笔来，还要张纸。"她飕飕地写了个便条，推过去让振保看，上面是很简洁的两句话："亲爱的悌米，今天对不起得很，我有点事，出去了。娇蕊。"她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交给阿妈道："一会儿孙先生来了，你把这个给他，就说我不在家。"

阿妈出去了，振保吃着饼干，笑道："我真不懂你了，何苦来呢？约了人家来，又让人白跑一趟。"娇蕊身子往前探着，聚精会神考虑着盘里的什锦饼干，挑来挑去没有一块中意的，答道："约的时候，并没打算让他白跑。"振保道："哦？临时决定的吗？"娇蕊笑道："你没听见过这句话么？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

阿妈送了绿茶进来，茶叶满满地浮在水面上，振保双手捧着玻璃杯，只是喝不进嘴去。他两眼望着茶，心里却研究出一个缘故来了。娇蕊背着她丈夫和那姓孙的藕断丝连，分明是嫌他在旁碍眼，所以今天有意地向他特别表示好感，把他吊上了手，便堵住了他的嘴；其实振保绝对没那心肠去管他们的闲事。莫说他和王士洪够不上交情，再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在人家夫妇之间挑拨是非，也犯不着，可是无论如何，这女人是不好惹的，他又添了几分戒心。

娇蕊放下茶杯，立起身，从碗橱里取出一罐子花生酱来，笑道："我是个粗人，喜欢吃粗东西。"振保笑道："哎呀！这东西最富于滋养料，最使人发胖的！"娇蕊开了盖子道："我顶喜欢犯法。你不赞成犯法么？"振保把手按住玻璃罐，道："不。"娇蕊踌躇半日，笑道："这样罢，你给我面包上塌一点。你不会给我太多的。"振保见她做出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果真为她的面包上敷了花生酱。娇蕊从茶杯口上凝视着他，抿着嘴一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

支使你？要是我自己，也许一下子意志坚强起来，塌得极薄极薄。可是你，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给我塌得太少的！”两人同声大笑。禁不起她这样的稚气的娇媚，振保渐渐软化了。

正喝着茶，外面门铃响，振保有点坐立不安，再三地道：“是你请的客罢？你不觉得不过意么？”娇蕊只耸了耸肩。振保捧着玻璃杯走到阳台上去道：“等他出来的时候，我愿意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娇蕊随后跟了出来道：“他么？很漂亮，太漂亮了。”振保倚着栏杆笑道：“你不喜欢美男子？”娇蕊道：“男子美不得。男人比女人还要禁不起惯。”振保半阖着眼睛看看她微笑道：“你别说人家，你自己也是被惯坏了的。”娇蕊道：“也许，你倒是刚刚相反，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我一样的是一个贪玩好吃的人。”振保笑了起来道：“哦？真的吗？你倒晓得了！”娇蕊低着头，轻轻去拣杯中的茶叶，拣半天，喝一口。振保也无声地吃着茶。不大的工夫，公寓里走出一个穿西装的，从三层楼上望下去，看不分明，但见他急急地转了个弯，仿佛是憋了一肚子气似的。振保忍不住又道：“可怜，白跑一趟！”娇蕊道：“横竖他成天没事做。我自己也是个没事做的人，偏偏瞧不起没事做的人。我就喜欢在忙人手里如狼似虎地抢下一点时间来——你说这是不是犯贱？”

振保靠在栏杆上，先把一只脚去踢那栏杆，渐渐有意无意地踢起她那藤椅来，椅子一震动，她手臂上的肉就微微一哆，她的肉并不多，只因骨架子生得小，略微显胖一点。振保笑道：“你喜欢忙人？”娇蕊把一只手按在眼睛上，笑道：“其实也无所谓，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笑道：“那，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娇蕊却不答应了。振保道：“可是我住不惯公寓房子。我要住单幢的。”娇蕊哼了一声道：“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振保又重重地踢了她椅子一下

道："瞧我的罢！"娇蕊拿开脸上的手，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道："你倒也会说两句俏皮话！"振保笑道："看见了你，不俏皮也俏皮了。"

娇蕊道："说真的，你把你从前的事讲点我听听。"振保道："什么事？"娇蕊把一条腿横扫过去，踢得他差一点泼翻了手中的茶，她笑道："装样！ 我都知道了。"振保道："知道了还问？ 倒是你把你的事说点给我听罢。"娇蕊道："我么？"她偏着头，把下颏在肩膀上挨来挨去，好一会，低低地道："我的一生，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了。"半晌，振保催道："那么，你说呀。"娇蕊却又不做声，定睛思索着。振保道："你跟士洪是怎样认识的？"娇蕊道："也很平常。学生会在伦敦开会，我是代表，他也是代表。"振保道："你是在伦敦大学？"娇蕊道："我家里送我到英国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去的时候年纪小着呢，根本也不想结婚，不过借着找人的名义在外面玩。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了，这才手忙脚乱地抓了个士洪。"振保踢了她椅子一下道："你还没玩够？"娇蕊道："并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振保笑道："别忘了你是在中国。"娇蕊将残茶一饮而尽，立起身来，把嘴里的茶叶吐到栏杆外面去，笑道："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可以随意地往街上吐东西。"

门铃又响了，振保猜是他弟弟回来了，果然是笃保。笃保一回来，自然就两样了。振保过后细想方才的情形，在那黄昏的阳台上，看不仔细她，只听见了那低小的声音，秘密地，就像在耳根子底下，痒梭梭吹着气。在黑暗里，暂时可以忘记她那动人心的身体的存在，因此有机会知道她另外还有点别的，她仿佛是个聪明直爽的人，虽然是为人妻了，精神上还是发育未完全的，这是振保认为最可爱的一点。就在这上面他感到了一种新的威胁，和这新的威胁

比较起来,单纯的肉的诱惑简直不算什么了。他绝对不能认真哪!那是自找麻烦。也许……也许还是她的身子在作怪。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惟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也许这是惟一的解脱的方法。为什么不呢?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

振保突然提醒他自己,他正在这里挖空心思想出各种的理由,证明他为什么应当同这女人睡觉。他觉得羞惭,决定以后设法躲着她,同时着手找房子。有了适当的地方就立刻搬家。他托人从中张罗,把他弟弟安插到专门学校的寄宿舍里去,剩下他一个人,总好办,午饭原是在办公室附近的馆子里吃的,现在他晚饭也在外面吃,混到很晚方才回家,一回去便上床了。

有一天晚上听见电话铃响,许久没有人来接。他刚跑出来,仿佛听见娇蕊房门一开,他怕万一在黑暗的甬道里撞在一起,便打算退回去了。可是娇蕊仿佛匆促间摸不到电话机,他便就近将电灯一捻。灯光之下一见王娇蕊,却把他看呆了。她不知可是才洗了澡,换上一套睡衣,是南洋华侨家常穿的沙笼布制的袄裤,那沙笼布上印的花,黑压压的也不知是龙蛇还是草木,牵丝攀藤,乌金里面绽出橘绿。衬得屋子里的夜色也深了。这穿堂在暗黄的灯照里很像一截火车,从异乡开到异乡。火车上的女人是萍水相逢的,但是个可亲的女人。

她一只手拿起听筒,一只手伸到肋下去扣那小金桃核纽子,扣了一会,也并没扣上。其实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振保免不了心悬悬的,总觉关情。她扭身站着,头发乱蓬蓬地斜掠下来。面色黄黄的

仿佛泥金的偶像,眼睫毛低着,那睫毛的影子重得像个小手合在颊上。刚才走得匆忙,把一只皮拖鞋也踢掉了,没有鞋的一只脚便踩在另一只的脚背上。振保只来得及看见她足踝下有痱子粉的痕迹,她那边已经挂上了电话——是打错了的。娇蕊站立不稳,一歪身便在椅子上坐下了,手还按着电话机。振保这方面把手搁在门钮上,表示不多谈,向她点头笑道:“怎么这些时都没有看见你?我以为你像糖似的化了去了!”他分明知道是他躲着她而不是她躲着他,不等她开口,先抢着说了,也是一种自卫。无聊得很,他知道,可是见了她就不由得要说玩话——是有那种女人的。娇蕊笑道:“我有那么甜么?”她随随便便对答着,一只脚伸出去盲目地寻找拖鞋。振保放了胆子答说:“不知道——没尝过。”娇蕊噗哧一笑。她那只鞋还是没找到,振保看不过去,走来待要弯腰拿给她,她恰是已经踏了进去了。

他倒又不好意思起来,无缘无故略有点悻悻地问道:“今天你们的佣人都到哪里去了?”娇蕊道:“大司务同阿妈来了同乡,陪着同乡玩大世界去了。”振保道:“噢。”却又笑道:“一个人在家不怕么?”娇蕊站起来,踏啦踏啦往房里走,笑道:“怕什么?”振保笑道:“不怕我?”娇蕊头也不回,笑道:“什么?……我不怕同一个绅士单独在一起的!”振保这时却又把背心倚在门钮上的一只手上,往后一靠,不想走了的样子。他道:“我并不假装我是个绅士。”娇蕊笑道:“真的绅士是用不着装的。”她早已开门进去了,又探身过来将甬道里电灯啪的一关。振保在黑暗中十分震动,然而徒然兴奋着,她已经不在了。

振保一晚上翻来覆去地告诉自己这是不妨事的,娇蕊与玫瑰不同,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

责任。可是，他不能不对自己负责。想到玫瑰，就想到那天晚上，在野地的汽车里，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他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

这样又过了两个礼拜，天气骤然暖了，他没穿大衣出去，后来略下了两点雨，又觉寒飕飕的，他在午饭的时候赶回来拿大衣，大衣原是挂在穿堂里的衣架上的，却不看见。他寻了半日，着急起来，见起坐间的房门虚掩着，便推门进去，一眼看见他的大衣钩在墙上一张油画的画框上，娇蕊便坐在图画下的沙发上，静静地点着支香烟吸。振保吃了一惊，连忙退出门去，闪身在一边，忍不住又朝里看了一眼。原来娇蕊并不在抽烟，沙发的扶手上放着只烟灰盘子，她擦亮了火柴，点上一段吸残的烟，看着它烧，缓缓烧到她手指上，烫着了手，她抛掉了，把手送到嘴跟前吹一吹，仿佛很满意似的。他认得那景泰蓝的烟灰盘子就是他屋里那只。

振保像做贼似的溜了出去，心里只是慌张。起初是大惑不解，及至想通了之后也还是迷惑。娇蕊这样的人，如此痴心地坐在他大衣之旁，让衣服上的香烟味来笼罩着她，还不够，索性点起他吸剩的香烟……真是个孩子，被惯坏了，一向要什么有什么，因此，遇见了一个略具抵抗力的，便觉得他是值得思念的。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这下子振保完全被征服了。

他还是在外面吃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上馆子，可是座上众人越来越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振保不耐烦了，好容易熬到席终，身不由主地立即跳上公共汽车回寓所来，娇蕊在那里弹琴，弹的是那时候最流行的《影子华尔兹》。振保两只手抄在口袋里，在阳台上来回走着。琴上安着一盏灯，照亮了她的脸，他从来没看见

她的脸那么肃静。振保跟着琴哼起那支歌来，她仿佛没听见，只管弹下去，换了支别的。他没有胆量跟着唱了。他立在玻璃门口，久久看着她，他眼睛里生出泪珠来，因为他和她到底是在一处了，两个人，也有身体，也有心。他有点希望她看见他的眼泪，可是她只顾弹她的琴，振保烦恼起来，走近些，帮她掀琴谱，有意地打搅她，可是她并不理会，她根本没照着谱，调子是她背熟了的，自管自从手底悠悠流出来。振保突然又是气，又是怕，仿佛他和她完全没有什么相干。他挨紧她坐在琴凳上，伸手拥抱她，把她扳过来。琴声戛然停止，她娴熟地把脸偏了一偏——过于娴熟地。他们接吻了。振保发狠把她压到琴键上去，砰訇一串混乱的响雷，这至少和别人给她的吻有点两样罢？

娇蕊的床太讲究了，振保睡不惯那样厚的褥子，早起还有点晕床的感觉，梳头发的时候他在头发里发现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小红月牙。因为她养着长指甲，把他划伤了，昨天他朦胧睡去的时候看见她坐在床头剪指甲。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

以后，他每天办完了公回来，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的楼上，车头迎着落日，玻璃上一片光，车子轰轰然朝太阳驰去，朝他的快乐驰去，他的无耻的快乐——怎么不是无耻的？他这女人，吃着旁人的饭，住着旁人的房子，姓着旁人的姓。可是振保的快乐更为快乐，因为觉得不应该。

他自己认为是堕落了。从高处跌落的物件，比它本身的重量要重上许多倍，那惊人的重量跟娇蕊撞上了，把她碰得昏了头。

她说："我真爱上了你了。"说这话的时候，她还带着点嘲笑的口气，"你知道么？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咕隆咕隆

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振保笑道:"你心里还有电梯,可见你的心还是一所公寓房子。"娇蕊淡淡地一笑,背着手走到窗前,望外看着。隔了一会,方道:"你要的那所房子,已经造好了。"振保当初没有懂,懂得了之后,不觉呆了一呆。他从来不是舞文弄墨的人,这一次破了例,在书桌上拿起笔来,竟写了一行字:"心居落成志喜。"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

再拥抱的时候,娇蕊极力紧箍着他,自己又觉羞惭,说:"没有爱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么？若是没有爱,也能够这样,你一定会看不起我。"她把两只手臂勒得更紧些,问道:"你觉得有点两样么?有一点两样么?"振保道:"当然两样。"可是他实在分不出。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

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爱上了振保。常常她向他凝视,眼色里有柔情,又有轻微的嘲笑,也嘲笑他,也嘲笑她自己。

当然,他是个有作为的人,一等一的纺织工程师。他在事务所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派,就像老是忙得不抬头。外国上司一叠连声叫喊:"佟!佟!佟在哪儿呢?"他把额前披下的一绺子头发往后一推,眼镜后的眼睛熠熠有光,连镜片的边缘上也闪着一抹流光。他喜欢夏天,就不是夏天他也能忙得汗流浃背,西装上一身的皱纹,肘弯、腿弯,皱得像笑纹。中国同事里很多骂他穷形极相的。

他告诉娇蕊他如何如何能干,娇蕊也夸奖他,把手搓弄他的头发,说:"哦？嗯,我这孩子很会做事呢。可这也是你分该知道的。

这个再不知道，那还了得？别的上头你是不大聪明的。我爱你——知道了么？我爱你。”

他在她跟前逞能，她也在他跟前逞能。她的一技之长是玩弄男人。如同那善翻跟头的小丑，在圣母的台前翻跟头，她也以同样的虔诚把这一点献给她的爱。她的挑战引起了男子们适当的反应的时候，她便向振保看看，微笑里有谦逊，像是在说：“这也是我分该知道的。这个再不知道，那还了得？”她从前那个悌米孙，自从那天赌气不来了。她却又去逗他。她这些心思，振保都很明白，虽然觉得无聊，也都容忍了，因为是孩子气。同娇蕊在一起，好像和一群正在长大的大孩子们同住，真是催人老的。

也有时候说到她丈夫几时回来。提到这个，振保脸上就现出黯败的微笑，眉梢眼梢往下挂，整个的脸拉杂下垂像拖把上的破布条。这次的恋爱，整个地就是不应该，他屡次拿这犯罪性来刺激他自己，爱得更凶些。娇蕊没懂得他这层心理，看见他痛苦，心里倒高兴，因为从前虽然也有人扬言要为她自杀，她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大清早起来没来得及洗脸便草草涂红了嘴唇跑出去看男朋友，他们也曾经说：“我一夜都没睡，在你窗子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一夜。”那到底不算数。当真使一个男人为她受罪，还是难得的事。

有一天她说：“我正在想着，等他回来了，怎么样告诉他——”就好像是已经决定了的，要把一切都告诉士洪，跟他离了婚来嫁振保。振保没敢接口，过后，觉得光把那黯败的微笑维持下去，太嫌不够了，只得说道：“我看这事莽撞不得。我先去找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问问清楚。你知道，弄得不好，可能很吃亏。”以生意人的直觉，他感到，光只提到律师二字，已经将自己牵涉进去，到很深的地步。他的迟疑，娇蕊毫未注意。她是十分自信的，以为只要她这方

面的问题解决了,别人总是绝无问题的。

娇蕊常常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里来,毫无顾忌,也是使他烦心的事。这一天她又打了来说:“待会儿我们一块到哪儿玩去。”振保问为什么这么高兴,娇蕊道:“你不是欢喜我穿规规矩矩的中国衣服么?今天做了来了。我想穿了出去。”振保道:“要不要去看电影?”这时候他和几个同事合买了部小汽车自己开着,娇蕊总是搭他们车子,还打算跟他学着开,扬言“等我学会了我也买一部”。——叫士洪买吗?这句话振保听了却是停在心口不大消化,此刻他提议看电影,娇蕊似乎觉得不是充分的玩。她先说:“好哟。”又道:“有车子就去。”振保笑笑道:“你要脚做什么用的?”娇蕊笑道:“追你的!”接着,办公室里一阵忙碌,电话只得草草挂断了。

这天恰巧有个同事也需要汽车,振保向来最有牺牲精神,尤其在娱乐上。车子将他在路角丢了下来,娇蕊在楼窗口看见他站定了买一份夜报,不知是不是看电影广告,她赶出来在门口街上迎着他,说:“五点一刻的一场,没车子就来不及了,不要去了。”振保望着她笑道:“那要不要到别处去呢?——打扮得这么漂亮。”娇蕊把他的手臂一勾,笑道:“就在马路上走走不也很好么?”一路上他耿耿于心地问可要到这里到那里。路过一家有音乐的西洋茶食店,她拒绝进去之后,他才说:“这两天倒是穷得厉害!”娇蕊笑道:“哎哟——先晓得你穷,不跟你好了!”

正说着,遇见振保素识一个外国老太太,振保留学的时候,家里给他汇钱带东西,常常托她的。艾许太太是英国人,她嫁了个杂种人,因此处处留心,英国得格外道地。她是高高的,驼驼的,穿的也是相当考究的花洋纱,却剪裁得拖一片挂一片,有点像个老叫花子。小鸡蛋壳藏青呢帽上插着飞燕翅,珠头帽针,帽子底下镶着一

圈灰色的鬈发，非常地像假发，眼珠也像是淡蓝瓷的假眼珠。她吹气如兰似的，絮絮地轻声说着英语。振保与她握手，问："还住在那里吗？"艾许太太道："本来我们今年夏天要回家去一趟的——我丈夫实在走不开！"到英国去是"回家"，虽然她丈夫是生在中国的，已经是在中国的第三代；而她在英国的最后一个亲属也已亡故了。

振保将娇蕊介绍给她道："这是王士洪太太。王从前也是在爱丁堡的。王太太也在伦敦多年。现在我住在他们一起。"艾许太太身边还站着她的女儿。振保对于杂种姑娘本来比较最有研究。这艾许小姐抿着红嘴唇，不大做声，在那尖尖的白桃子脸上，一双深黄的眼睛窥视着一切。女人还没得到自己的一份家业，自己的一份忧愁负担与喜乐，是常常有那种注意守候的神情的。艾许小姐年纪虽不大，不像有些女人求归宿的"归心似箭"，但是都市的职业女性，经常地紧张着，她眼眶底下肿起了两大块，也很憔悴了。不论中外的"礼教之大防"，本来也是为女人打算的，使美貌的女人更难到手，更值钱，对于不好看的女人也是一种保护，不至于到处面对着这些失败。现在的女人没有这种保护了，尤其是地位全然没有准绳的杂种姑娘。艾许小姐脸上露出的疲倦窥伺，因此特别尖锐化了些。

娇蕊一眼便看出来，这母女二人如果"回家"去了也不过是英国的中下阶级。因为是振保的朋友，她特意要给她们一个好的印象，同时，她在妇女面前不知怎么也觉得自己是"从了良"的，现在是太太身份，应当显得端凝富泰。振保从来不大看见她这样矜持地微笑着，如同有一种的电影明星，一动也不动像一颗蓝宝石，只让变幻的灯光在宝石深处引起波动的光与影。她穿着暗紫蓝乔琪纱旗袍，隐隐露出胸口挂的一颗冷艳的金鸡心——仿佛除此外她

也没有别的心。振保看着她，一方面得意非凡，一方面又有点怀疑：只要有个男人在这里，她一定就会两样些。

艾许太太问候佟老太太，振保道："我母亲身体很好，现在还是一家人都由她照应着。"他转向娇蕊笑道："我母亲常常烧菜呢，烧得非常好。我总是说像我们这样的母亲真难得的！"因为里面经过这许多年的辛酸刻苦，他每次赞扬他的寡母总不免有点咬牙切齿的，虽然微笑着，心里变成一块大石头，硬硬地"秤胸襟"。艾许太太又问起他弟妹，振保道："笃保这孩子倒还好的，现在进了专门学校，将来可以由我们厂里送到英国去留学。"连两个妹妹也赞到了，一个个金童玉女似的，艾许太太笑道："你也好呀！一直从前我就说：你母亲有你真是值得骄傲的！"振保谦虚了一会，因也还问艾许先生一家的职业状况。

艾许太太见他手里卷着一份报，便问今天晚上可有什么新闻。振保递给她看，她是老花眼，拿得远远的看，尽着手臂的长度，还看不清楚，叫艾许小姐拿着给她看。振保道："我本来预备请王太太去看电影。没有好电影。"他当着人对娇蕊的态度原有点僵僵的，表示他不过是她家庭的朋友，但是艾许小姐静静窥伺着的眼睛，使他觉得他这样反而欲盖弥彰了，因又狎熟地紧凑到娇蕊跟前问道："下次补请——嗯？"两眼光光地瞅着她，然后笑。随后又懊悔，仿佛说话起劲把唾沫溅到人脸上去了。他老是觉得这艾许小姐在旁观看。她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甚至于连个性都没有，竟也等待着一个整个的世界的来临，而且那大的阴影已经落在她脸上，此外她也别无表情。

像娇蕊呢，年纪虽轻，已经拥有许多东西，可是有了也不算数的，她仿佛有点糊里糊涂，像小孩一朵一朵去采上许多紫罗兰，扎

成一把,然后随手一丢。至于振保,他所有的一点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么舍得轻易由它风流云散呢?阔少爷小姐的安全,因为是承袭来的,可以不拿它当回事,他却是好不容易的呀!……一样的四个人在街上缓缓走着,艾许太太等于在一个花纸糊墙的房间里安居乐业,那三个年轻人的大世界却是危机四伏,在地底訇訇跳着舂着。

天还没黑,霓虹灯都已经亮了,在天光里看着非常假,像戏子戴的珠宝。经过卖灯的店,霓虹灯底下还有无数的灯,亮做一片。吃食店的洋铁格子里,女店员俯身夹取甜面包,胭脂烘黄了的脸颊也像是可以吃的。——在老年人的眼中也是这样的么?振保走在老妇人身边,不由得觉得青春的不久长。指示行人在此过街,汽车道上拦腰钉了一排钉,一颗颗烁亮的圆钉,四周微微凹进去,使柏油道看上去乌暗柔软,踩在脚下有弹性。振保走得挥洒自如,也不知是马路有弹性还是自己的步伐有弹性。

艾许太太看见娇蕊身上的衣料说好,又道:"上次我在惠罗公司也看见像这样一块的,桃丽嫌太深了没买。我自己都想买了的,后来又想,近来也很少穿这样的衣服的机会……"她自己并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凄惨,其余的几个人却都沉默了一会接不上话去,然后振保问道:"艾许先生可还是忙得很?"艾许太太道:"是呀,不然今年夏天要回家去一趟了,他实在走不开!"振保道:"哪一个礼拜天我有车子,我来接你们几位到江湾去,吃我母亲做的中国点心。"艾许太太笑道:"那好极了,我丈夫简直'溺爱'中国东西呢!"听她那远方阔客的口吻,决想不到她丈夫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

和艾许太太母女分了手,振保仿佛解释似的告诉娇蕊:"这老太太人实在非常好。"娇蕊望望他,笑道:"我看你这人非常好。"振

保笑道："嗯？怎么？——我怎么非常好？"一直问到她脸上来了。娇蕊笑道："你别生气，你这样的好人，女人一见了你就想替你做媒，可并不想把你留给自己。"振保笑道："唔，哦。你不喜欢好人。"娇蕊道："平常女人喜欢好人，无非是觉得他这样的人可以给当给他上的。"振保道："嗳呀，那你是存心要给我上当呀？"娇蕊顿了一顿，瞟了他一眼，待笑不笑地道："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振保当时简直受不了这一瞟和那轻轻的一句话。然而那天晚上，睡在她床上，他想起路上碰见的艾许太太，想起他在爱丁堡读书，他家里怎样为他寄钱、寄包裹，现在正是报答他母亲的时候。他要一贯地向前，向上，第一先把职业上的地位提高。有了地位之后他要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譬如说，办一个贫寒子弟的工科专门学校，或是在故乡的江湾弄个模范布厂，究竟怎样，还有点渺茫，但已经渺茫地感到外界的温情的反应，不止有一个母亲，一个世界到处都是他的老母，眼泪汪汪，睁眼只看见他一个人。

娇蕊熟睡中偎依着他，在他耳根底下放大了她的呼吸的鼻息，忽然之间成为身外物了。他欠起身来，坐在床沿，摸黑点了一支烟抽着。他以为她不知道，其实她已经醒了过来。良久良久，她伸手摸索他的手，轻轻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她把他的手牵到她臂膊上。

她的话使他下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

振保不答话，只把手摸到它去熟了的地方。已经快天明了，满城喑嗄的鸡啼。

第二天，再谈到她丈夫的归期，她肯定地说："总就在这两天，他就要回来了。"振保问她如何知道，她这才说出来，她写了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诉了士洪，要他给她自由。振保在喉咙里"嗄"地叫

了一声，立即往外跑，跑到街上，回头看那峨巍的公寓，灰赭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轰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药的阶段。他一向以为自己是有分寸的，知道适可而止，然而事情自管自往前进行了，跟她辩论也无益。麻烦的就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觉得没有辩论的需要，一切都是极其明白清楚，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应当爱下去。没有她在跟前，他才有机会想出诸般反对的理由。像现在，他就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爱的是悌米孙，却故意地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途。

他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到一家小酒店去喝酒，要了两样菜，出来就觉肚子痛。叫了部黄包车，打算到笃保的寄宿舍里去转一转，然而在车上，肚子仿佛更疼得要紧，振保的自制力一涣散，就连身体上一点点小痛苦也禁受不起了。发了慌，只怕是霍乱，吩咐车夫把他拉到附近的医院里去，住院之后，通知他母亲，他母亲当天赶来看他，次日又为他买了藕粉和葡萄汁来。娇蕊也来了。他母亲略有点疑心娇蕊和他有些首尾，故意当着娇蕊的面劝他："吃坏了肚子事小，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当心自己，害我一夜都没睡好惦记着你。我哪儿照显得了这许多？随你去罢，又不放心。要是你娶了媳妇，我就不管了。王太太你帮着我劝劝他，朋友的话他听得进去，就不听我的话。唉！巴你念书上进好容易巴到今天，别以为有了今天了，就可以胡来一气了。人家越是看得起你，越得好好儿地往下做。王太太你劝劝他。"娇蕊装做听不懂中文，只是微笑。振保听他母亲的话，其实也和他自己心中的话相仿佛，可是到了他母亲嘴里，不知怎么，就像是沾辱了他的逻辑。他觉得羞

愧，想法子把他母亲送走了。

剩下他同娇蕊，娇蕊走到床前，扶着白铁栏杆，全身的姿势是痛苦的询问。振保烦躁地翻过身去，他一时不能解释，摆脱不了他母亲的逻辑。太阳晒到他枕边，随即一阵阴凉，娇蕊去把窗帘拉上了。她不走，留在那里做看护妇的工作，递茶递水，递溺盆。洋瓷盆碰在身上冰冷的，她的手也一样地冷。有时他偶然朝这边看一眼，她就乘机说话，说："你别怕……"说他怕，他最怕听，顿时变了脸色，她便停住了。隔了些时，她又说："我都改了……"他又转侧不安，使她说不下去了。她又道，"我决不会连累你的，"又道，"你离了我是不行的，振保……"几次未说完的话，挂在半空像许多钟摆，以不同的速度滴答滴答摇，各有各的理路，推论下去，各自到达高潮，于不同的时候当当打起钟来，振保觉得一房间都是她的声音，虽然她久久沉默着。

等天黑了，她趁着房里还没点上灯，近前伏在他身上大哭起来。即使在屈辱之中她也有力量。隔着绒毯和被单他感到她的手臂的坚实。可是他不要力量，力量他自己有。

她抱着他的腰腿号啕大哭，她烫得极其蓬松的头发像一盆火似的冒热气。如同一个含冤的小孩，哭着，不得下台，不知道怎样停止，声嘶力竭，也得继续哭下去，渐渐忘了起初是为什么哭的。振保他也是，吃力地说着："不，不，不要这样……不行的……"只顾聚精会神克服层层涌起的欲望，一个劲儿地说"不，不"，全然忘了起初是为什么要拒绝的。

最后他到底找到了相当的话，他用力拱起膝盖，想使她抬起身来，说道："娇蕊，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同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

依靠我一个人。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以前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不告诉我就写信告诉他，都是你的错了……娇蕊，你看怎样，等他来了，你就说是同他闹着玩的，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他肯相信的，如果他愿意相信。"

娇蕊抬起红肿的脸来，定睛看着他，飞快地一下，她已经站直了身子，好像很诧异刚才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她找到她的皮包，取出小镜子来，侧着头左右一照，草草把头发往后掠两下，用手帕擦眼睛，擤鼻子，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

振保一晚上都没睡好，清晨补了一觉，朦胧中似乎又有人趴在他身上哭泣，先还当是梦魇，后来知道是娇蕊，她又来了，大约已经哭了不少时。这女人的心身的温暖覆在他上面像一床软缎面上的鸭绒被，他悠然地出了汗，觉得一种情感上的奢侈。

等他完全清醒了，娇蕊就走了，一句话没说，他也没有话。以后他听说她同王士洪协议离婚，仿佛是离他很远很远的事。他母亲几次向他流泪，要他娶亲，他延挨了些时，终于答应说好。于是他母亲托人给他介绍。看到孟烟鹂小姐的时候，振保就向自己说："就是她罢。"

初见面，在人家的客厅里，她立在玻璃门边，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她是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仅在有无间的一点波折是在那幼小的乳的尖端，和那突出的胯骨上。风迎面吹来，衣裳朝后飞着，越显得人的单薄。脸生得宽柔秀丽。可是，还是单只觉得白。她父亲过世，家道中落之前，也是个殷实的商家，和佟家正是门当户对。小姐今年二十二岁，就快大学毕业了。因为程度差，不能不拣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

去读书,可是烟鹂是坏学校里的好学生,兢兢业业,和同学不甚来往。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了,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同学的哥哥之类写信来,她家里的人看了信总是说这种人少惹他的好,因此她从来没回过信。

振保预备再过两个月,等她毕了业之后就结婚。在这期间,他陪她看了几次电影。烟鹂很少说话,连头都很少抬起来,走路总是走在靠后。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规矩她应当走在他前面,应当让他替她加大衣,种种地方伺候着她,可是她不能够自然地接受这些分内的权利,因为踌躇,因而更为迟钝了。振保呢,他自己也不是生成的绅士派,也是很吃力地学来的,所以极其重视这一切,认为她这种地方是个大缺点,好在年轻的女孩子,羞缩一点也还不讨厌。

订婚与结婚之间相隔的日子太短了,烟鹂私下里是觉得惋惜的,据她所知,那应当是一生最好的一段。然而真到了结婚那天,她还是高兴的,那天早上她还没有十分醒过来,迷迷糊糊地已经仿佛在那里梳头,抬起胳膊,对着镜子,有一种奇异的努力的感觉,像是装在玻璃试验管里,试着往上顶,顶掉管子上的盖,等不及地一下子要从现在跳到未来。现在是好的,将来还要好——她把双臂伸到未来的窗子外,那边的浩浩的风,通过她的头发。

在一品香结婚,喜筵设在东兴楼——振保爱面子,同时也讲究经济,只要过得去就行了。他在公事房附近租下了新屋,把母亲从江湾接来同住。他挣的钱大部分花在应酬联络上,家里开销上是很刻苦的。母亲和烟鹂颇合得来,可是振保对于烟鹂有许多不可

告人的不满的地方，烟鹂因为不喜欢运动，连“最好的户内运动”也不喜欢。振保忠实地尽了丈夫的责任使她喜欢的，但是他对她的身体并不怎样感到兴趣。起初间或也觉得可爱，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是他自己的手心。后来她连这一点少女美也失去了。对于一切渐渐习惯了之后，她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

振保这时候开始宿娼。每三个礼拜一次——他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规律化的。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旅馆里开房间，叫女人，对家里只说是为了公事到苏杭去一趟。他对于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较喜欢黑一点胖一点的，他所要的是丰肥的辱屈。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但是他自己并不肯这样想。如果这样想，他立即谴责自己，认为是亵渎了过去的回忆。他心中留下了神圣而感伤的一角，放着这两个爱人。他记忆中的王娇蕊变得和玫瑰一而二二而一了，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而他，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

他在外面嫖，烟鹂绝对不疑心到。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她时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口边：“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的。”他就是天。振保也居之不疑。她做错了事，当着人他便呵责纠正，便是他偶然疏忽没看见，他母亲必定看见了。烟鹂每每觉得，当着女佣丢脸丢惯了，她怎么能够再发号施令？号令不行，又得怪她。她怕看见仆人眼中的轻蔑，为了自卫，和仆人接触的时候，没开口先就锁着眉，嘟着嘴，一脸的稚气的怨愤。她发起脾气来，总像是

一时性起的顶撞，出于丫头姨太太，做小伏低惯了的。

只有在新来的仆人前面，她可以做几天当家少奶奶，因此她宁愿三天两天换仆人。振保的母亲到处宣扬媳妇不中用："可怜振保，在外面辛苦奔波，养家活口，回来了还得为家里的小事烦心，想安静一刻都不行。"这些话吹到烟鹂耳中，气恼一点点积在心头。到那年，她添了个孩子，生产的时候很吃了些苦，自己觉得有权利发一回脾气，而婆婆又因为她生的不过是个女儿，也不甘心让着她，两人便怄起气来。幸而振保从中调停得法，没有到破脸大闹，然而母亲还是负气搬回江湾了。振保对他太太极为失望，娶她原为她的柔顺，他觉得被欺骗了，对于他母亲他也恨，如此任性地搬走，叫人说他不是好儿子。他还是兴兴头头忙着，然而渐渐显出疲乏了，连西装上的含笑的皱纹，也笑得有点疲乏。

笃保毕业之后，由他汲引，也在厂内做事。笃保被他哥哥的成就笼罩住了，不成材，学着做个小浪子，此外也没有别的志愿，还没结婚，在寄舍里住着，也很安心。这一天一早他去找振保商量一件事，厂里副经理要回国了，大家出份子送礼，派他去买点纪念品。振保叫他到公司里去看看银器。两人一同出来，搭公共汽车。振保在一个妇人身边坐下，原有个孩子坐在他的位子上，妇人不经意地抱过孩子去，振保倒没留心她，却是笃保，坐在那边，呀了一声，欠身向这里勾了勾头，振保这才认得是娇蕊，比前胖了，但也没有如当初担忧的，胖到痴肥的程度；很憔悴，还打扮着，涂着脂粉，耳上戴着金色的缅甸佛顶珠环，因为是中年的女人，那艳丽便显得是俗艳。笃保笑道："朱太太，真是好久不见了。"振保记起了，是听说她再嫁了，现在姓朱，娇蕊也微笑，道："真是好久不见了。"振保向她点头，问道："这一向都好么？"娇蕊道："好，谢谢你。"笃保道："您

一直在上海么?"娇蕊点头。笃保又道:"难得这么一大早出门罢?"娇蕊笑道:"可不是?"她把手放在孩子肩上道:"带他去看牙医生。昨儿闹牙疼,闹得我一晚上也没睡觉,一早就得带他去。"笃保道:"您在哪儿下车?"娇蕊道:"牙医生在外滩。你们是上公事房去么?"笃保道:"他上公事房,我先到别处兜一兜,买点东西。"娇蕊道:"你们厂里还是那些人罢？没大改?"笃保道:"赫顿要回国去了,他这一走,振保就是副经理了。"娇蕊笑道:"呦！那多好!"笃保当着哥哥说那么多的话,却是从来没有过,振保也看出来了,仿佛他觉得在这种局面之下,他应当负全部的谈话责任,可见娇蕊和振保的事,他全部知道。

再过了一站,他便下车。振保沉默了一会,并不朝她看,向空中问道:"怎么样？你好么?"娇蕊也沉默了一会,方道:"很好。"还是刚才那两句话,可是意思全两样了。振保道:"那姓朱的,你爱他么?"娇蕊点点头,回答他的时候,却是每隔两个字就顿一顿,道:"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振保把手卷着她儿子的海军装背后垂下的方形翻领,低声道:"你很快乐。"娇蕊笑了一声道:"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振保冷笑道:"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娇蕊并不生气,侧过头去想了一想,道:"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振保看着她,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娇蕊道:"你呢？你好么?"振保想把他的完满幸福的生活归纳在两句简单的话里,正在斟酌字句,抬起头,在公共汽车司机人座右突出的小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脸,很平静,但是因为车身的摇动,镜

子里的脸也跟着颤抖不定，非常奇异的一种心平气和的颤抖，像有人在他脸上轻轻推拿似的。忽然，他的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应当是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她也并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半晌，说："你是这里下车罢？"

他下了车，到厂里照常办事。那天是礼拜六，下午放假。十二点半他回家去，他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库门巷堂房子，可是临街，一长排都是一样，浅灰水门汀的墙，棺材板一般的滑泽的长方块，墙头露出夹竹桃，正开着花。里面的天井虽小，也可以算得是个花园，应当有的他家全有。蓝天上飘着小白云，街上卖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一扭一扭出来了，像绣像小说插图里画的梦，一缕白气，从帐子里出来，胀大了，内中有种种幻境，像懒蛇一般地舒展开来，后来因为太瞌睡，终于连梦也睡着了。

振保回家去，家里静悄悄的，七岁的女儿慧英还没放学，女仆到幼稚园接她去了。振保等不及，叫烟鹂先把饭开上桌来，他吃得很多，仿佛要拿饭来结结实实填满他心里的空虚。

吃完饭，他打电话给笃保，问他礼物办好了没有。笃保说看了几件银器，没有合适的。振保道："我这里有一对银瓶，还是人家送我们的结婚礼。你拿到店里把上头的字改一改，我看就行了。他们出的份子你去还给他们，就算是我捐的。"笃保说好，振保道："那你现在就来拿罢。"他急于看见笃保，探听他今天早上见着娇蕊之后的感想，因为这件事略有点不近情理，他自己的反应尤为荒唐，也几乎疑心根本是个幻象。笃保来了，振保闲闲地把话题引到娇蕊身上，笃保磕了磕香烟，做出有经验的男子的口吻，道："老了，老

得多了。”仿佛这就结束了女人。

振保追想恰才那一幕，的确，是很见老了。连她的老，他也妒忌她。他看看他的妻，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

他叫她把炉台的一对银瓶包扎起来给笃保带去，她手忙脚乱掇过一张椅子，取下椅垫，立在上面，从橱顶上拿报纸，又到抽屉里找绳子，有了绳子，又不够长，包来包去，包得不成模样，把报纸也搠破了。振保恨恨地看着，一阵风走过去夺了过来，唉了一声道：“人笨凡事难！”烟鹂脸上掠过她的婢妾的怨愤，随即又微笑，自己笑着，又看看笃保可笑了没有，怕他没听懂她丈夫说的笑话。她抱着胳膊站在一边看振保包扎银瓶，她脸上像拉上了一层白的膜，很奇怪地，面目模糊了。

笃保有点坐不住——到他们家来的亲戚朋友很少坐得住的——要走。烟鹂极力想补救方才的过失，振作精神，亲热地挽留他：“没事就多坐一会儿。”她眯细了眼睛笑着，微微皱着鼻梁，颇有点媚态。她常常给人这么一阵突如其来的亲热。若是笃保是个女的，她就要拉住他的手了，潮湿的手心，绝望地拉住不放，使人不快的一种亲热。

笃保还是要走，走到门口，恰巧遇见老妈子领着慧英回来，笃保从裤袋里摸出口香糖来给慧英，烟鹂笑道：“谢谢二叔，说谢谢！”慧英扭过身子去，笃保笑道：“哟！难为情呢！”慧英扯起洋装的绸裙蒙住了脸，露出里面的短裤，烟鹂忙道：“嗳，嗳，这真难为情了！”慧英接了糖，仍旧用裙子蒙了头，一路笑着跑了出去。

振保远远坐着看他那女儿，那舞动的黄瘦的小手小腿。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他把她由虚空之中唤了出来。

振保上楼去擦脸，烟鹂在楼底下开无线电听新闻报告，振保认为这是有益的，也是现代主妇教育的一种，学两句普通话也好，他不知道烟鹂听无线电，不过是愿意听见人的声音。

振保由窗子里往外看，蓝天白云，天井里开着夹竹桃，街上的笛子还在吹，尖锐扭捏的下等女人的嗓子。笛子不好，声音有点破，微觉刺耳。

是和美的春天的下午，振保看着他手造的世界，他没有法子毁了它。

寂静的楼房里晒满了太阳。楼下无线电有个男子侃侃发言，一直说下去，没有完。

振保自从结婚以来，老觉得外界的一切人，从他母亲起，都应当拍拍他的肩膀奖励有加。像他母亲是知道他的牺牲的详情的，即是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他也觉得人家欠着他一点敬意，一点温情的补偿。

人家也常常为了这个说他好，可是他总嫌不够，因此特别努力去做分外的好事，而这一类的好事向来是不待人兜揽就黏上身来的。他替他弟弟笃保还了几次债，替他娶亲，替他安家养家。另外他有个成问题的妹妹，为了她的缘故，他对于独身或是丧偶的朋友格外热心照顾，替他们谋事、筹钱，无所不至。后来他费了许多周折，把他妹妹介绍到内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因为听说那边的男教员都是大学新毕业，还没结婚的。可是他妹子受不了苦，半年的合同没满，就闹脾气回上海来了。事后他母亲心痛女儿，也怪振保太冒失。

烟鹂在旁看着，着实气不过，逢人便叫屈，然而烟鹂很少机会遇见人，振保因为家里没有一个活泼大方的主妇，应酬起来宁可多

花两个钱,在外面请客,从来不把朋友往家里带。难得有朋友来找他,恰巧振保不在,烟鹂总是小心招待,把人家当体己人,和人家谈起振保:"振保就吃亏在这一点——实心眼儿待人,自己吃亏!唉,张先生你说是不是?现在这世界上是行不通的呀!连他自己弟弟妹妹也这么忘恩负义,不要说朋友了,有事找你的时候来找你——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我眼里看得多了,振保一趟一趟吃亏还是死心眼儿。现在这时世,好人做不得呀!张先生你说是不是?"朋友觉得自己不久也要被归入忘恩负义的一群,心里先冷了起来。振保的朋友全都不喜欢烟鹂,虽然她是美丽娴静的,最合理想的朋友的太太,可以做男人们高谈阔论的背景。

烟鹂自己也没有女朋友,因为不和人家比着,她还不觉得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低落。振保也不鼓励她和一般太太们来往,他是体谅她不会那一套,把她放在较生疏的形势中,徒然暴露她的短处,徒然引起许多是非。她对人说他如何如何吃亏,他是原宥她的,女人总是心眼儿窄,而且她不过是护卫他,不肯让他受一点委屈。可是后来她对老妈子也说这样的话了,他不由得要发脾气干涉。又有一次,他听见她向八岁的慧英诉冤,他没做声,不久就把慧英送到学校里去住读。于是家里更加静悄悄起来。

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只有那个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做事,不说话,不思想,其余的时候她也不说话,不思想,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安,到处走走,没着没落的,只有在白天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

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尾纹。

振保带烟鹂去看医生,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买药给她吃,后来觉得她不甚热心,仿佛是情愿留着这点病,挟以自重。他也就不管了。

某次他代表厂方请客吃中饭,是黄梅天,还没离开办公室已经下起雨来。他雇车兜到家里去拿雨衣,晚上不由得回想到从前,住在娇蕊家,那天因为下了两点雨,天气变了,赶回去拿大衣,那可纪念的一天。下车走进大门,一直包围在回忆的淡淡的哀愁里,进去一看,雨衣不在衣架上。他心里怦的一跳,仿佛十年前的事又重新活了过来。他向客室里走,心里继续怦怦跳,有一种奇异的命里注定的感觉。手按在客室的门钮上,开了门,烟鹂在客室里,还有个裁缝,立在沙发那一头。一切都是熟悉的,振保把心放下了,不知怎的蓦地又提上来,他感到紧张,没有别的缘故,一定是因为屋里其他的两个人感到紧张。

烟鹂问道:"在家吃饭么?"振保道:"不,我就是回来拿件雨衣。"他看看椅子上搁着的裁缝的包袱,没有一点潮湿的迹子,这雨已经下了不止一个钟头了。裁缝脚上也没穿套鞋。裁缝给他一看,像是昏了头,走过去从包袱里抽出一管尺来替烟鹂量尺寸。烟鹂向振保微弱地做了个手势道:"雨衣挂在厨房过道里阴干着。"她那样子像是要推开了裁缝去拿雨衣,然而毕竟没动,立在那里被他测量。

振保很知道,和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以后,当着人再碰到她的身体,那神情完全是两样的,极其明显。振保冷眼看着他们俩。雨的大白嘴唇紧紧贴在玻璃窗上,喷着气,外头是一片冷与糊涂,里面关得严严的,分外亲切地可以觉得房间里有这样的三个人。

振保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瞭望着这一对没有经验的奸夫淫妇。他再也不懂："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一个人？"这裁缝年纪虽轻，已经有点伛偻着，脸色苍黄，脑后略有几个癞痢疤，看上去也就是一个裁缝。

振保走去拿他的雨衣穿上了，一路扣纽子，回到客厅里来，裁缝已经不在了。振保向烟鹂道："待会儿我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晚饭不用等我。"烟鹂迎上前来答应着，似乎还有点心慌，一双手没处安排，急于要做点事，顺手捻开了无线电。又是国语新闻报告的时间，屋子里充满了另一个男子的声音。振保觉得他没有说话的必要，转身出去，一路扣纽子。不知怎么有那么多的纽子。

客室里大敞着门，听得见无线电里那正直明朗的男子侃侃发言，都是他有理。振保想道："我待她不错呀！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算坏了。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再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可是我待她这么好，这么好——"

屋里的烟鹂大概还是心绪不宁，啪地一声，把无线电关上了，振保站在门洞子里，一下子像是噎住了气；如果听众关上无线电，电台上滔滔演说的人能够知道的话，就有那种感觉——突然的堵塞、胀闷的空虚。他立在阶沿上，面对着雨天的街，立了一会，黄包车过来兜生意，他没讲价就坐上拉走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阶沿上淹了一尺水，暗中水中的家仿佛大为改变了，他看了觉得很合适。但是进得门来，嗅到那严紧暖热的气味，黄色的电灯一路照上楼梯，家还是家，没有什么两样。

他在大门口脱下湿透的鞋袜，交给女佣，自己赤了脚上楼走到卧室里，探手去摸电灯的开关，浴室里点着灯，从那半开的门里望

进去,淡黄白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色。当然历代的美女画从来没有采取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地,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做很好的草纸广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常中有一种污秽,像下雨天头发窠里的感觉,稀湿的,发出蓊郁的人气。

他开了卧室的灯,烟鹂见他回来了,连忙问:"脚上弄潮了没有?"振保应了一声道:"马上得洗脚。"烟鹂道:"我就出来了。我叫余妈烧水去。"振保道:"她在烧。"烟鹂洗了手出来,余妈也把水壶提了来了。振保打了个喷嚏。余妈道:"着凉了罢!可要把门关起来?"振保关了门独自在浴室里,雨还下得很大,忒啦啦打在玻璃窗上。

浴缸里放着一盆不知什么花,开足了,是娇嫩的黄,虽没淋到雨,也像是感到了雨气。脚盆就放在花盆隔壁,振保坐在浴缸的边缘,弯腰洗脚,小心不把热水溅到花朵上,低下头的时候也闻到一点有意无意的清香。他把一条腿搁在膝盖上,用毛巾揩干每一个脚趾,忽然疼惜自己起来。他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深深悲伤着,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

他趿了拖鞋出来,站在窗口往外看。雨已经小了不少,渐渐停了。街上成了河,水波里倒映着一盏街灯,像一连串射出去就没有了的白金箭镞。车辆行过,"铺拉铺拉"拖着白烂的浪花,孔雀屏似的展开了,掩了街灯的影子。白孔雀屏里渐渐冒出金星,孔雀尾巴渐长渐淡,车过去了,依旧剩下白金的箭镞,在暗黄的河上射出去就没有了,射出去就没有了。

振保把手抵着玻璃窗,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深深悲伤着。他想起碗橱里有一瓶白兰地酒,取了来,倒了满满一玻璃杯,面向外立在窗口慢慢呷着。烟鹂走到他背后,说道:"是应当喝口白兰地暖暖肚子,不然真要着凉了。"白兰地的热情直冲到他脸上,他变成火眼金睛。掉过头来憎恶地看了她一眼。他讨厌那样的殷勤噜苏,尤其讨厌的是:她仿佛在背后窥伺着,看他知道多少。

以后的两个礼拜内烟鹂一直窥伺着他,大约认为他并没有什么改常的地方,觉得他并没有起疑,她也就放心下来,渐渐地忘了她自己有什么可隐藏的,连振保也疑疑惑惑起来,仿佛她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地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振保现在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地玩女人,不像从前,还有许多顾忌。他醉醺醺回家,或是索性不回来,烟鹂总有她自己的解释,说他新添上许多推不掉的应酬。她再也不肯承认这与她有关。她固执地向自己解释,到后来,他的放浪渐渐显著到瞒不了人的程度,她又向人解释,微笑着,忠心地为他掩饰。因之振保虽然在外面闹得不像样,只差把妓女往家里带,大家看着他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

一连下了一个月的雨。有一天,老妈子说他的纺绸衫洗缩了,要把贴边放下来。振保坐在床上穿袜子,很随便的样子,说道:"让裁缝拿去放一放罢。"余妈道:"裁缝好久不来了。不知下乡去了没有。"振保心里想:"哦? 这么容易就断掉了吗? 一点感情也没有

——真是龌龊的!"他又问:"怎么?端午节没有来收账么?"余妈道:"是小徒弟来的。"这余妈在他家待了三年了,她把小裤裤叠了放在床沿上,轻轻拍了它一下,虽然没朝他看,脸上那温和苍老的微笑却带着点安慰的意味。振保生起气来了。

那天下午他带着个女人出去玩,故意兜到家里来拿钱。女人坐在三轮车上等他。新晴的天气,街上水还没退,黄色的河里有洋梧桐团团的影子。对街一带小红房子,绿树带着青晕,烟囱里冒出湿黄烟,低低飞着。振保拿了钱出来,把洋伞打在水面上,溅了女人一身水。女人尖叫起来,他跨到三轮车上,哈哈笑了,感到一种拖泥带水的快乐。抬头望望楼上的窗户,大约是烟鹂立在窗口向外看,像是浴室的墙上贴了一块有黄渍的旧白蕾丝茶托,又像一个浅浅的白碟子,心子上沾了一圈茶污。振保又把洋伞朝水上打——打碎它!打碎它!

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洋伞敲在水面上,腥冷的泥浆飞到他脸上来,他又感到那样恋人似的疼惜,但同时,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的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

三轮车在波浪中行驶,水溅潮了身边那女人的皮鞋皮夹子与衣服,她闹着要他赔。振保笑了,一只手搂着她,还是去泼水。

此后,连烟鹂也没法替他辩护了。振保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每天的小菜钱都成问题。烟鹂这时候倒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小妇人,快三十岁的人了,她突然长大了起来,话也说得流利动听了,滔滔向人哭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呵!真是要了我的命———家老小靠他一个人,他这样下去厂里的事情也要弄丢了……疯了心似的,要就不回来,一回来就打人砸东西。这些年

了,他不是这样的人呀！刘先生你替我想想,你替我想想,叫我这日子怎么过?”

烟鹂现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振保有一天晚上回家来,她坐在客厅里和笃保说话,当然是说的他,见了他就不开口了。她穿着一身黑,灯光下看得出忧伤的脸上略有皱纹,但仍然有一种沉着的美。振保并不冲台拍凳,走进去和笃保点头寒暄,燃上一支香烟,从容坐下谈了一会时局与股票,然后说累了要早点睡,一个人先上楼去了。烟鹂简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仿佛她刚才说了谎,很难加以解释。

笃保走了以后,振保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捡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急忙反身向外逃。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老妈子拿着笤帚与簸箕立在门口张了张,振保把灯关了。她便不敢进来。振保在床上睡下,直到半夜里,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

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连环套

赛姆生太太是中国人。她的第三个丈夫是英国人，名唤汤姆生，但是他不准她使用他的姓氏，另赠了她这个相仿的名字。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赛姆生太太曾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

我初次见到赛姆生太太的时候，她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那一天，是傍晚的时候，我到戏院里买票去，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气，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

这一片喧声，无限制地扩大，终于胀裂了，微罅中另辟一种境界。恍惚是睡梦中，居高临下，只看见下面一条小弄，疏疏点上两盏路灯，黑的是两家门面，黄的又是两家门面。弄堂里空无所有，

半夜的风没来由地扫过来又扫过去。屋子背后有人凄凄吹军号，似乎就在衖堂里，又似乎是远着呢。

弦子又急了，铙钹又紧了。我买到了夜场的票子，掉转身来正待走，隔着那黑白大理石地板，在红黯的灯光里，远远看见天鹅绒门帘一动，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我认得是我的二表婶，一个看不仔细，只知道她披着皮领子的斗篷。场子里面，洪大的交响乐依旧汹汹进行，相形之下，外面越显得寂静，帘外的两个人越显得异常渺小。

我上前打招呼，笑道："没想到二婶也高兴来听这个！"二表婶笑道："我自己是决不会想到上这儿来的。今儿赛姆生太太有人送了她两张票，她邀我陪她走，我横竖无所谓，就一块儿来了。"我道："二婶不打算听完它？"二表婶道："赛姆生太太要盹着了。我们想着没意思，还是早走一步罢。"赛姆生太太笑道："上了臭当，只道是有跳舞呢！早知道是这样的——"正说着，穿制服的小厮拉开了玻璃门，一个男子大踏步走进来，赛姆生太太咦了一声道："那是陆医生罢？"慌忙迎上前去。二表婶悄悄向我笑道："你瞧！偏又撞见了他！就是他给了她那两张票，这会子我们听了一半就往外溜，怪不好意思的！"那男子果然问道："赛姆生太太，你这就要回去了么？"赛姆生太太双手握住他两只手，连连摇撼着，笑道："我哪儿舍得走呀！偏我这朋友坐不住——也不怪她，不大懂，就难免有点憋得慌。本来，音乐这玩意儿，有几个人是真正懂得的？"二表婶睃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隔了多时我没有再看见赛姆生太太。后来我到她家里去过一次。她在人家宅子里租了一间大房住着，不甚明亮，四下里放着半新旧的乌漆木几、五斗橱、碗橱。碗橱上，玻璃罩子里，有泥金的小

弥陀佛。正中的圆桌上铺着白蕾丝桌布,搁着蚌壳式的橙红镂花大碗,碗里放了一撮子揿钮与拆下的软缎纽绊。墙上挂着她盛年时的照片;耶稣升天神像;四马路美女月份牌;商店里买来的西洋画,画的是静物,蔻利沙酒瓶与苹果,几只在篮内,几只在篮外。裸体的胖孩子的照片到处都是——她的儿女,她的孙子与外孙。

她特地开了箱子取出照相簿来,里面有她的丈夫们的单人相,可是他们从未与她合拍过一张,想是怕她敲诈。我们又看见她的大女儿的结婚照,小女儿的结婚照,大女儿离婚之后再度结婚的照片。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赛姆生太太自己的照片最多。从十四岁那年初上城的时候拍起,渐渐地她学会了向摄影机做媚眼。中年以后她喜欢和女儿一同拍,因为谁都说她们像姊妹。摄影师只消说这么一句,她便吩咐他多印一打照片。

晚年的赛姆生太太不那么上照了,瞧上去也还比她的真实年龄年轻二十岁。染了头发,低低地梳一个漆黑的双心髻。体格虽谈不上美,却也够得上引用老舍夸赞西洋妇女的话:"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皮肤也保持着往日的光润,她说那是她小时候吃了珍珠粉之故,然而根据她自己的叙述,她的童年时代是极其艰苦的,似乎自相矛盾。赛姆生太太的话原是靠不住的居多,可是她信口编的谎距离事实太远了,说不定远兜远转,"话又说回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迎头撞上了事实。

赛姆生太太将照相簿重新锁进箱子里去,嗟叹道:"自从今年伏天晒了衣裳,到如今还没把箱子收起来。我一个人哪儿抬得动?

年纪大了,儿女又不在跟前,可知苦哩!"我觉得义不容辞,自告奋勇帮她抬。她从床底下大大小小拖出七八只金漆箱笼,一面搬,一面向我格格笑道:"你明儿可得找个推拿的来给你推推——只怕要害筋骨疼!"

她爬高上低,蹲在柜顶上接递物件,我不由得捏着一把汗,然而她委实身手矫捷,又稳又利落。她的脚踝是红白皮色,踏着一双朱红皮拖鞋。她像一只大猫似的跳了下来,打开另一只箱子,弯着腰伸手进去掏摸,嘱咐我为她扶住了箱子盖。她的头突然钻到我的腋下,又神出鬼没地移开了。她的脸庞与脖子发出微微的气味,并不是油垢,也不是香水,有点肥皂味而不单纯的是肥皂味,是一只洗刷得很干净的动物的气味。人本来都是动物,可是没有谁像她这样肯定地是一只动物。

她忙碌着,嘶嘶地从牙齿缝里吸气,仿佛非常寒冷。那不过是秋天,可是她那咻咻的呼吸给人一种凛冽的感觉……也许她毕竟是老了。

箱子一只只叠了上去,她说:"别忙着走呀,我下面给你吃。"言下,又拖出两只大藤篮来。我们将藤篮抬了过去之后,她又道:"没有什么款待你,将就下两碗面罢!"我道:"谢谢您,我该走了。打搅了这半天!"

次日,在哈同花园外面,我又遇见了她,站住在墙根下说了一会话。她挽着一只网袋,上街去为儿女们买罐头食物。她的儿女们一律跟她姓了赛姆生,因此都加入了英国籍,初时虽然风光,事变后全都进了集中营,撇下赛姆生太太孤孤零零在外面苦度光阴,按月将一些砂糖罐头肉类水果分头寄与他们。她攒眉道:"每月张罗这五个包裹,怎不弄得我倾家荡产的?不送便罢,要送,便不能

少了哪一个的。一来呢，都是我亲生的，十个指头，咬着都疼。二来呢，孩子们也会多心。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我这以后不指望着他们还指望谁？怎能不敷衍着他们？天下做父母的，做到我这步田地，也就惨了！前儿个我把包裹打点好了，又不会写字，央了两个洋行里做事的姑娘来帮我写。写了半日，便不能治桌酒给人家浇浇手，也得留他们吃顿便饭。做饭是小事，往日我几桌酒席也办得上来，如今可是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的饭。你别瞧我打扮得头光面滑的在街上踢跳，内里实在是五痨七伤的，累出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天天上普德医院打针去，药水又贵又难买。偏又碰见这陆医生不是个好东西，就爱占人便宜。正赶着我心事重重——还有这闲心同他打牙嗑嘴哩！我前世里不知作了什么孽，一辈子尽撞见这些馋嘴猫儿，到哪儿都不得清静！”

赛姆生太太还说了许多旁的话，我记不清楚了。哈同花园的篱笆破了，墙塌了一角，缺口处露出一座灰色小瓦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赛姆生太太小名霓喜。她不大喜欢提起她幼年的遭际，因此我们只能从她常说的故事里寻得一点线索。她有一肚子的凶残的古典，说给孩子们听，一半是吓孩子，一半是吓她自己，从恐怖的回忆中她得到一种奇异的满足。她说到广东乡下的一个妇人，家中养着十几个女孩。为了点小事，便罚一个女孩站在河里，水深至腰，站个一两天，出来的时候，湿气也烂到腰上。养女初进门，先给一个下马威，在她的手背上紧紧缚三根毛竹筷，筷子深深嵌在肉里，旁边的肉坟起多高。隔了几天，肿的地方出了脓，筷子生到肉里去，再让她自己一根根拔出来。直着嗓子叫喊的声音，沿河一里上下都听得见。即使霓喜不是这些女孩中的一个，我们也知道她

的原籍是广东一个偏僻的村镇。广东的穷人终年穿黑的，抑郁的黑土布、黑烤绸。霓喜一辈子恨黑色，对于黑色有一种忌讳，因为它代表贫穷与磨折。霓喜有时候一高兴，也把她自己说成珠江的蛋家妹，可是那也许是她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她的发祥地就在九龙附近也说不定。那儿也有的是小河。

十四岁上，养母把她送到一个印度人的绸缎店里，卖了一百二十元。霓喜自己先说是一百二十元，随后又觉得那太便宜了些，自高身价，改口说是三百五十元，又说是三百。

先后曾经领了好几个姑娘去，那印度人都瞧不中，她是第七个，一见她便把她留下了，这是她生平的一件得意的事。她还有一些传奇性的穿插，说她和她第一个丈夫早就见过面。那年轻的印度人为了生意上的接洽，乘船下乡。她恰巧在岸上洗菜，虽不曾搭话，两下里都有了心。他发了一笔小财，打听明白了她的来历，便路远迢迢托人找霓喜的养母给他送个丫头来，又不敢指名要她，只怕那妇人居为奇货，格外地难缠。因此上，看到第七个方才成交。这一层多半是她杜撰的。

霓喜的脸色是光丽的杏子黄。一双沉甸甸的大黑眼睛，碾碎了太阳光，黑里面揉了金。鼻子与嘴唇都嫌过于厚重，脸框似圆非圆，没有格式，然而她哪里容你看清楚这一切。她的美是流动的美，便是规规矩矩坐着，颈项也要动三动，真是俯仰百变，难画难描。

初上城时节，还是光绪年间，梳两个丫髻，戴两支充银点翠凤嘴花，耳上垂着映红宝石坠子，穿一件烟里火回文缎大袄，娇绿四季花绸裤，跟在那妇人后面，用一块细缀穗白绫挑线汗巾半掩着脸，从那个绸缎店的后门进去，扭扭捏捏上了楼梯。楼梯底下，伙

计们围着桌子吃饭，也有印度人，也有中国人，交头接耳，笑个不了。那老实些的，只怕东家见怪，便低着头扒饭。

那绸缎店主人雅赫雅·伦姆健却在楼上他自己的卧室里，红木架上搁着一盆热水，桌上支着镜子，正在剃胡子呢。他养着西方那时候最时髦的两撇小胡子，须尖用胶水捻得直挺挺翘起，临风微颤。他头上缠着白纱包头，身上却是极挺括的西装。年纪不上三十岁，也是个俊俏人物。听见脚步声，便抓起湿毛巾，揩着脸，迎了出来，向那妇人点了点头，大剌剌走回房去，自顾自坐下了。那黑衣黄脸的妇人先前来过几趟，早是熟门熟路了，便跟了进来。霓喜一进房便背过身去，低着头，抄着手站着。

雅赫雅打量了她一眼，淡淡地道："有砂眼的我不要。"那妇人不便多言，一只手探过霓喜的衣领，把她旋过身来，那只手便去翻她的下眼睑，道："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看去！"雅赫雅走上前来，妇人把霓喜的上下眼皮都与他看过了。霓喜疼得紧，眼珠子里裹着泪光，狠狠地瞅了他一眼。

雅赫雅叉着腰笑了，又道："有湿气的我不要。"那妇人将霓喜向椅子上一推，弯下腰去，提起她的裤脚管，露出一双大红十样锦平底鞋，鞋尖上扣绣鹦鹉摘桃。妇人待要与她脱鞋，霓喜不肯，略略挣了一挣，妇人反手就给她一个嘴巴。常言道：熟能生巧。妇人这一巴掌打得灵活之至，霓喜的鬓角并不曾弄毛一点。雅赫雅情不自禁，一把拉住妇人的手臂，叫道："慢来！慢来！是我的人了，要打我自己会打，用不着你！"妇人不由得笑了起来道："原来是你的人了！老板，你这才吐了口儿！难得这孩子投了你的缘，你还怕我拿班做势扣住不给你么？什么湿气不湿气的，混挑眼儿，像是要杀我的价似的——也不像你老板素日的为人了！老板你不知道，

人便是你的人了，当初好不亏我管教她哩！这孩子诸般都好，就是性子倔一点。不怕你心疼的话，若不是我三天两天打着，也调理不出这么个斯斯文文上画儿的姑娘。换了个无法无天的，进了你家的门，抛你的米，撒你的面，怕不磕蹬得你七零八落的！”

雅赫雅笑道：“打自由你打，打出一身的疤来，也不好看相！”妇人复又搂起霓喜的袖子来，把只胳膊送到雅赫雅眼前去。雅赫雅摇头道：“想你也不会拣那看得见的所在拷打她！”妇人啐道：“你也太啰嗦了！难不成要人家脱光了脊梁看一看？”

霓喜重新下死劲瞅了他一眼。雅赫雅呵呵笑了起来，搭讪着接过霓喜手中的小包袱来，掂了一掂，向妇人道：“这就是你给她的陪送么？也让我开开眼。”便要打开包袱，妇人慌忙拦住道：“人家的衬衣鞋脚也要看！老板你怎么这样没有品？”雅赫雅道：“连一套替换的衣裳也没有？”妇人道：“嫁到绸缎庄上，还愁没有绫罗绸缎一年四季冬暖夏凉裹着她？身上这一套，老板你是识货的，你来摸摸。”因又弯下腰去拎起霓喜的裤脚道：“是苏州捎来的尺头哩！进贡的也不过如此罢了！”又道：“脚便是大脚。我知道你老板是外国脾气，脚小了反而不喜欢。若没有这十分人材，也配不上你老板。我多也不要你的，你给我两百块，再同你讨二十块钱喜钱。好不容易替你做了这个媒，腿也跑折了，这两个喜钱，也是分内的，老板可是王妈妈卖了磨，推不得了！”雅赫雅道：“累你多跑了两趟，车钱船钱我跟你另外算便了。两百块钱可太多了，叫我们怎么往下谈去？”妇人道：“你又来了！两百块钱卖给你，我是好心替她打算，图你个一夫一妻，青春年少的，作成她享个后半辈子的福，也是我们母女一场。我若是黑黑良心把她卖到堂子里去，那身价银子，少说些打她这么个银人儿也够了！”当下双方软硬兼施，磋商至再，方才

议定价目。

雅赫雅是一个健壮热情的男子，从印度到香港来的时候，一个子儿也没有，白手起家，很不容易，因此将钱看得相当的重，年纪轻轻的，已经偏于悭吝。对于中年的阔太太们，他该是一个最合理想的恋人，可是霓喜这十四岁的女孩子所需要的却不是热情而是一点零用钱与自尊心。

她在绸缎店里没有什么地位。伙计们既不便称她为老板娘，又不便直呼她的名字，只得含糊地用"楼上"二字来代表她。她十八岁上为雅赫雅生了个儿子，取了个英国名字，叫做吉美。添了孩子之后，行动上比较自由了些，结识了一群朋友，拜了干姊妹，内中也有洋人的女佣，也有唱广东戏的，也有店东的女儿。霓喜排行第二，众人都改了口唤她二姑。

雅赫雅的绸缎店是两上两下的楼房，店面上的一间正房，雅赫雅做了卧室，后面的一间分租了出去。最下层的地窖子却是两家共用的，黑压压堆着些箱笼，自己熬制的成条的肥皂，南洋捎来的红纸封着的榴梿糕。丈来长的麻绳上串着风干的无花果，盘成老粗的一圈一圈，堆在洋油桶上。头上吊着熏鱼、腊肉、半干的褂裤、影影绰绰的美孚油灯。那是个冬天的黄昏，霓喜在地窖子里支了架子烫衣裳。三房客家里的一个小伙子下来开箱子取皮衣，两个嘲戏做一堆，推推搡搡，熨斗里的炭火将那人的袖子上烧了个洞，把霓喜笑得前仰后合。

正乱着，上面伙计在楼梯口叫道："二姑，老板上楼去了。"霓喜答应了一声，把熨斗收了，拆了架子，叠起架上的绒毯，趿着木屐踢踢踏踏上去。先到厨房里去拎了一桶煤，带到楼上去添在火炉里，问雅赫雅道："今儿个直忙到上灯？"雅赫雅道："还说呢！就是修道

院来了两个葡萄牙尼姑，剪了几丈天鹅绒做圣台上的帐子，又嫌贵，硬叫伙计把我请出来，跟我攀交情，唠叨了这半天。”霓喜笑道：“出家人的钱，原不是好赚的。”雅赫雅道：“我还想赚她们的哩！不贴她几个就好了。满口子仁义道德，只会白嚼人。那梅腊妮师太还说她认识你呢。”霓喜哟了一声道：“来的就是梅腊妮师太？她侄子是我大姐夫。”雅赫雅道：“你才来的时候也没听说有什么亲戚，这会子就不清不楚弄上这些牵牵绊绊的！底下还有热水没有？烧两壶来，我要洗澡。”

霓喜又到灶下去砌水，添上柴，蹲在灶门前，看着那火渐渐红旺，把面颊也熏红了。站起来脱了大袄，里面只穿一件粉荷色万字绉紧身棉袄，又从墙上取下一条镂空衬白挖云青缎旧围裙系上了。先冲了一只锡制的汤婆子，用大袄裹了它，送了上去，顺手将一只朱漆浴盆带了上去，然后提了两壶开水上来，闩上门，伺候雅赫雅脱了衣服，又替他擦背。擦了一会，雅赫雅将两只湿淋淋的手臂伸到背后去，勾住了她的脖子，紧紧地搂了一搂。那青缎围裙的胸前便沾满了肥皂沫。

霓喜道：“快洗罢，水要冷了。”雅赫雅又洗了起来，忽道：“你入了教了，有这话没有？”霓喜道：“哪儿呀？我不过在姐夫家见过这梅腊妮师太两面……”雅赫雅道：“我劝你将就些，信信菩萨也罢了。便是年下节下，往庙里送油送米，布施几个，也还有限。换了这班天主教的姑子，那还了得，她们是大宅门里串惯了的，狮子大开口，我可招架不了！”霓喜笑道：“你也知道人家是大宅门里串惯了的，打总督往下数，是个人物，都同她们有来往。除了英国官儿，就是她们为大。你虽是个买卖人，这两年眼看步步高升，树高招风，有个拉扯，诸事也方便些。”雅赫雅笑了起来道：“原来你存心要

结交官场。我的姐姐,几时养得你这么大了?”霓喜瞟了他一眼道:“有道是水涨船高。你混得好了,就不许我妻随夫贵么?”

雅赫雅笑道:“只怕你爬得太快了,我跟不上!”霓喜撇了撇嘴,笑道:“还说跟不上呢!你现开着这爿店,连个老妈子都雇不起,什么粗活儿都是我一把儿抓,把个老婆弄得黑眉乌嘴上灶丫头似的,也叫人笑话,你枉为场面上的人,这都不省得?凭你这份儿聪明,也只好关起门来在店堂里做头脑罢了。”雅赫雅又伸手吊住她的脖子,仰着脸在她腮上啄了一下,昵声道:“我也不要做头脑,我只要做你的心肝。”霓喜啐道:“我是没有心肝的。”雅赫雅道:“没心肝,肠子也行。中国人对于肠子不是有很多讲究么?一来就闹肠子断了。”霓喜在他颈项背后戳了一下道:“可不是!早给你怄断了!”

她见雅赫雅今天仿佛是很兴头,便乘机进言,闲闲地道:“你别说外国尼姑,也有个把好的。那梅腊妮师太,好不有道行哩!真是直言谈相,半句客套也没有,说得我一身是汗,心里老是不受用。”雅赫雅道:“哦?她说你什么来?”霓喜道:“她说我什么荤不荤、素不素的,往后日子长着呢,别说上天见怪,凡人也容不得我。”雅赫雅立在浴盆里,弯腰拧毛巾,笑道:“那便如何是好?”霓喜背着手,垂着头,轻轻将脚去踢他的浴盆,道:“她劝我结婚。”雅赫雅道:“结婚么?同谁结婚呢?”霓喜恨得牙痒痒的,一掌将他打了个踉跄,差一点滑倒在水里,骂道:“你又来怄人!”雅赫雅笑得格格的道:“梅腊妮师太没替你做媒么?”霓喜别过身去,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来抹眼睛。

雅赫雅坐在澡盆边上,慢条斯理洗一双脚,热气蒸腾,像神龛前檀香的白烟,他便是一尊暗金色的微笑的佛。他笑道:“怪道呢,她这一席话把你听了个耳满心满。你入了教,赶明儿把我一来二

去地也劝得入了教，指不定还要到教堂里头补行婚礼呢！”霓喜一阵风旋过身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道：“你的意思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女人，你将来还要另娶女人。我说在头里，谅你也听不进：旋的不圆砍的圆，你明媒正娶，花烛夫妻，未见得一定胜过我。”雅赫雅道：“水凉了，你再给我对一点。”霓喜忽地提起水壶就把那滚水向他腿上浇，锐声叫道：“烫死你！烫死你！”

雅赫雅吃了一吓，纵身跳起，虽没有塌皮烂骨，皮肤也红了，微微有些疼痛。他也不及细看，水淋淋地就出了盆，赶着霓喜踢了几脚。

霓喜坐在地下哭了，雅赫雅一个兜心脚飞去，又把她踢翻在地，叱道：“你敢哭！”霓喜支撑着坐了起来道：“我哭什么？我眼泪留着洗脚跟，我也犯不着为你哭！”说着，依旧哽咽个不住。

雅赫雅的气渐渐平了，取过毛巾来揩干了身上，穿上衣服，在椅上坐下了，把汤婆子拿过来渥着，道：“再哭，我不喜欢了。”因又将椅子挪到霓喜跟前，双膝夹住霓喜的肩膀，把汤壶搁在她的脖子背后，笑道：“烫死你！烫死你！”霓喜只是腾挪，并不理睬他。

雅赫雅笑道：“怪不得姐儿急着想嫁人了，年岁也到了，私孩子也有了。”霓喜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别提孩子了！抱在手里，我心里只是酸酸的，也不知明天他还是我的孩子不是。赶明儿你有了太太，把我打到赘字号里去了，也不知是留下我还是不留下我。便留下我，也得把我赶到后院子里去烧火劈柴。我这孩子长大了也不知还认我做娘不认？”

雅赫雅把手插到她衣领里去，笑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一肚子的牢骚？”霓喜将他的手一摔，一个鲤鱼打挺，蹿起身来，恨道：“知道人心里不自在，尽自挝弄我待怎的？”雅赫雅望着她笑道：“也是

我自己不好,把你惯坏了,动不动就浪声颡气的。”霓喜跳脚道:“你几时惯过了我?你替我多制了衣裳,多打了首饰,大捧的银子给我买零嘴儿吃来着?”雅赫雅沉下脸来道:“我便没有替你打首饰,我什么地方亏待了你?少了你的吃还是少了你的穿?”霓喜冷笑道:“我索性都替你说了罢!贼奴才小妇,才来时节,少吃没穿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会子吃不了三天饱饭,就惯得她忘了本了,没上没下的!——你就忘不了我的出身,你就忘不了我是你买的!”

雅赫雅吮着下嘴唇,淡淡地道:“你既然怕提这一层,为什么你逢人就说:‘我是他一百二十块钱买来的。’——惟恐人家不知道?”霓喜顿了一顿,方道:“这也是你逼着我。谁叫你当着人不给我留面子,呼来叱去的。小姊妹们都替我气不服,怪我怎的这么窝囊。人人有脸,树树有皮,我不是你买的,我就由着你欺负么?”说着,又要哭。雅赫雅道:“对你干姊妹说说也罢了,你不该同男人勾勾搭搭的时候也挂在口上说:‘我是他一百二十块钱买的,你当我是爱亲做亲么?’”霓喜兜脸彻腮涨得通红,道:“贼砍头的,你几时见我同男人勾搭过?”

雅赫雅不答。霓喜蹲下身去,就着浴盆里的水搓洗毛巾,喃喃骂道:“是哪个贼囚根子在你跟前嚼舌头,血口喷人?我把这条性命同他兑了罢!”雅赫雅侧着头瞅着她道:“你猜是谁?”霓喜道:“你这是诈我是不是?待要叫我不打自招。你就打死了我,我也还不出你一个名字来!”雅赫雅欠伸道:“今儿个累了,不打你,只顾打呵欠。你去把饭端上来罢。”

霓喜将毛巾绞干了,晾在窗外的绳子上,浴盆也抬了出去,放在楼梯口的角落里,高声唤店里的学徒上来收拾,她自己且去揩抹房中地板上的水渍,一壁忙,一壁喊嚷道:“把人支使得团团转,还

有空去勾搭男人哩！也没见这昏君，听见风就是雨……”

学徒将孩子送了上来。那满了周岁的黄黑色的孩子在粉红绒布的襁褓中睡着了。霓喜道：“大冷的天，你把他抱到哪儿去了？”学徒道：“哥儿在厨房里看他们炖猪脚哩！”霓喜向空中嗅了一嗅道：“又没有谁怀肚子，吃什么酸猪脚？”将孩子搁在床上，自去做饭。

悬在窗外的毛巾与衬衫裤，哪消一两个时辰，早结上了一层霜，冻得浆硬，暮色苍茫中，只看见一方一方淡白的影子。这就是南方的一点雪意了。

是清莹的蓝色的夜，然而这里的两个人之间没有一点同情与了解，虽然他们都是年轻美貌的，也贪恋着彼此的美貌与年轻，也在一起生过孩子。

梅腊妮师太路过雅赫雅的绸缎店，顺脚走进来拜访。霓喜背上系着兜，驮着孩子，正在厨下操作。寒天腊月，一双红手插在冷水里洗那铜吊子，铜钉的四周腻着雪白的猪油。两个说了些心腹话。霓喜只因手上脏，低下头去，抬起肩膀来，胡乱将眼泪在衣衫上抹了一抹，呜咽道：“我还有什么指望哩？如今他没有别人，尚且不肯要我，等他有了人了，他家还有我站脚的地方么？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这才知道他的心了。”梅腊妮劝道：“凡事都得往宽处想。你这些年怎么过来？也不急在这一时。你现守着个儿子，把得家定，怕怎的？”霓喜道：“梅师父你不知道，贼强人一辈子不发迹，少不得守着个现成的老婆，将就着点。偏他这两年做生意顺手，不是我的帮夫运就是我这孩子脚硬——可是他哪里肯认账？你看他在外头轰轰烈烈，为人做人的，就不许我出头露面，惟恐人家知道他有女人。你说他安的是什么心？若说我天生的是这块

料,不配见人,他又是什么好出身?提起他那点根基来,笑掉人大牙罢了!"梅腊妮忙道:"我的好奶奶,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场面上的太太小姐,我见过无其数,论相貌,论言谈,哪个及得上你一半?想是你人缘太好了,沾着点就粘上了,他只怕你让人撕了块肉去。"霓喜也不由得噗哧一笑。

雅赫雅当初买霓喜进门,无非因为家里需要这么个女人,干脆买一个,既省钱,又省麻烦,对于她的身份问题并没有加以考虑。后来见她人才出众,也想把她作正头妻看待,又因她脾气不好,只怕越扶越醉,仗着是他太太,上头上脸的,便不敢透出这层意思。久而久之,看穿了霓喜的为人,更把这心来淡了。

霓喜小时候受了太多的折磨,初来的几年还觉形容憔悴,个子也瘦小,渐渐地越发出落得长大美丽,脸上的颜色,红的红,黄的黄,像掺了宝石粉似的,分外鲜焕。闲时在店门口一站,把里里外外的人都招得七颠八倒。惟有雅赫雅并不曾对她刮目相看。她受了雅赫雅的气,惟一的维持她的自尊心的方法便是随时随地地调情——在色情的圈子里她是个强者,一出了那范围,她便是人家脚底下的泥。

雅赫雅如何容得她由着性儿闹,又不便公然为那些事打她,怕她那张嘴,淮洪似的,嚷得尽人皆知;只得有的没的另找茬儿。雅赫雅在外面和一个姓于的青年寡妇有些不清不楚,被霓喜打听出来,也不敢点破了他,只因雅赫雅早就说在前:"你管家,管孩子,只不准你管我!"霓喜没奈何,也借着旁的题目跟他怄气。两人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只是不得宁静。

霓喜二十四岁那年又添了个女儿,抱到天主教修道院去领了洗,取名瑟梨塔,连那大些的男孩也一并带去受了洗礼。这时雅赫

雅的营业蒸蒸日上，各方面都有他一手儿，绸缎庄不过是个幌子。梅腊妮师太固然来得更勤了，长川流水上门走动的也不止梅腊妮一个。霓喜怀胎的时候，家里找了个女佣帮忙，生产后便长期雇下了。霓喜嫌店堂楼上狭窄，要另找房子，雅赫雅不肯，只把三房客撵了，腾出一间房来，叫了工匠来油漆门窗，粉刷墙壁，全宅焕然一新。收拾屋子那两天，雅赫雅自己避到朋友家去住，霓喜待要住到小姊妹家去，他却又不放心。霓喜赌气带了两个孩子到修道院去找梅腊妮师太，就在尼僧主办的育婴堂里宿了一晚，虽然冷静些，也是齐整洋房，海风吹着，比闹市中的绸缎铺凉爽百倍。梅腊妮却没口子嚷热，道："待我禀明了院长，带两个师妹上山避暑去。"霓喜道："山中你们也造了别墅么？好阔！"梅腊妮笑道："哪儿呀？就是米耳先生送我的那幢房子。"霓喜咋舌道："房子也是送得的？"梅腊妮笑道："我没告诉过你么？真是个大笑话，我也是同他闹着玩，说：'米耳先生，你有这么些房子，送我一幢罢！'谁知我轻轻一句话，弄假成真，他竟把他住宅隔壁新盖的那一所施舍与我，说：'不嫌弃，我们做个邻居！'"霓喜啧啧道："你不说与我听也罢了。下次再化个缘，叫我们这出手小的，越发拿不出来了。"当下一力撺掇梅腊妮到新房子里逛去，又道："务必携带我去走走。"梅腊妮正要存心卖弄，便到老尼跟前请了示，次日清早，一行七八个人，霓喜两个孩子由女佣领着，乘了竹轿，上山游玩。

轿子经过新筑的一段平坦大道，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只是人烟稀少，林子里一座棕黑色的小木屋，是警察局分所，窗里伸出一支竹竿，吊在树上，晾着印度巡捕的红色头巾。那满坑满谷的渊渊绿树，深一丛，浅一丛，太阳底下，鸦雀无声，偶尔拨剌作响，是采柴的人钻过了。从轿夫头上望下去，有那虾灰色的小小的香

港城,有海又有天,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霓喜却把一方素绸手帕搭在脸上,挡住了眼睛,道:“把脸晒得黑炭似的,回去人家不认得我了。”又闹树枝子抓乱了头发,嗔那轿夫不看着点儿走,又把鬓边掖着的花摘了下来道:“好烈的日头,晒了这么会子,就干得像茶里的茉莉。”梅腊妮道:“你急什么? 到了那儿,要一篮也有。”另一个姑子插嘴道:“我们那儿的怕是日本茉莉罢? 黄的,没这个香。”又一个姑子道:“我们便没有,米耳先生那边有,也是一样。”梅腊妮道:“多半他们家没人在,说是上莫干山避暑去了。”霓喜伸直了两条腿,偏着头端详她自己的脚,道:“一双新鞋,才上脚,就给踩脏了。育婴堂里那些孩子,一个个野马似的,你们也不管管他!”又道:“下回做鞋,鞋口上不镶这金辫子了,怪刺刺的!”

米耳先生这座房子,归了梅腊妮,便成了庙产,因此修道院里拨了两个姑子在此看守,听见梅腊妮一众人等来到,迎了出来,笑道:“把轿子打发回去罢,今儿个就在这儿住一宿,没什么吃的,鸡蛋乳酪却都是现成的。”梅腊妮道:“我们也带了火腿熏肉,吃虽够吃了,还是回去的好,明儿一早有神父来做礼拜,圣坛上是我轮值呢,只怕赶不及。”姑子们道:“夜晚下山,恐有不便。”霓喜道:“路上有巡警,还怕什么?”姑子们笑道:“奶奶你不知道,为了防强盗,驻扎了些印度巡捕,这现在我们又得防着印度巡捕了!”

众人把一个年纪最大的英国尼姑铁烈丝往里搀。铁烈丝个子小而肥,白包头底下露出一张燥红脸,一对实心的蓝眼珠子。如果洋娃娃也有老的一天,老了之后便是那模样。别墅里养的狗蹿到人身上来,铁烈丝是英国人,却用法文叱喝道:“走开! 走开!”那狗并不理会,铁烈丝便用法文咒骂起来。有个年轻的姑子笑道:“您老是跟它说法文!”铁烈丝直着眼望着她道:“它又不通人性,它怎

么懂得英国话?”小尼与花匠抿着嘴笑,被梅腊妮瞅了一眼,方才不敢出声。

那铁烈丝已是不中用了,梅腊妮正在壮年有为的时候,胖大身材,刀眉笑眼,八面玲珑,领着霓喜看房子,果然精致,一色方砖铺地,绿粉墙,金花雪地瓷罩洋灯,竹屏竹榻,也有两幅仿古劈竹对联匾额;家具虽是杂凑的,却也齐全。霓喜赞不绝口。

铁烈丝一到便催开饭,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坐在厅堂里等候。吃过了,铁烈丝睡午觉去了,梅腊妮取出一副纸牌来,大家斗牌消遣,霓喜却闹着要到园子里去看看。梅腊妮笑道:“也没见你——路上怕晒黑,这又不怕了。”霓喜站在通花园的玻璃门口,取出一面铜脚镜子,斜倚着门框,拢拢头发,摘摘眉毛,剔剔牙齿,左照右照,镜子上反映出的白闪闪的阳光,只在隔壁人家的玻璃窗上霍霍转。转得没意思了,把孩子抱过来刁着嘴和他说话,扮着鬼脸,一声呼哨,把孩子吓得哭了,又道:“莫哭,莫哭,唱出戏你听!”曼声唱起广东戏来。姑子们笑道:“伦家奶奶倒真是难得,吹弹歌唱,当家立计,样样都精。”梅腊妮问道:“你有个干妹妹在九如坊新戏院,是跟她学的罢?听这声口,就像个内行。”霓喜带笑只管唱下去,并不答理。唱完了一节,把那阴凉的镜子合在孩子嘴上,弯下腰去叫道:“啵啵啵啵啵。”教那孩子向镜子上吐唾沫,又道:“冷罢?好冷,好冷,冻坏我的乖宝宝了!”说着,浑身大大地哆嗦了一阵。孩子笑了,她也笑了,丢下了孩子,混到人丛里来玩牌。

玩到日色西斜,铁烈丝起身,又催着吃点心,吃了整整一个时辰,看看黑上来了,众人方才到花园里换一换空气。众尼僧都是黑衣黑裙,头戴白翅飞鸢帽,在黄昏中像一朵朵巨大的白蝴蝶花,花心露出一点脸来。惟有霓喜一人梳着时式的髩头,用一把梳子高

高卷起顶心的头发，下面垂着月牙式的前刘海，连着长长的水鬓；身穿粉红杭纺衫，滚着金辫子；虽不曾缠过脚，一似站不稳，只往人身上靠。勾肩搭背走过一棵蛋黄花树——那蛋黄花白瓣黄心，酷肖剥了壳的鸡子，以此得名——霓喜见一朵采一朵，聚了一大把，顺手便向草棵子里一抛。见了木瓜树，又要吃木瓜。梅腊妮双手护住那赤地飞霜的瘿瘤似的果子，笑道："还早呢，等熟了，一定请你吃。"

霓喜扯下一片叶子在自己下颔上苏苏搔着，斜着眼笑道："一年四季满街卖的东西，什么希罕？我看它，熟是没熟，大也不会再大了。"

正说着，墙上一个人探了一探头，是隔壁的花匠，向这边的花匠招呼道："阿金哥，劳驾接一接，我们米耳先生给梅腊妮师太送了一罐子鸡汤来。"梅腊妮忙道："折死我了，又劳米耳先生费心。早知你们老爷在家，早就来拜访了。"那堵墙是沿着土冈子砌的，绿累累满披着爬藤。那边的花匠立在高处，授过一只洋瓷罐，阿金搬梯子上去接过来，墙头筑着矮矮的一带黄粉栏杆，米耳先生背倚着栏杆，正在指挥着小厮们搬花盆子。梅腊妮起先没看见他，及至看清楚了，连忙招呼。米耳先生掉转身向这边遥遥地点了个头道："你好呀，梅腊妮师太？"那米耳先生是个官，更兼是个中国地方的外国官，自是气度不凡。胡须像一只小黄鸟，张开翅膀托住了鼻子，鼻子便像一座山似的隔开了双目，惟恐左右两眼瞪人瞪惯了，对翻白眼，有伤和气。头顶已是秃了，然而要知道他是秃头，必得绕到他后面去方才得知，只因他下颏仰得太高了。

当下梅腊妮笑道："米耳太太跟两位小姐都避暑去了？"米耳先生应了一声。梅腊妮笑道："米耳先生，真亏你，一个人在家，也不

出去逛逛。”米耳先生道：“衙门里没放假。”梅腊妮道：“衙门里没放假，太太跟前放了假啊！”米耳先生微微一笑道：“梅师父，原来你这么坏！”霓喜忍不住，大着胆子插嘴道：“你以为尼姑都是好的么？你去做一年尼姑试试，就知道了。”她这两句英文，虽是文法比众不同一点，而且掺杂着广东话，米耳先生却听懂了，便道：“我不是女人，怎么能做尼姑呢？”霓喜笑道：“做一年和尚，也是一样。做了神父，就免不了要常常地向修道院里跑。”米耳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架着鼻子的黄胡子向上一耸一耸，差点儿把鼻子掀到脑后去了。从此也就忘了翻白眼，和颜悦色地向梅腊妮道：“这一位的英文说得真不错。”梅腊妮道：“她家现开着香港数一数二的绸缎店，专做上等人的生意，怎不说得一口的好英文？”米耳先生道：“哦，怪道呢！”梅腊妮便介绍道：“米耳先生，伦姆健太太。”米耳先生背负着手，略略弯了弯腰。霓喜到了这个时候，却又扭过身去，不甚理会，只顾摘下一片柠檬叶，揉搓出汁来，窝在手心里，凑上去深深嗅着。

只听那米耳先生向梅腊妮说道：“我要央你一件事。”梅腊妮问什么事。米耳先生道：“我太太不在家，厨子没了管头，菜做得一天不如一天。你过来指点指点他，行不行？”梅腊妮一心要逞能，便道：“有什么不行的？米耳先生，你没吃过我做的葡萄牙杂烩罢？管教你换换口味。”米耳先生道：“好极了。时候也不早了，就请过来罢。就在我这儿吃晚饭。没的请你的，你自己款待自己罢。”又道：“还有伦姆健太太，也请过来。你也没吃过梅腊妮师太做的葡萄牙杂烩罢？不能不尝尝。”说着，有仆欧过来回话，米耳先生向这边点了个头，背过身去，说话间便走开了。

梅腊妮自是胸中雪亮。若是寻常的老爷太太有点私情事，让她分担点干系，她倒也不甚介意。霓喜若能与雅赫雅白头到老，梅

腊妮手里捏着她这把柄，以后告帮起来，不怕她不有求必应，要一奉十。可是看情形，雅赫雅与霓喜是绝不会长久的。一旦拆散了，雅赫雅总难免有几分割舍不下，那时寻根究底，将往事尽情抖露出来，不说霓喜的不是，却怪到牵线人身上来，也是人之常情。梅腊妮是断断不肯得罪雅赫雅的，因此大费踌躇。看霓喜时，只是笑吟吟的，扯扯衣襟，扭过身去看看鞋后跟儿，仿佛是要决定要践约的样子。梅腊妮没奈何，咳嗽了一声道："你也高兴去走走?"霓喜笑道："就知道你还烧得一手的好菜！今儿吃到嘴，还是沾了人的光!"

梅腊妮道："我们要去就得去了。"当下叮咛众尼僧一番，便唤花匠点上灯笼相送，三人分花拂柳，绕道向米耳先生家走来。门首早有西崽迎着，在前引导。黑影里咻咻跑出几条狼狗，被西崽一顿吆喝，旁边走出人来将狗拴了去了。米耳先生换了晚餐服在客室里等候着。一到，便送上三杯雪梨酒来。梅腊妮吃了，自到厨房里照料去了。这里米耳先生与霓喜一句生，两句熟，然而谈不上两句话，梅腊妮却又走了回来，只说厨子一切全都明白，不消在旁监督。米耳先生知道梅腊妮存心防着他们，一时也不便支开她去。

筵席上吃的是葡萄酒。散了席，回到客室里来喝咖啡，又换上一杯威士忌。霓喜笑道："怎么来了这一会儿，就没断过酒?"米耳先生道："我们英国人吃酒是按着时候的，再没错。"霓喜笑道："那么，什么时候你们不吃酒呢?"米耳先生想了一想道："早饭以前我是立下了规矩，一滴也不入口的。"

他吩咐西崽把钢琴上古铜烛台上的一排白蜡烛一齐点上了，向梅腊妮笑道："我们来点音乐罢。好久没听见你弹琴，想必比前越发长进了。"梅腊妮少不得谦逊一番。米耳先生道："别客气了。

我那大女儿就是你一手教出来的。"梅腊妮背向着他们坐在琴凳上弹将起来，米耳先生特地点了一支冗长的三四折乐曲，自己便与霓喜坐在一张沙发上。那墙上嵌着乌木格子的古英国式的厅堂在烛光中像一幅黯淡的铜图，只有玻璃瓶里的几朵朱红的康乃馨，仿佛是浓浓地着了色，那红色在昏黄的照片上直凸出来。

霓喜伸手弄着花，米耳先生便伸过手臂去兜住她的腰，又是捏，又是掐。霓喜躲闪不迭。米耳先生便解释道："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是天生的细腰。西洋女人的腰是用钢条跟鲸鱼骨硬束出来的，细虽细，像铁打的一般。"霓喜并不理睬他，只将两臂紧紧环抱着自己的腰，米耳先生便去拉她的手，她将手抄在短袄的衣襟下，他的手也跟过来。霓喜忍着笑正在撑拒，忽然低声叫道："咦？我的戒指呢？"米耳先生道："怎么？戒指丢了？"霓喜道："吃了水果在玻璃盅里洗手的时候我褪了下来攥在手心里的，都是你这么一搅和，准是溜到沙发垫子底下去了。"便伸手到那宝蓝丝绒沙发里去掏摸。米耳先生道："让我来。"他一只手撳在她这边的沙发上，一只手伸到她那边沙发缝里，把她扣在他两臂之间，虽是皱着眉聚精会神地寻戒指，躬着腰，一张酒气醺醺的脸只管往她脸上凑。霓喜偏过脸去向后让着，只对他横眼睛，又朝梅腊妮努嘴儿。

米耳先生道："找到了。你拿什么谢我？"霓喜更不多言，劈手夺了过来，一看不觉啊呀了一声，轻轻地道："这算什么？"她托在手上的戒指，是一只独粒的红宝石，有指甲大。他在她一旁坐下，道："可别再丢了。再丢了可不给你找了。"霓喜小声道："我那只是翠玉的。"米耳先生道："你倒不妨大方些，说：以后你在椅子缝里找到了，你自己留下做个纪念罢。"霓喜瞟了他一眼道："凭什么我要跟你换一个戴？再说，也谈不上换不换呀，我那一个还不定找得到找

不到呢。"米耳先生道:"只要有,是不会找不到的。只要有。"说着,笑了。他看准了她是故意地哄他,霓喜心里也有数,便噘着嘴把戒指撂了过来道:"不行,我只要我自己的。"米耳先生笑道:"你为什么不说你的是金刚钻的呢?"霓喜恨得咬牙切齿,一时也分辩不过来。这时候恰巧梅腊妮接连地回了两次头,米耳先生还待要亲手替她戴上戒指,霓喜恐被人看见了,更落了个痕迹,想了一想,还是自己套上了,似有如无的,淡淡将手搁在一边。

梅腊妮奏完了这支曲子便要告辞,道:"明儿还得一早就赶回去当值呢,伦姆健太太家里也有事,误不得的。"米耳先生留不住,只得送了出来,差人打灯笼照路,二人带着几分酒意,踏月回来。梅腊妮与霓喜做一房歇宿,一夜也没睡稳,不时起来看视,疑心生暗鬼,只觉得间壁墙头上似乎有灯笼影子晃动。次日绝早起身,便风急火急地催着众人收拾下山。

竹轿经过米耳先生门首,米耳先生带着两匹狗立在千寻石级上,吹着口哨同她们打了个招呼,一匹狗泼剌剌跑了下来,又被米耳先生唤了上去。尼姑们在那里大声道别,霓喜只将眼皮撩了他一下,什么也没说。黄粉栏杆上密密排列着无数的乌蓝瓷花盆,像一队甲虫,顺着栏杆往上爬,盆里栽的是西洋种的小红花。

米耳先生那只戒指,霓喜不敢戴在手上,用丝绦拴了,吊在颈里,衬衫底下。轿子一摇晃,那有棱的宝石便在她心窝上一松一贴,像个红指甲,抓得人心痒痒的,不由得要笑出来。她现在知道了,做人做了个女人,就得做个规矩的女人。规矩的女人偶尔放肆一点,便有寻常的坏女人梦想不到的好处可得。

霓喜立志要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太太。嫁丈夫嫁到雅赫雅,年轻漂亮,会做生意,还有甚不足处?虽不是正头夫妻,她替他养了

两个孩子了。是梅腊妮的话:她“把得家定”,他待要往哪里跑?他只说她不是好出身,上不得台盘,他如何知道,连米耳先生那样会拿架子的一个官,一样也和她平起平坐,有说有笑的?米耳先生开起玩笑来有些不知轻重,可是当着她丈夫,那是绝不至于的……她既会应酬米耳先生,怎见得她应酬不了雅赫雅结识的那些买卖人?久后他方才知道她也是个膀臂。

霓喜一路寻思,轿子业已下山。梅腊妮吩咐一众尼僧先回修道院去,自己却待护送霓喜母子回家。霓喜说了声不劳相送,梅腊妮道:“送送不打紧。你说你孩子做衣裳多下来一块天蓝软缎,正好与我们的一个小圣母像裁件披风,今儿便寻出来与我带去罢。”霓喜点头答应。

轿子看看走入闹市,倾斜的青石坂上被鱼贩子桶里的水冲得又腥又黏又滑。街两边夹峙着影沉沉的石柱,头上是阳台,底下是人行道,来往的都是些短打的黑衣人。穷人是黑色的;穷人的孩子,穷人的糖果,穷人的纸扎风车与鬓边的花却是最鲜亮的红绿——再红的红与他们那粉红一比也失了色,那粉红里仿佛下了毒。

雅赫雅的绸缎店在这嘈杂的地方还数它最嘈杂,大锣大鼓从早敲到晚,招徕顾客。店堂里挂着彩球,庆祝它这里的永久的新年。黑洞洞的柜台里闪着一匹一匹堆积如山的印度丝帛的宝光。通内进的小门,门上吊着油污的平金玉色缎大红里子的门帘,如同舞台的上场门。门头上悬着金框镜子,镜子上五彩堆花,描出一只画眉站在桃花枝上,题着“开张志喜”几个水钻字,还有上下款。

雅赫雅恰巧在柜台上翻阅新送来的花边样本,与梅腊妮寒暄了几句。霓喜心中未尝不防着梅腊妮在雅赫雅跟前搬嘴,因有意的在楼下延挨着,无奈两个孩子一个要溺尿,一个要喂奶,霓喜只

得随同女佣上楼照看,就手给梅腊妮找那块零头料子。

霓喜就着阳台上的阴沟,弯腰为孩子把尿,一抬头看见栏杆上也搁着两盆枯了的小红花,花背后衬着辽阔的海,正午的阳光晒着,海的颜色是混沌的鸭蛋青。一样的一个海,从米耳先生家望出去,就大大地不同。楼下的锣鼓"亲狂亲狂"敲个不了,把街上的人声都压下去了。

晾着的一条烤绸裤子上滴下一搭水在她脸上。她耸起肩膀用衫子来揩,揩了又揩,揩的却是她自己的两行眼泪。凭什么她要把她最热闹的几年糟践在这爿店里?一个女人,就活到八十岁,也只有这几年是真正活着的。

孩子撒完了尿,闹起来了,她方才知道自己在发愣,摸摸孩子的屁股,已经被风吹得冰凉的。回到房里,梅腊妮上楼来向她告辞,取了缎子去了。那梅腊妮虽然千叮嘱万叮嘱叫雅赫雅不要发作,只需提防着点,不容霓喜与米耳先生继续来往,雅赫雅如何按捺得下?梅腊妮去了不多时,他便走上楼来,将花边的样本向床上一抛,一叠连声叫找去年加尔各答捎来的样本,不待人动手寻觅便骂将起来,只说这家里乱得狗窝似的,要什么没什么。

霓喜见他满面阴霾,早猜到了来由,蹲在地上翻抽屉,微微侧着脸,眼睛也不向他,叹了口气道:"你这脾气呀——我真怕了你了!我正有两句话说给你听哩,偏又赶上你不高兴的时候。"雅赫雅道:"你又有什么话?"霓喜道:"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的。修道院的那些尼姑,当初你叫我远着她们点,我不听,如今我岂不是自己打嘴么?"雅赫雅道:"尼姑怎么了?"霓喜道:"你不知道,昨儿晚上,要不是拖着两个孩子,我一个人摸黑也跑下山来了。"雅赫雅道:"怎么了?"霓喜叹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梅腊妮师太有点叫人看

不上眼。死活硬拉我到她一个外国朋友家吃饭。人家太太不在香港,总得避点嫌疑,她一来就走开了,可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没跟她翻脸,可是我心里不痛快,她也看出来了。"雅赫雅坐在床沿上,双手按着膝盖,冷笑道:"原来如此。刚才她在这里,你怎么不当面跟她对一对词儿?"霓喜道:"哟,那成吗!你要是火上来了,一跳三丈高,真把她得罪了,倒又不好了。她这种人,远着她点不要紧,可不能得罪。你这霹雳火脾气……我真怕了你了!"

雅赫雅被她三言两语堵住了,当场竟发不出话来。过后一想,她的话虽不见得可靠,梅腊妮也不是个好人。再见到梅腊妮的时候,便道:"你们下次有什么集会,不用招呼我家里那个了。她糊涂不懂事,外头坏人又多。"梅腊妮听出话中有话,情知是霓喜弄的鬼,气了个挣,从此断了往来,衔恨于心,不在话下。

这一日,也是合该有事。雅赫雅邀了一个新从印度上香港来的远房表亲来家吃便饭。那人名唤发利斯·佛拉,年纪不上二十一二,个子不高,却生得肥胖扎实,紫黑面皮,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微微凸出的大眼睛,一头乱蓬蓬乌油油的鬈发,身穿印度条纹布衬衫,西装裤子下面却赤着一双脚。霓喜如何肯放过他,在席上百般取笑。这发利斯纳着头只管把那羊脂烙饼蘸了咖喱汁来吃。雅赫雅嫌咖喱汁太辣,命霓喜倒杯凉水来。霓喜给了他一杯凉水,却倒一杯滚烫的茶奉与发利斯,发利斯喝了一口,舌头上越发辣得像火烧似的,不觉攒眉吸气。雅赫雅笑道:"你只是撮弄他!还不另斟上来!"霓喜笑吟吟伸手待要泼去那茶,发利斯按住了茶杯,叫道:"不用了,嫂子别费事!"两下里你争我夺,茶碗一歪,倒翻在桌上,霓喜慌忙取过抹布来揩拭桌布的渍子,道:"这茶渍倒不妨事,咖哩滴在白桌布上,最是难洗。"发利斯盘子的四周淋淋漓漓溅了些咖

哩汁,霓喜擦着、擦着,直擦到他身边来,发利斯局促不安。雅赫雅笑道:“大不了把桌布换了下来煮一煮,这会子你吃你的饭罢了,忙什么? 别尽自欺负我这兄弟。”霓喜笑道:“谁说他一句半句来着?也不怪他——没用惯桌布。”说得发利斯越发紫涨了面皮。

雅赫雅笑道:“你别看我这兄弟老实,人家会做生意,眼看着就要得法了。”霓喜忙将一只手搭在发利斯肩上道:“真的么? 你快快地发财,嫂子给你做媒,说个标致小媳妇儿。”雅赫雅道:“用不着你张罗,我们大兄弟一心一意只要回家乡去娶他的表妹。”发利斯听不得这话,急得抓头摸耳,央他住口。霓喜笑道:“他定下亲了?”雅赫雅拿眼看着发利斯,笑道:“定倒没有定下。”霓喜道:“两个人私下里要好?”雅赫雅噗哧一笑道:“你不知道我们家乡的规矩多么大,哪儿容得你私订终身? 中国女人说是不见人,还不比印度防得紧。你叫发利斯告诉你,他怎样爬在树上看他表姊妹们去了面幕在园子里踢球,叫他表姊妹知道了,告诉舅舅去,害得他挨了一顿打。”霓喜笑不可抑,把发利斯的肩膀捏一捏,然后一推,道:“你太痴心了! 万一你回去的时候,表姊妹一个个都嫁了呢?”雅赫雅笑道:“横竖还有表嫂——替他做媒。”霓喜瞟了雅赫雅一眼。

吃完了饭,雅赫雅擦了脸,便和发利斯一同出去。霓喜道:“你们上哪儿去? 可别把我们大兄弟带坏了!”雅赫雅笑道:“与其让嫂子把他教坏了,不如让哥哥把他教坏了! 他学坏了,也就不至于上嫂子的当了!”

霓喜啐了他一口,猜度着雅赫雅一定不是到什么好地方去,心中不快,在家里如何坐得稳,看着女佣把饭桌子收拾了,便换了件衣服,耳上戴着米粒大的金耳塞,牵着孩子上街。一路行来,经过新开的一家生药店,认了认招牌上三个字,似乎有些眼熟,便踩着

门槛儿问道:“你们跟坚道的同春堂是一家么?”里面的伙计答道:“是的,是分出来的。”霓喜便跨进来,笑道:“我在你们老店里抓过药,你们送了这么一小包杏脯,倒比外头买的强。给我秤一斤。”那伙计摇手道:“那是随方赠送,预备吃了药过口的。单买杏脯,可没有这个规矩。”霓喜嗔道:“也没有看见做生意这么呆的!难道买你的杏脯,就非得买你的药?买了药给谁吃?除非是你要死了——只怕医了你的病,也医不了你的命!”那伙计连腮带耳红了,道:“你这位奶奶,怎么出口伤人?”霓喜道:“上门买东西,还得冲着你赔小心不成?”

旁边一个年轻的伙计忙凑上来道:“奶奶别计较他,他久惯得罪人。奶奶要杏脯,奶奶还没尝过我们制的梅子呢。有些人配药,就指明了要梅子过口。”说着,开了红木小抽斗,每样取了一把,用纸托着,送了过来。霓喜尝了,赞不绝口,道:“梅子也给我秤半斤。”一头说着话,拿眼向那伙计上下打量,道:“小孩儿家,嘴头子甜甘就好。”那店伙年纪不上二十,出落得唇红齿白,一表人才,只是有点龅牙。头发生得低,脑门子上剃光了,还隐隐现出一个花尖。这霓喜是在街头买一束棉线也要跟挑担的搭讪两句的人,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因道:“你姓什么?”那人道:“姓崔。”霓喜道:“崔什么?”那人笑道:“崔玉铭。”霓喜道:“谁替你取的名字?”崔玉铭笑了起来道:“这位奶奶问话,就仿佛我是个小孩儿似的。”霓喜笑道:“不看你是个小孩儿,我真还不理你呢!”

那时又来了个主顾,药方子上开了高丽参、当归等十来味药,研碎了和蜜搓成小丸。伙计叫他七日后来取。霓喜便道:“原来你们还有蜜。让我瞧瞧。”崔玉铭走到店堂里面,揭开一只大缸的木盖,道:“真正的蜂蜜,奶奶买半斤试试?”霓喜跟过来笑道:“大包小

裹的，拿不了。”崔玉铭找了个小瓦罐子来道：“拿不了我给你送去。”霓喜瞅着他道：“你有七个头八个胆找到我家来！”这崔玉铭用铜勺抄起一股子蜜，霓喜凑上去嗅了一嗅道：“怎么不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混充的！”崔玉铭赌气将勺子里的一个头尾俱全的蜜蜂送到霓喜跟前道：“你瞧这是什么？”霓喜嗳哟了一声道：“你要作死哩！甩了我一身的蜜！”便抽出腋下的手绢子在衣襟上揩抹，又道：“个把蜜蜂算得了什么？多捉两个放在缸里还不容易？捞出来给老主顾一看，就信了。”玉铭笑道：“奶奶真会怄人！”当下连忙叫学徒打一脸盆水来，伺候霓喜揩净衣裳。霓喜索性在他们柜台里面一张金漆八仙桌旁边坐下，慢慢地绞手巾，擦了衣裳又擦手，一面和玉铭攀谈，问他家乡情形，店中待遇，又把自己的事说个不了。

她那八岁的儿子吉美，她抓了一把杏脯给他，由他自己在药店门首玩耍，却被修道院的梅腊妮师太看见了。梅腊妮白帽黑裙，挽着黑布手提袋，夹着大号黑洋伞，摇摇摆摆走过。吉美和她一向厮熟，便扑上去抱住膝盖，摩弄她裙腰上悬挂的乌木念珠，小银十字架。梅腊妮笑道：“怎么放你一个人乱跑，野孩子似的？谁带你出来的？”吉美指着药店道：“妈在这里头。”梅腊妮探了探头。一眼瞥见霓喜坐在店堂深处，八仙桌上放了一盆脸水，却又不见她洗脸，只管将热手巾把子在桌沿上敲打着，斜眼望着旁边的伙计，饧成一块。梅腊妮暗暗点头，自去报信不提。

霓喜在同春堂，正在得趣之际，忽闻一声咳嗽，里间踱出一个瘦长老儿，平平的一张黄脸，不曾留须，对襟玉色褂子上罩着红青夹背心，两层都敞着纽扣，露出直的一条黄胸脯与横的一条肚子，脚踏二蓝花缎双脸鞋，背着手转了一圈。众伙计一齐鸦雀无声。霓喜悄悄地问崔玉铭道：“是你们老板？”玉铭略略点头，连看也不

便朝她看。霓喜自觉扫兴,拾掇了所买的各色茶食,拉了孩子便走。到家正是黄昏时候。雅赫雅和发利斯做了一票买卖回来,在绸缎店店堂里面坐地,叫了两碗面来当点心。梅腊妮业已寻到店里来,如此这般将方才所见告诉了他,又道:“论理,我出家人不该不知进退,再三地在你老板跟前搬是非,只是你家奶奶年轻,做事不免任性些,怕要惹外头人议论。这些时我虽没和她见面,往常我们一直是相好的,让人家疑心是我居心不正,带累了你们奶奶,我一个出家人,可担不起这一份罪名。再则我们修道院里也不止我一个人,砍一枝,损百枝,上头怪罪下来,我还想活着么?”雅赫雅听了这话,不问虚实,候霓喜来家,立意要寻非厮闹,三言不合,便一把采过头发来,揪着她两眼反插上去。发利斯在旁吓愣住了。霓喜缓过一口气来之后,自不肯善罢干休,丢盘摔碟,跳了一场,心中只道雅赫雅在外面相与了下流女人,故此一来家便乌眼鸡似的。

次日早晨,雅赫雅在楼上贮藏室里查点货色,伙计们随侍在旁,一个学徒在灶下燃火,一个打扫店面,女佣上街买菜去了。崔玉铭手提两包蜜饯果子,两罐子蜜,寻上门来,只说要寻楼上的三房客姓周的。学徒说已经搬了多时了,他问搬到哪里去了,那学徒却不知道。他便一路扬声问上楼来。霓喜乱挽乌云无精打采走出房来,见是他,吃了一吓,将手扪住了嘴,一时出不了声。雅赫雅从对房里走出来,别的没看见,先看见崔玉铭手里拎着的小瓦钵子,口上粘着桃红招牌纸,和霓喜昨日在药店买来的是一般,情知事出有因,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兜脸一拳头,崔玉铭从半楼梯上直滚下去,一跤还没跌成,来不及地爬起来便往外跑。雅赫雅三级并一级追下楼去,踏在罐子滑腻的碎片上,嗤嗤一溜溜了几尺远,人到了店堂里,却是坐在地下,复又挣起身来,赶了出去。

霓喜在楼上观看,一个身子像搰在大海里似的,乱了主意。侧耳听外面,却没有嚷闹的声音,正自纳罕,再听时,仿佛雅赫雅和谁在那里说笑,越发大疑,撑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走下来,生怕那汪着的蜜糖脏了鞋。掩到门帘背后张了一张,却原来是于寡妇,和雅赫雅有些首尾的,来到店中剪衣料,雅赫雅气也消了,斜倚在柜台上,将一匹青莲色的印度绸打开了一半,披在身上,比给她看。

霓喜挫了挫牙,想道:“他便如此明公张胆,我和那崔玉铭不合多说了两句话,便闹得一天星斗。昨儿那一出,想必就是为了崔玉铭——有人到他跟前捣了鬼。今天看情形也跑不了一顿打。为了芝麻大一点事,接连羞辱了我两回!”思想起来,满腔冤愤,一时捞不到得用器具,豁朗朗一扯,将门头上悬挂的“开张志喜”描花镜子绰在手中,掀开帘子,往外使劲一摔,镜子从他们头上飞过,万道霞光,落在街沿上,哗啦碎了,亮晶晶像泼了一地的水。

随着镜子,霓喜早蹿了出去,拳足交加,把于寡妇打得千疮百孔,打成了飞灰,打成了一蓬烟,一股子气,再从她那边打回来。雅赫雅定了定神,正待伸手去抓霓喜,霓喜双手举起柜台上摊开的那一匹青莲色印度绸,凭空横扫过去,那匹绸子,剪去了一大半,单剩下薄薄几层裹住了木板,好不厉害,喀嚓一声,于寡妇往后便倒,雅赫雅沾着点儿,也震得满臂酸麻。霓喜越发得了意,向柜台上堆着的三尺来高一叠绸缎拦腰扫去,整叠的匹头推金山倒玉柱塌将下来,千红万紫百玄色,闪花,暗花,印花,绣花,堆花,洒花,洒线,弹墨,椒盐点子,飞了一地上,霓喜跳在上面一阵践踏。雅赫雅也顾不得心疼衣料,认明霓喜的衣领,一把揪住,啪啪几巴掌,她的头歪到这边,又歪到那边。霓喜又是踢,又是抓,又是咬,他两个扭做一团,于寡妇坐在地下只是喘气,于家跟来的老妈子弯腰捡起于寡妇

星散的钗环簪珥，顺手将霓喜的耳坠子和跌碎了的玉镯头也揣在袖子里。

旁边的伙计们围上来劝解，好不容易拉开了雅赫雅两口子。于寡妇一只手挽着头发，早已溜了。霓喜浑身青紫，扶墙摸壁往里走，柜台上有一把大剪刀，她悄悄地拿了，闪身在帘子里头，倒退两步，腾出地位，滴溜溜把剪刀丢出去。丢了出去，自己也心惊胆战，在楼梯脚上坐下了，拍手拍脚大哭起来，把外面的喧哗反倒压了下去。

须臾，只见雅赫雅手握着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给我走！你这就走！你不走我锥瞎你眼睛！"霓喜哭道："你要我走到哪儿去？"雅赫雅道："我管你走到哪儿去？我不要你了。"霓喜道："有这么容易的事，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跟了你十来年，生儿养女，吃辛吃苦的，所为何来？你今日之下，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一头哭，一头叫起撞天屈来，雅赫雅发狠，将剪刀柄去砸她的头，道："你真不走？"霓喜顺势滚在地上撒起泼来，道："你好狠心！你杀了我罢！杀了我罢——不信你的心就这样狠！"

众人恐雅赫雅又要用强，上前劝解，雅赫雅冷冷地道："用不着劝我，倒是劝劝她，她是知趣的，把随身的东西收拾起来，多也不许带，孩子不许带，马上离了我的眼前，万事全休。不然的话，我有本事把当初领她的人牙子再叫了来把她卖了。看她强得过我！"说着，满脸乌黑，出去坐在柜台上。

霓喜听他口气，斩钉截铁，想必今番是动真气了，不犯着吃眼前亏，不如暂且出去避一避，等他明白过来了再说。趁众人劝着，便一路哭上楼去，捡衣服，雅赫雅贵重些的物件都没有交给她掌管，更兼他过日子委实精明，霓喜也落不下多少体己来。她将箱子

兜底一掀，哗啦把东西倒了一地，箱底垫着的却是她当日从乡下上城来随身带着的蓝地小白花土布包袱，她把手插到那粗糙的布里，一歪身坐在地下，从前种种仿佛潮水似的滚滚而来，她竟不知道身子在什么地方了。

水乡的河岸上，野火花长到四五丈高，在乌蓝的天上密密点着朱砂点子。终年是初夏。初夏的黄昏，家家户户站在白粉墙外捧着碗吃饭乘凉，虾酱炒蓊菜拌饭吃。丰腴的土地，然而霓喜过的是挨饿的日子，采朵草花吸去花房里的蜜也要回头看看，防着脑后的爆栗。睡也睡不够，梦里还是挨打、挨饿，间或也吃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食物。醒来的时候，黑房子里有潮湿的脚趾的气味，横七竖八睡的都是苦人。这些年来她竭力地想忘记这一切。因为这一部分的回忆从未经过掀腾，所以更为新鲜，更为亲切。霓喜忽然疑心她还是从前的她，中间的十二年等于没有过。

她索索抖着，在地板上爬过去，搂住她八岁的儿子吉美与两岁的女儿瑟梨塔，一手搂住一个，紧紧贴在身上。她要孩子来证明这中间已经隔了十二年了。她要孩子来挡住她的恐怖。在这一刹那，她是真心爱着孩子的。再苦些也得带着孩子走。少了孩子，她就是赤条条无牵挂的一个人，还是从前的她。……雅赫雅要把孩子留下，似乎他对子女还有相当的感情。那么，如果她坚持着要孩子，表示她是一个好母亲，他受了感动，竟许回心转意，也说不定。霓喜的手臂仍然紧紧箍在儿女身上，心里却换了一番较合实际的打算了。

她抱着瑟梨塔牵着吉美挽着个包裹下楼来，雅赫雅道："你把孩子带走，我也不拦你。我也不预备为了这个跟你上公堂去打官司。只是一件：孩子跟你呢，我每月贴你三十块钱，直到你嫁人为

止。孩子跟我呢,每月贴你一百三。”霓喜听了,知道不是十分决撤,他也不会把数目也筹划好了,可见是很少转圜的余地了,便冷笑道:“你这账是怎么算的?三个人过日子倒比一个人省。”雅赫雅道:“你有什么不懂的?我不要两个孩子归你。你自己酌量着办罢。”霓喜道:“我穷死了也还不至于卖孩子。你看错了人了。”雅赫雅耸了耸肩道:“都随你。”因将三十块港币撂了过来道:“以后我不经手了,按月有伙计给你送去。你也不必上门来找我——你这个月来,下个月的津贴就停了。”霓喜将洋钱掷在地上,复又扯散了头发大闹起来,这一次,毕竟是强弩之末,累很了,饶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也觉体力不支,被众人从中做好做歹,依旧把洋钱揣在她身上,把她送上了一辆洋车。霓喜心中到底还希冀破镜重圆,若是到小姊妹家去借宿,人头混杂,那班人雅赫雅素来是不放心的,倒不如住到修道院里去,虽与梅腊妮生了嫌隙,究竟那里是清门净户,再多疑些的丈夫也没的编派。

她在薄扶伦修道院一住十天,尼姑们全都仿佛得了个拙病,一个个变成了寡骨脸,尖嘴缩腮,气色一天比一天难看。霓喜只得不时拿出钱来添菜,打点底下人,又献着勤儿,帮着做点细活,不拿强拿,不动强动。闲时又到干姊妹家走了几遭,遇见的无非是些浮头浪子,没有一个像个终身之靠。在修道院里有一次撞见了当初赠她戒指的米耳先生,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过后闻知她已经从伦姆健家出来了,现拖着两个孩子,没着没落的,又知她脾气好生难缠,他是个有身家的人,生怕被她讹上了,就撂开手了。尼姑们看准了霓喜气数已尽,几次三番示意叫她找房子搬家。霓喜没奈何,在英皇道看了一间房,地段既荒凉,兼又是与人合住,极是狭隘腌臜的去处,落到那里去,顿时低了身份,终年也见不着一

个整齐上流人,再想个翻身的日子,可就难了。因此上,她虽付了定钱,只管俄延着不搬进去。正在替修道院圣台上缝一条细麻布挑花桌围,打算把角上的一朵百合花做得了再动身。

这一天,她坐在会客室里伴着两个小尼姑做活,玻璃门大敞着,望出去是绿草地,太阳雾沌沌的,像草里生出的烟——是香港所特有的潮湿的晴天。霓喜头发根子里痒梭梭的,将手里的针刮了刮头皮,忽见园子里有个女尼陪着个印度人走过,那人穿一身紧小的白色西装,手提金头手杖,不住地把那金头去叩着他的门牙,门牙仿佛也镶了一粒金的,远看看不仔细。霓喜失惊道:"那是发利斯么?"小尼道:"你认识他? 是个珠宝客人,新近赚了大钱。爱兰师太带了他来参观我们的孤儿院,想要他捐一笔款子。"只见爱兰师太口讲指画,发利斯·佛拉让她一个人在煤屑路上行走,自己却退避到草地上。修道院的草皮地须不是轻易容人践踏的,可见发利斯是真有两个钱了。霓喜手里拿着活计就往外跑,到门口,又刹住了脚,向小尼拜了两拜道:"多谢你,想法子把爱兰师太请进来,我要跟那人说两句话哩。我们原是极熟的朋友。"

霓喜一路唤着"发利斯,发利斯"飞跑到他跟前。及至面对面站住了,却又开口不得,低下头又用指甲剔弄桌围上挑绣的小红十字架,又缓缓地随着线脚寻到了戳在布上的针,取下针来别在衣襟上。发利斯也仿佛是很窘,背过手去,把金头手杖磕着后腿。霓喜小拇指顶着挑花布,在眼凹里轻轻拭泪,呜咽道:"发利斯……"发利斯道:"我都知道了,嫂子。我也听说过。"

虽然他全知道了,霓喜依旧重新诉说一遍,道:"雅赫雅听了娼妇的鬼话,把我休了,撇下我母子三个,没个倚傍。可怜我举目无亲的……发利斯,见了你就像见了亲人似的,怎叫我不伤心!"说

着，越发痛哭起来。发利斯又不便批雅赫雅的不是，无法安慰她，只得从裤袋里取出一叠子钞票，待要递过去，又嫌冒昧，自己先把脸涨红了，捞了捞顶心的头发，还是送了过来。霓喜不去接他的钱，却双手捧住他的手，往怀里拉，欲待把他的手搁在她心口上，道："发利斯，我就知道你是个厚道人。好心有好报……"发利斯挣脱了手，在空中顿了一顿，似乎迟疑了一下，方才缩回手去；缩回去又伸了出来，把钱放在她手里的活计上，霓喜瞪了他一眼，眼锋未敛，紧跟着又从眼尾微微一瞟，低声道："谁要你的钱？只要你是真心顾怜我，倒不在乎钱。"

发利斯着了慌，一眼看见爱兰师太远远立在会客室玻璃门外，便向她招手高叫道："我走了，打搅打搅。"三脚两步往园子外面跑，爱兰师太赶上来相送，发利斯见有人来了，胆子一壮，觉得在霓喜面上略有点欠周到，因回头找补了一句道："嫂子你别着急，别着急。钱你先用着。"说着，人早已去远了。霓喜将钱点了一点，心中想道："他如此的怕我，却是为何？必定是动了情，只是碍在雅赫雅份上，不好意思的。"第二天，她访出了他寓所的地址，特地去看他，恰巧他出去了，霓喜留下了口信儿，叫他务必到修道院来一趟，有紧要的事与他商量。盼了几日，只不见他到来。

这一天傍晚，小尼传进话来说有人来找她，霓喜抱着瑟梨塔匆匆走将出来，灯光之下，看得亲切，却是崔玉铭。霓喜此番并没有哭的意思，却止不住纷纷抛下泪来，孩子面朝后趴在她肩上，她便扭过头去偎着孩子，借小孩的袍裤遮住了脸。崔玉铭青袍黑褂，头上红帽结，笑嘻嘻地问奶奶好。霓喜心中烦恼，抱着孩子走到窗户跟前，背倚窗台，仰脸看窗外，玻璃的一角隐隐地从青天里泛出白来，想必是月亮出来了。靠墙地上搁着一盆绣球花，那绣球花白里

透蓝、透紫，便在白昼也带三分月色；此时屋子里并没有月亮，似乎就有个月亮照着。霓喜对于崔玉铭，正是未免有情，只是在目前，安全第一，只得把情爱暂打靠后了。因颤声道：“你还来做什么？你害得我还不够！”

崔玉铭道：“那天都是我冒失的不是，求奶奶鉴谅。我也是不得已。”他咳嗽了一声，望望门外，见有人穿梭往来，便道：“我有两句话大胆要和奶奶说。”霓喜看看肩上的孩子已是盹着了，便放轻了脚步把玉铭引到玻璃门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没有点灯，也不见有月光。一阵风来，很有些寒意。玉铭道：“我自己知道闯下了祸，原不敢再见奶奶的面，无奈我们老板一定要我来。”霓喜诧异道：“什么？”玉铭不语。霓喜怔了一会，问道：“那天呢？也是你们老板差你来的么？”玉铭道：“那倒不是。”说话之间，不想下起雨来了，酣风吹着饱饱的雨点，啪哒啪哒打在墙上，一打就是一个青钱大的乌渍子，疏疏落落，个个分明。

玉铭道：“我们老板自从那一次看见了你。”按照文法，这不能为独立的一句话，可是听他的语气，却是到此就完了。他接下去道：“他闻说你现在出来了，他把家眷送乡下去了。问你，你要是肯的话，可以搬进来住，你的两个孩子他当自己的一般看待。他今年五十七，坚道的同春堂是省城搬来的两百年老店，中环新近又开了支店。他姓窦，窦家在番禺是个大族，乡下还有田地。将来他决不会亏待了你的。”

玉铭这下半截话是退到玻璃门里面，立在霓喜背后说的，一面说，一面将手去拂掸肩膀上的水珠子。说罢，只不见霓喜答理。他呵哟了一声道：“你怎么不进来？你瞧，孩子身上都潮了。”霓喜摸摸孩子衣服，解开自己的背心，把孩子没头没脸包住了。玉铭道：

"你怎么不进来?"随着他这一声呼唤,霓喜恍恍惚惚地进来了,身上头上淋得稀湿,怀里的孩子醒过来了,还有些迷糊,在华丝葛背心里面舒手探脚,乍看不知道里面藏着个孩子,但见她胸膛起伏不定,仿佛呼吸很急促。

瑟梨塔伸出一只小手来揪扯母亲的颈项。霓喜两眼笔直向前看着,人已是痴了,待要扳开瑟梨塔的手,在空中捞来捞去,只是捞不到。瑟梨塔的微黄的小手摸到霓喜的脸上,又摸到她耳根上。

霓喜跟了同春堂的老板窦尧芳。从绸缎店的店堂楼上她搬到了药材店的店堂楼上。

霓喜自从跟了窦尧芳,陡然觉得天地一宽。一样是店堂楼,这药材店便与雅赫雅的绸缎店大不相同,屋宇敞亮,自不待言,那窦尧芳业已把他妻女人等送回原籍去了,店里除却伙计,另使唤着一房人口,家下便是霓喜为大。窦尧芳有个儿子名唤银官。年方九岁,单把他留在身边,聘了先生教他读书记账。霓喜估量着窦尧芳已是风中之烛,要作个天长地久的打算,蓄意要把她女儿瑟梨塔配与银官。初时不过是一句戏言,渐渐认真起来,无日无夜口中嘈嘈着,窦尧芳只得含糊应承了。当时两人虽是露水夫妻,各带着各的孩子,却也一心一意过起日子来。霓喜黄烘烘戴一头金首饰。她两个孩子,吉美与瑟梨塔,霓喜忌讳说是杂种人,与银官一般袍儿套儿打扮起来。修道院的尼僧,霓喜嫌她们势利,赌气不睬她们了。旧时的小姊妹,又觉出身忒低,来往起来,被店里的伙计瞧在眼里,连带地把老板娘也看扁了。窦家一班亲戚,怕惹是非,又躲得远远的,不去兜揽她,以此也觉寂寞。

霓喜日长无事,操作惯了的,如今呼奴使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闲得不耐烦了,心里自有一宗不足处,此时反倒想起雅赫雅的

好处来,幸得眼前有个崔玉铭,两个打得火一般热。霓喜暗地里贴他钱,初时偷偷地贴,出手且是爽快,落后见窦尧芳不恁的计较这些事,她倒又心疼钱起来。玉铭眼皮子浅,见什么要什么,要十回只与他一回,在霓喜已是慷慨万分了。她一辈子与人厮混,只有拿的,没有给的份儿;难得给一下,给得不漂亮,受之者心里也不舒服,霓喜却见不到这些。

玉铭手头有几个闲钱,里里外外连小衫裤都换了绸的,尖鞋净袜,扎括得自与众人不同,三天两天买了花生瓜子龙蚤甜姜请客,哄得吉美瑟梨塔赶着他只叫大哥。

霓喜对于自己的孩子们虽不避忌,有时不免嫌那银官碍眼。一日,窦尧芳在阳台上放张藤榻打中觉,霓喜手撑着玻璃门,看小丫头在风炉上煨绿豆汤,玉铭蹑手蹑脚走上楼来,向里屋一钻,霓喜便跟了进去。恰巧银官三不知撞了来问豆汤煮好了不曾,先生吃了点心要出去看朋友哩。丫头喝叫他禁声,道:"你爹娘都在睡觉。"银官向屋里探了探头道:"爹在阳台上,还有点风丝儿,娘在屋里,还放着帐子,不闷死了!"丫头拦他不及,霓喜听见他说话,只做解手模样,从帐子背后掀帘子出来,问他要什么。银官说了。霓喜道:"看你五心烦躁的,恨不得早早地把先生打发走了完事。你这样念书,念一百年也不中用。把你妹妹许配给你,将来你不成器,辱没煞人!不长进的东西,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你?"数落了一顿,又恐惊醒了尧芳,不敢扬声,暂且捺下一口气,候到天色已晚,银官下了学,得便又把他拘了来道:"不是我爱管闲事,你不用功,人家说你不学好,倒要怪我那两个孩子带着你把心玩野了,我在你爹面上须过不去。我倒要考考你的书!"逼着他把书拿了出来,背与她听。她闲常看看唱本,颇识得几个字,当下认真做起先生来,

背不出便打，背得出便打岔，把书劈面抛去，罚他跪在楼板上。尧芳心疼儿子，当面未和霓喜顶撞，只说这孩子天分差些，不叫他念书了，把他送到一个内侄的店铺里去学生意。霓喜此时却又舍不得丢开手，只怕银官跳出了她的掌握，日后她操纵不了窦家的产业，因又转过脸来，百般护惜，口口声声说他年纪太小了，不放心他出去。尧芳无奈，找了他那内侄来亲自与她说项。霓喜见是他老婆的侄子，存心要耍弄耍弄他，孩子便让他领去了，她拎着水果篮子替换衣裳，只做看孩子，一礼拜也要到他店里去走个五七遭。

喜得那两天崔玉铭下乡探母去了，不在跟前。玉铭回来的时候，如何容得下旁人。第一天到香港，伙计们沽了酒与他接风，他借酒盖住了脸，便在楼下拍桌子大骂起来，一脚踏在板凳上，说道："我们老板好欺负，我们穿青衣，抱黑柱，不是那吃粮不管事的人，拼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替我们老板出这口气！"尧芳那天不在家，他内侄在楼上听见此话，好生不安，霓喜忙替他穿衣戴帽，把他撮哄了出去，道："不知哪个伙计在外头喝醉了，回来发酒疯，等你姑丈回来了，看我不告诉他！"那内侄去了，玉铭歪歪斜斜走了上来，霓喜赶着他打，道："不要脸的东西，轮得着你吃醋！"心里却是喜欢的。

这霓喜在同春堂一住五年，又添了两个儿女。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外间虽有些闲话，尧芳只是不做声，旁人也说不进话去。霓喜的境遇日渐宽绰，心地却一日窄似一日。每逢尧芳和乡下他家里有书信来往，或是趁便带些咸鱼腊肉，霓喜必定和他不依，惟恐他寄钱回家，每每把书信截了下来，自己看不完全，央人解与她听，又信不过人家。

这一日，乡下来了个人，霓喜疑心是尧芳的老婆差了来要钱

的,心中不悦,只因尧芳身子有些不适,才吃了药躺下了,一时不便和他发作,走到厨房里来找茬儿骂人。碗橱上有个玻璃罐,插着几把毛竹筷子,霓喜抽出几支来看看道:“叫你们别把筷子搠到油锅里去,把筷子头上都炙糊了,炙焦了又得换新的。想尽方法作践东西,你老板不说你们不会过日子,还当我开花账,昧下了私房钱哩!”其实这几双筷子,虽有些是黑了半截,却也有几支簇崭新的。霓喜诧异道:“这新的是哪儿来的?我新买了一把收在那里,也不同我说一声,就混拖着用了?”那老妈子也厉害,当时并不做声,霓喜急忙拉开抽屉看时,新置的那一束毛竹筷依然原封未动。老妈子这才慢条斯理说道:“是我把筷子烧焦了,怕奶奶生气,赔了你两双。”霓喜不得下台,顿时腮边一点红起,紫涨了面皮,指着她骂道:“你赔,你赔,你拿钱来讹着我!你一个帮人家的,哪儿来的这么些钱?不是我管家,由得你们踢天弄井;既撞到我手里,道不得轻轻放过了你们!你们在窦家待了这些年,把他家的钱赚得肥肥的,今日之下倒拿钱来堵我的嘴!”那老妈子冷笑了一声道:“原是呢,钱赚饱了,也该走了,再不走,在旧奶奶手里赚的钱,都要在新奶奶手里贴光了!”霓喜便叫她滚,她道:“辞工我是要辞的,我到老板跟前辞去。”霓喜跳脚道:“你别抬出老板来吓唬我,虽说一日为夫,终身是主,他哪,我要他坐着死,他不敢睡着死!你们一个个的别自以为你们来在我先,你看我叫你们都滚蛋。”

跳了一阵,逼那老妈子立时三刻卷铺盖。老妈子到下房去了半晌,霓喜待要去催,走到门首,听见这老妈子央一个同事的帮她打铺盖,两人一递一声说道:“八辈子没用过佣人,也没见这样的施排!狂得通没个褶儿!可怜我们老板被迷得失魂落魄的,也是一把年纪,半世为人了,男人的事,真是难讲。你别说,他自己心里也

明白，亲戚朋友，哪一个不劝？家乡的信一封一封地寄来，这边的事敢情那边比咱们还清楚。他看了信，把自己气病了，还抵死瞒着她，怕她生气。你说男人傻起来有多傻！”霓喜听了此话，倒是一愣，三脚两步走开了，靠在楼梯栏杆上，楼梯上横搭着竹竿，上面挂一只鸟笼，她把鸟笼格子里塞着的一片青菜叶拈在手中，逗那鸟儿，又听屋里说道：“撑大了眼睛往后瞧罢，有本事在这门子里待一辈子！有一天恶贯满盈，大家动了公愤，也由不得老的做主了，少不得一条棒撵得她离门离户的！窦家的人还不曾死绝了。”

霓喜拨转身来往上房走，也忘了手里还拿着那青菜叶，叶子上有水，冰凉的贴在手心上，她心上也有巴掌大的冰凉的一块。走到房里，窦尧芳歪在床上，她向床上一倒，枕着他的腿哭了起来。尧芳推推她，她哭道：“我都知道了，谁都恨我，恨不得拿长锅煮吃了我。我都知道了。”她一面哭，一面摇撼着，将手伸到怀里去，他衬衫口袋里有一叠硬硬的像个对折的信封。她把手按在那口袋上，他把手按在她手上，两人半晌都不言语。尧芳低低地道：“你放心。我在世一日，不会委屈了你。”霓喜哭道：“我的亲人，有一天你要有个山高水低……”尧芳道：“我死了，也不会委屈了你。当初你跟我的时候，我怎么说来？你安心便了，我自有处置。”霓喜呜咽道：“我的亲人……”自此恩爱愈深。

尧芳的病却是日重一日，看看不起，霓喜衣不解带服侍他，和崔玉铭难得在黑楼梯上捏一捏手亲个嘴。这天晚上，尧芳半夜里醒来，唤了霓喜一声。霓喜把小茶壶里对了热水送过来，他摇摇头，执住她的手，未曾开言，先泪流满面。霓喜在他床沿上坐下了，只听见壁上的挂钟“滴答玳答，滴答玳答”走着，鸟笼上蒙着黑布罩子，电灯上蒙着黑布罩子，小黄灯也像在黑罩子里睡着了。玻璃窗

外的月亮，暗昏昏的，也像是蒙上了黑布罩子。

尧芳道："我要去了，你自己凡事当心，我家里人多口杂，不是好相与的。银官同你女儿的亲事，只怕他们不依，你也就撂开手算了罢。就连我同你生的两个孩子，也还是跟着你的好，归他们抚养，就怕养不大。你的私房东西，保得住便罢，倘若保不住，我自有别的打算。我的儿，你做事须要三思，你年纪轻轻，拖着四个孩子，千斤重担都是你一个人挑。你的性子，我是知道的；凭你这份脾气，这份相貌，你若嫁个人，房里还有别的人的，人也容不得你，你也容不得人。我看你还是一夫一妻，拣个称心的跟了他。你不是不会过日子的，只要夫妻俩一心一计，不怕他不发达。"

一席话直说到霓喜心里去，不由得纷纷落泪，虽未放声，却哭得肝肠崩裂。尧芳歇过一口气来，又道："我把英皇道的支店给了玉铭。去年冬天在那边弄了个分店，就是这个打算。地段不大好，可是英皇道的地皮这两年也渐渐值钱了，都说还要涨。我立了张字据，算是盘给他了，我家里人决不能说什么话。"霓喜心头怦怦乱跳，一时没听懂他的意思，及至会过意来，又不知如何对答。她一只手撑在里床，俯下身去察看他的神色，他却别过脸去，叹口气，更无一语。

钟停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霓喜在时间的荒野里迷了路。天还没有亮，远远听见鸡啼，歇半天，咯咯叫一声，然而城中还是黑夜，海上还是黑夜。床上这将死的人，还没死已经成了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原恕。

霓喜趴在他身上呜呜哭着，一直哭到天明。

第二天，尧芳许是因为把心头的话痛痛快快吐了出来了，反倒好了些。霓喜一夜不曾合眼，依旧强打精神，延医炖药。寻崔玉铭

不见，店里人回说老板差他上铜锣湾支店去有事，霓喜猜他是去接收查账去了，心里只是不定，恨不得一把将他揪到跟前，问个清楚。午饭后，尧芳那内侄领了银官来探病，劝霓喜看两副寿木，冲冲喜。陆续又来了两个本家，霓喜见了他家的人，心里就有些嘀咕，偷空将几件值钱的首饰打了个小包裹，托故出去了一趟，只说到铜锣湾修道院去找外国大夫来与尧芳打针，径奔她那唱广东戏的小姊妹家，把东西寄在她那里。心中又放不下玉铭，趁便赶到支店里去找他。

黄包车拖到英皇道，果然是个僻静去处，新开的马路，沿街凭空起一带三层楼的房屋，孤零零的市房，后头也是土墩子，对街也是土墩子，干黄的土墩子上偶尔生一棵青绿多刺的瘦仙人掌。干黄的太阳照在土墩子上，仙人掌的影子渐渐歪了。

霓喜坐在黄包车上寻那同春堂的招牌，寻到末一幢房子，认明字号，跳下车来付钱，这荒凉地段，难得见到这么个妖娆女子，颇有几个人走出来观看。崔玉铭慌慌张张钻出来，一把将她扯到屋子背后，乱山丛里，埋怨道："我的娘，你怎么冒冒失失冲了来？窦家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与你作对，你须不是不知道，何苦落个把柄在他们手里？"霓喜白了他一眼道："惦记着你嘛！记挂你，倒记挂错了？"两人就靠在墙上，黏做一处，难解难分。霓喜细语道："老的都告诉了我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懂。"玉铭道："我也是不懂。"霓喜道："当真写了字据？"玉铭点头。霓喜道："钥匙账簿都交给你了？"玉铭点头。霓喜道："他对你怎么说的？"玉铭道："他没说什么，就说他眼看着我成人的，把我当自家子侄看待，叫我以后好好地做生意。"霓喜点头道："别说了，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我对不起他。"不由得滴下泪来。

玉铭道:“你今儿怎么得空溜了出来?”霓喜道:“我只说我到修道院里去请大夫。我看他那神气,一时还不见得死哩,总还有几天耽搁。我急着要见你一面,和你说两句话。”两人又腻了一会,霓喜心里似火烧一般,拉着他道:“我到店里看看去,也不知这地方住得住不得——太破烂了也不行。”玉铭道:“今儿个你不能露面,店里的人,都是旧人,伙计们还不妨事,有个账房先生,他跟窦家侄儿们有来往的,让他看见你,不大方便。好在我们也不在乎这一时。”霓喜道:“我看你趁早打发了他,免得生是非。”玉铭道:“我何尝不这么想,一时抹不下面子来。”霓喜道:“多给他两个月的钱,不就结了?”玉铭道:“这两天乱糟糟的,手头竟拿不出这笔钱。”霓喜道:“这个容易,明儿我拿根金簪子去换了钱给你。我正嫌它式样拙了些,换了它,将来重新打。”

当下匆匆别过了玉铭,赶到修道院的附属医院去,恰巧她那熟识的医生出诊去了,她不耐久候,乘机又到她那唱戏的干妹子家跑了一趟,意欲将那根金簪子拿了来。谁知她那小姊妹,一口赖得干干净净,咬准了说并不曾有甚物事寄在她那里。正是: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霓喜待要与她拼命,又不敢十分嚷出去,气得簌簌抖,走出门来,一时不得主意,正觉得满心委屈,万万不能回家去服侍那没断气的人,只有一个迫切的想头:她要把这原委告诉玉铭,即使不能问他讨主意,让他陪着她生气也好。

一念之下,立即叫了东洋车,拖到英皇道同春堂。此时天色已晚,土山与市房都成了黑影子,土墩子背后的天是柔润的青色,生出许多刺恼的小金星。这一排店铺,全都上了门板,惟有同春堂在门板上挖了个小方洞,洞上糊了张红纸,上写着“夜半配方,请走后门”。纸背后点着一碗灯,那点红色的灯光,却红得有个意思。

霓喜待要绕到后面去，听那荒地里的风吹狗叫，心里未免胆寒，因举手拍那门板，拍了两下，有人问找谁，霓喜道："找姓崔的。"隔了一会，玉铭的声音问是谁，霓喜道："是我。"玉铭愣了一愣道："就来了。"他从后门兜到前面来，顿脚道："你怎么还不回去？"霓喜道："我有要紧话同你说。"玉铭咳了一声道："你——你这是什么打算？非要在这儿过夜！又不争这一天。"霓喜一把揽住他的脖子，在红灯影里，双眼直看到他眼睛里去，道："我非要在这儿过夜。"

玉铭没奈何，说道："我去看看那管账的走了没有，你等一等。"他从后门进去，耽搁了一会，开了一扇板门，把霓喜放进去，说那人已是走了。他神色有异，霓喜不觉起了疑心，决定不告诉他丢了首饰的事，将错就错，只当是专诚来和他叙叙的。住了一晚上，男女间的事，有时候是假不来的，霓喜的疑心越发深了。

玉铭在枕上说道："我再三拦你，你不要怪我，我都是为你的好呀！老头子一死，窦家的人少不了总要和你闹一通，你让他们抓住了错处，不免要吃亏。别的不怕他，你总还有东西丢在家里，无论如何拿不出来了。"霓喜微笑道："要紧东西我全都存在干妹子家。"玉铭道："其实何必多费一道事，拿到这儿来也是一样。"霓喜将指头戳了他一下道："你这人，说你细心，原来也是个草包。这倒又不怕他们跑到这儿来混闹了！"玉铭顺势捏住她的手，她手腕上扎着一条手帕子，手帕子上拴着一串钥匙。玉铭摸索着道："硬邦邦的，手上杠出印子来了。"霓喜一翻身，把手塞到枕头底下去，道："烦死了！我要睡了。"

次日早起，玉铭下楼去催他们备稀饭，霓喜开着房门高声唤道："饭倒罢了，叫他们打洗脸水来。"玉铭在灶上问道："咦？刚才那一吊子开水呢？"一句话问出来，仿佛是自悔失言，学徒没有回

答,他也没有追问,霓喜都听在肚里。须臾,玉铭张罗了一壶水来,霓喜弯腰洗脸,房门关着,门底下有一条缝,一眼看见缝里漏出一线白光,徐徐长了,又短了,没有了,想是有人轻轻推开了隔壁的房门,又轻轻掩上了。她不假思索,满脸挂着水,就冲了出去,玉铭不及拦阻,她早撞到隔壁房中,只见房里有个乡下打扮的年幼妇人,虽是黄黑皮色,却有几分容貌,缠得一双小脚,正自漱口哩。霓喜叱道:"这谁?"玉铭答不出话来,这妇人却深深万福,叫了声姊姊,道:"我是他妈给娶的,娶了有两年了。"霓喜向玉铭道:"你妈哪儿有钱给你娶亲?"玉铭道:"是老板帮忙,贴了我两百块钱。"

霓喜周身瘫软,玉铭央告道:"都是我的不是,只因我知道你的脾气,怕你听见了生气,气伤了身子。你若不愿意她,明儿还叫她下乡服侍我母亲去。你千万别生气。"因叫那妇人快与姊姊见礼。那妇人插烛也似磕下头去。霓喜并不理会,朝崔玉铭一巴掌打过去,她手腕上沉甸甸拴着一大嘟噜钥匙,来势非轻,玉铭眼也打肿了,黑了半边脸。霓喜骂道:"我跟你做大,我还嫌委屈了,我跟你做小?"更不多言,一阵风走了出去,径自雇车回家。

昏昏沉沉到得家中,只见店里凭空多了一批面生的人,将伙计们呼来叱去,支使得底下人个个慌张失措。更有一群黑衣大脚妇人,穿梭般来往,没有一个理睬她的。霓喜道:"却又作怪!难道我做了鬼了,谁都看不见我?"她揪住一个伙计,厉声问道:"哪儿来的这些野人?"伙计道:"老板不好了,家里奶奶姑奶奶二爷二奶奶他们全都上城来了,给预备后事。"

霓喜走上楼去,只见几个大脚妇人在她屋里翻箱倒笼,将一块西洋织花台毯打了个大包袱,云母石座钟,衣裳衾枕,银蜡台,针线匣子,一样一样往里塞。更有一只罗钿填花百子图红木小拜匣,开

不开锁，一个妇人蹲在地下，双手捧定，往床沿上狠命砸去，只一下，罗钿纷纷落将下来。霓喜心疼如割，扑上去便厮打起来，两个相扭相抱，打到多宝橱跟前，玻璃碎了，霓喜血流满面，叫道："他还没断气呢，你们这样作践他心爱的人！他还没断气呢，你有本事当着他的面作践我！"

横拖直曳把那妇人拉到尧芳床前，尧芳那内侄立在床头，霓喜指着他哭道："你也是个好良心的！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儿！"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

霓喜捞起一只花瓶来待要揍他，一眼看见尧芳，蓦地事上心头，定睛看他看出了神。尧芳两眼虚开一线，蜡渣黄一张平平的脸，露在被外，盖一床大红锁绿妆花绫被，脚头拥着一床天蓝锦被，都是影像上的辉煌的颜色。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由她摆布的，现在他就要死了，他不归她管了。清早的太阳微微照到他脸上，他就要死了。她要报复，她要报复，可是来不及了。他一点一点地去远了。

霓喜将花瓶对准了他砸过去，用力过猛，反而偏了一偏，花瓶呛啷啷滚到地上，窦尧芳两眼反插上去，咽了气。霓喜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

众妇女纷纷惊叫道："了不得！打死人了！这东西作死，把老板砸坏了！还不抓住她！还不叫巡警！拦起来，捆起来叫巡警！"将霓喜从床沿上拉了起来，她两条胳膊给扭到背后去，紧紧缚住了，麻绳咬啮着手腕的伤口。她低头看着自己突出的胸膛，觉得她整个的女性都被屈辱了，老头子骗了她，年轻的骗了她，她没有钱，也没有爱，从胀痛的空虚里她发出大喉咙来，高声叫喊道："清平世

界，是哪儿来的强人，平白里霸占我的东西，还打我，还捆我？我是你打得的，捆得的？”众人七手八脚拆下了白绫帐子，与窦尧芳周身洗擦，穿上寿衣，并不理会霓喜。这边男人们抬过一张铺板，搭在凳上，停了尸，女人将一块红布掩了死者的脸，这才放声举起哀来。霓喜岂肯让人，她哭得比谁都响，把她们一个个都压了下去，哭的是：“亲人哪，你尸骨未寒，你看你知心着意的人儿受的是什么罪！你等着，你等着，我这就赶上来了，我也不要这条命了，拼着一身剐，还把皇帝拉下了马——你瞧着罢！这是外国地界，须不比他们乡下，尽着他们为非作歹的！到了巡捕房里，我懂得外国话，我认得外国人，只有我说的，没他们开口的份儿！我是老香港！看他们走得出香港去！天哪，我丈夫昨儿个还好好的，你问丫头们，你问医生，昨儿个心里还清清楚楚，还说得话，还吃了稀饭，我这一转背，生生地让你们把他给药死了！知道你们从哪儿来的，打狠似的一批野人！生生把我丈夫摆布了，还打我，还捆我，还有脸送我上巡捕房！你不上巡捕房，我还要上巡捕房呢！”那内侄走了过来道：“你闹些什么？”那班女人里面，也估不出谁是尧芳的妻，一班都是烟熏火烤的赭黄脸，戴着淡绿玉耳环，内中有一个便道：“再闹，给她两个嘴巴子！”霓喜大喝道：“你打！你打！有本事打死了我，但凡留我一条命，终究是个祸害！你看我不告你去！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妇人们互相告勉道：“做什么便怕了她？左不过是个再婚的老婆，私姘上的，也见不得官！”霓喜道：“我便是趁了来的二婚头，秋胡戏，我替姓窦的添了两个孩子了，除非你把孩子一个个宰了，有孩子为证！”她唤孩子们过来，几个大些的孩子在房门外缩做一团，拿眼瞟着他娘，只是不敢近身。妇人们把小孩子一顿赶了开去道：“什么狗杂种，知道是谁生的？”霓喜道：“这话只有死鬼说得，

你们须说不得！死鬼认了账，你有本事替他赖！你们把我糟蹋得还不够！还要放屁辣臊糟蹋你家死鬼！你看我放你们走出香港去！便走出了香港，我跟到番禺也要拖你们上公堂！”那内侄故作好人，悄悄劝道：“番禺的地方官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通家至好，你去告我们，那是自讨苦吃。”霓喜冷笑道：“哪个鱼儿不吃腥，做官的知道你家有钱，巴不得你们出事，平时再要好些也是白搭！你有哪个时候孝敬他的，趁现在对我拿出点良心来，好多着哩！”

窦家妇女们忙着取白布裁制孝衣孝带，只做不听见。还是那内侄，暗忖霓喜此话有理，和众人窃窃私议了一会，向他姑妈道：“这婆娘说得到，做得到，却不能不防她这一着。据我看，不给她几个钱是决不肯善罢干休的。”他姑妈执意不肯。这内侄又来和霓喜说：“你闹也是白闹。钱是没有的。这一份家，让你霸占了这些年，你钱也搂饱了，不问你要回来，已经是省事的打算了。”他过来说话，窦家几个男人一捉堆站着，交叉着胳膊，全都斜着眼朝她看来。霓喜见了，心中不由得一动。在这个破裂的，痛楚的清晨，一切都是生疏异样的，惟有男人眼里这种神情是熟悉的，仓皇中她就抓住了这一点，固执地抓住了。她垂着眼，望着自己突出的胸膛，低声道：“钱我是不要的。”内侄道：“那你闹些什么？”霓喜道：“我要替死鬼守节，只怕人家容不得我。”内侄大大地诧异起来道：“难不成你要跟我们下乡？”霓喜道：“我就是要扶着灵榇下乡，我辛辛苦苦服侍你姑爹一场，犯了什么法，要赶我出门？”等她在乡下站住了脚，先把那几个男的收服了，再收拾那些女人。她可以想像她自己，浑身重孝，她那红喷喷的脸上可戴不了孝……那内侄沉吟半晌，与家人商议，她姑妈只是不开口。灵床布置既毕，放下拜垫，众人一个个上前磕头。银官磕过了，内侄做好做歹，把霓喜后添的两个孩子

也抱了来磕头，又叫老妈子替霓喜松了绑，也让她磕个头。霓喜登时扑上前去，半中腰被众人紧紧拉住了，她只是往前挣。真让她扑到灵床上，她究竟打算搂住尸首放声大哭呢，还是把窦尧芳撕成一片一片的，她自己也不甚明白。被人扯住了，她只是哑着嗓子蹬脚叫唤着："我的人，我的人，你阴灵不远……"

哭了半日，把头发也颠散了，披了一脸。那内侄一头劝，一头说："你且定下心来想一想。你要跟着下乡，你怎生安顿你那两个拖油瓶的孩子？我们窦家规矩大，却不便收留他们。"霓喜恨道："没的扯淡！等我上了公堂，再多出十个拖油瓶，你们也收留了！"内侄忙道："你别发急。乡下的日子只怕你过不惯。"霓喜道："我本是乡下出来的，还回到乡下去，什么过不惯？"两句话才说出口，她自己陡然吃了一惊。乡下出来的，还回到乡下去！……那无情的地方，一村都是一姓的；她不属于哪一家，哪一姓；落了单，在那无情的地方；野火花高高开在树上，大毒日头照下来，光波里像是有咚咚的鼓声，咚咚桩捣着太阳里的行人，人身上粘着汗酸的黑衣服；走几里路见不到可说话的人，闷臭了嘴；荒凉的岁月……非回去不可么？霓喜对自己生出一种广大的哀悯。

内侄被他姑妈唤了去，叫他去买纸钱。霓喜看看自己的手腕，血还没干，肉里又戳进去了麻绳的毛刺。她将发髻胡乱挽了一挽，上楼去在床顶上的小藤篮里找出一瓶兜安氏药水来敷上了。整个的房里就只床顶上这只小藤篮没给翻动过。孩子们爬在地上争夺一条青罗汗巾子，一撒手，一个最小的跌了一跤，磕疼了后脑壳，哇哇哭起来，霓喜抱了他走到后阳台上。这一早上发生了太多的事，阳台上往下看，药材店的后门，螺旋形的石阶通下去，高下不齐立着窦家一门老小，围了一圈子，在马路上烧纸钱。锡箔的红火在午

前的阳光里静静烧着，窦家的人静静低头望着，方才那是一帮打劫的土匪，现在则是原始性的宗族，霓喜突然有一种凄凉的"外头人"的感觉。她在人堆里打了个滚，可是一点人气也没沾。

她抬头看看肩上坐着的小孩，小孩不懂得她的心，她根本也没有心。小孩穿着橙黄花布袄，虎头鞋，虎头帽，伸手伸脚，淡白脸，张着小薄片嘴，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发出玻璃样的光，如同深海底的怪鱼，沉甸甸坐在她肩头，是一块不通人情的肉，小肉儿……紧接着小孩，她自己也是单纯的肉，女肉，没多少人气。她带着四个小孩走出同春堂，背一个，抱一个，一手牵一个，疲乏地向他的家人说道："我走了。跟你们下乡的话，只当我没说。可别赖我卷逃，我就走了个光身子。事到如今，我就图个爽快了。"

她典了一只镯子，赁下一间小房，权且和孩子们住下了。她今年三十一，略有点显老了，然而就因为长相变粗糙了些，反而增加了刺激性。身上脸上添了些肉，流烁的精神极力地想摆脱那点多余的肉，因而眼睛分外地活，嘴唇分外地红。家里儿啼女哭，乌糟糟乱成一片，身上依旧穿扎光鲜，逐日串门子。从前结拜的姊妹中有个在英国人家帮工的，住在山巅，霓喜拣了个晴天上山去看她，乔素梳妆，身穿玉色地白柳条夹袄，襟上扣一个茉莉花球，斯斯文文坐在外国人家厨房里吃茶说话。她那干姊姊是立志不嫁人的，脑后垂一条大辫子，手里结着绒绳。两个把别后情形细叙一番，说到热闹之际，主人回来了，在上房揿铃，竟没有听见。隔了一会，汤姆生先生推门进来叫阿妈，阿妈方才跳起身来答应不迭。这工程师汤姆生年纪不过三十上下，高个子，脸面俊秀像个古典风的石像，只是皮色红刺刺的，是个吃牛肉的石像。霓喜把他睃在眼里，他也看了霓喜一眼，向阿妈道："晚上预备两个人吃的饭，一汤两

菜,不要甜菜。"说罢,又看了霓喜一眼,方始出去。阿妈便告诉霓喜,想必待会儿他有女朋友到此过夜,就是常来的那个葡萄牙人。霓喜诧异道:"你如何知道是哪一个?"阿妈笑向她解释,原来她主人向来有这规矩,第一次上门的女朋友,款待起来,是一道汤,三道菜,一样甜菜。第二三次来时,依例递减。今天这一个必定是常来的,因此享不到这初夜权。霓喜啧啧道:"年轻轻的,看不出他这么啬刻!"阿妈道:"他倒也不是啬刻,他就是这个脾气,什么事都喜欢归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霓喜道:"有了太太没有?"阿妈道:"还没呢。人才差一点的我看他也犯不上,自由自在的,有多好!弄个太太,连我也过不惯——外国女人顶疙瘩,我伺候不了。"

正说着,汤姆生又进来了,手执一杯威士忌,亲自开冰箱取冰块。阿妈慌忙上前伺候,他道:"你坐下坐下,你有客在这儿,陪着客人说话罢。"阿妈笑道:"倒的确是个稀客。您还没见过我这位干妹子哪。"汤姆生哈了哈腰道:"贵姓?"阿妈代答道:"这是窦太太,她家老板有钱着呢,新近故世了,家私都让人霸占了去,撇得我这妹子有上梢来没下梢。"汤姆生连声叹咤,霓喜敛手低声笑向阿妈道:"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人家急等着会女朋友呢,有这工夫跟你聊天!"阿妈又道:"她说得一口顶好听的英文。"汤姆生道:"可是她这双眼睛说的是顶好听的中国话,就可惜太难懂。"霓喜不由得微微一笑,溜了他一眼,搭讪着取过阿妈织的大红绒线紧身来代她做了几针。头上的搁板,边沿钉着铜钩,挂着白铁漏斗,漏斗的影子正落在霓喜脸上,像细孔的淡墨障纱。纱里的眼睛暂时沉默下来了。汤姆生延挨了一会,端着酒杯出去了。不一会,又走进来,叫阿妈替他预备洗澡水去,又看看霓喜手中的绒线,道:"好鲜和的活计。窦太太打得真好。"阿妈忍笑道:"这是我的,我做了这些时

了。”汤姆生道：“我倒没留心。”他把一只手托着头，胳膊肘子撑着搁板，立定身看看霓喜，向阿妈道：“我早就想烦你打一件绒线背心，又怕你忙不过来。”阿妈笑道：“哟，您跟我这么客气！”她顿了一顿，又道：“再不，请我们二妹给打一件罢？人家手巧，要不了两天的工夫。”霓喜把一根毛竹针竖起来抵住嘴唇，扭了扭头道：“我哪成哪？白糟蹋了好绒线！”汤姆生忙道：“窦太太，多多费神了，我就要这么一件，外头买的没这个好。阿妈你把绒绳拿来。”阿妈到后阳台上去转了一转，把拆洗的一卷旧绒绳收了进来。霓喜道：“也得有个尺寸。”汤姆生道：“阿妈你把我的背心拿件来做样子。”阿妈拍手道：“也得我忙得过来呀！晚饭也得预备起来了，还得烧洗澡水。我看这样罢，二妹你打上一圈绒线，让他套上身去试一试大小。”她忙着烧水，霓喜低头只顾结绒线，一任汤姆生将言语来打动，她并不甚答理。结上了五六排，她含笑帮他从头上套下去，匆忙间，不知怎的，霓喜摔开手笑道：“汤姆生先生，我只当你是个好人！”汤姆生把手扶着腰间围绕的四根针，笑道：“怎么？我不懂这些话。”霓喜啐道：“你不懂！你要我教你英文么？”她捏住毛竹针的一头，扎了他一下。他还要往下说，霓喜有意带着三分矜持，收拾了绒线，约好三天后交货，便告辞起身。

虽然约的是三天之后，她也自性急，当天做了一夜，次日便替他赶好了。正把那件绒线衫绷在膝上看视，一只脚晃着摇篮，谁知汤姆生和她一般性急，竟找到她家里去。他和楼下的房东房客言语不通，问不出一个究竟来，只因他是个洋人，大家见了他有三分惧怕，竟让他闯上楼来。东厢房隔成两间，外间住个走梳头的，板壁上挖了一扇小门，挂着花布门帘，他一掀帘子，把霓喜吓了一跳。她坐在床上，一张高柱木床，并没挂帐子，铺一领草席，床栏杆上晾

着尿布手帕。桌上一只破热水瓶，瓶口罩着湖色洋瓷漱盂。霓喜家常穿着蓝竹布袄，敞着领子，一面扣纽扣一面道歉道："汤姆生先生，亏你怎么找了来了？这地方也不是你来得的。真，我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个地方！"说着，眼圈儿便红起来。汤姆生也是相当的窘，两手抄在裤袋里，立在屋子正中央，连连安慰道："窦太太，窦太太……你再跟我这么见外，更叫我于心不安了。"霓喜顶大的女孩瑟梨塔牵着弟弟的手，攀着门帘向里张望。板桌底下有个小风炉，上面炖着一瓦钵子麦芽糖，糖里竖着一把毛竹筷。霓喜抽出一支筷子来，绞上一股子糖，送到瑟梨塔嘴里去，让她吮去一半，剩下的交与她弟弟，说道："乖乖出去玩去。"孩子们走了，霓喜低着头，把手伸到那件绒线衫里面去，拉住一只袖管，将它翻过来捅过去。

汤姆生笑道："哎呀，已经打好了，真快！让我试试。"她送了过来，立在他跟前，他套了一半，头闷在绒线衫里面，来不及褪出来，便伸手来抱她，隔着绒线衫，他的呼吸热烘烘喷在她腮上，她颈子上。霓喜使劲撇开他，急道："你真是个坏人，坏人！"汤姆生褪出头来看时，她业已奔到摇篮那边去，凛然立着，颇像个受欺侮的年轻的母亲。然而禁不起他一看再看，她却又忍笑偏过头去，摇摆着身子，屈着一条腿，把膝盖在摇篮上衬来衬去。

汤姆生道："你知道么？有种中国点心，一咬一口汤的，你就是那样。"霓喜啐道："胡说！"她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沾了许多绒线的毛衣子，便道："你从哪儿来的这绒线，净掉毛！"汤姆生笑道："是阿妈的，顺手给捞了来。"霓喜指着他道："你哪里要打什么背心？成心的……"说着，又一笑，垂着头她把她衣服上的绒毛，一点一点拣干净了，扑了扑灰，又道："瞧你，也弄了一身！"便走过来替他拣。汤姆生这一次再拥抱她，她就依了他。

她家里既不干净，又是耳目众多，他二人来往，总是霓喜到他家去。旅馆里是不便去的，只因香港是个小地方，英国人统共只有这几个，就等于一个大俱乐部，撞来撞去都是熟人。

霓喜自窦家出来的时候便带着一个月的身孕，渐渐害起喜来，卧床不起。汤姆生只得遮遮掩掩到她家来看她。这回事，他思想起来也觉得羞惭，如果她是个女戏子，足尖舞明星，或是驰名的荡妇，那就不丢脸，公开也无妨，然而霓喜只是一个贫困的中国寡妇，拖着四个孩子，肚里又怀着胎。她咬准这孩子是他的，要求他给她找房子搬家。把他们的关系固定化，是危险的拖累，而且也不见得比零嫖上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天天来看她。有一天他来，她蒙头睡着，他探手摸她的额角，问道："发烧么？"她不做声，轻轻咬他的手指头。汤姆生伏在她床沿上，脸偎着棉被，听她在被窝里窸窸窣窣哭了起来。问她，问了又问，方道："我知道我这一回一定要死了。一定要死的。你给我看了房子，搬进去和你住一天，便死了我也甘心，死了也是你的人，为你的孩子死的。"

霓喜的世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跌跌绊绊满是东西，红木柚木的西式圆台，桌腿上生着爪子，爪子踏在圆球上；大餐台，整套的十二只椅子，雕有洋式云头、玫瑰花和爬藤的卷须，椅背的红皮心子上嵌着小铜钉；丝绒沙发，暗色丝绒上现出迷糊的玫瑰花和洋式云头；沙发扶手上搭着白蕾丝的小托子；织花窗帘里再挂一层白蕾丝纱幕；梳妆台上满是挖花的小托子不算，边系着一条绉褶粉红裙，连台灯与电话也穿着荷叶边的红纱裙子。五斗橱上有银盘，盘里是纯粹摆样的大号银漱盂，银粉缸，银把镜，大小三只银水罐。地下是为外国人织造的北京地毯。家里甚至连古董也有——专卖给外国人的小古董。屋犄角竖着芬芳馥郁的雕花檀木箱子。后院子

里空酒瓶堆积如山，由着佣人成打地卖给收旧货的。东西是多得连霓喜自己也觉得诧异，连汤姆生也觉诧异。他当真为这粗俗的广东女人租下了一所洋房，置了这许多物件。她年纪已经过了三十，渐渐发胖了，在黑纱衫里闪烁着老粗的金链条，嘴唇红得悍然，浑身熟极而流的扭捏挑拨也带点悍然之气。汤姆生十分惊讶地发现了，他自己的爱好竟与普通的水手没有什么两样。

霓喜的新屋里什么都齐全，甚至还有书，皮面烫金的旅行杂志汇刊，西洋食谱，五彩精印的儿童课本，神仙故事。霓喜的孩子一律送入幼稚园，最大的女孩瑟梨塔被送入修道院附属女学校，白制服，披散着一头长发，乌黑鬈曲的头发，垂到股际，淡黑的脸与手，那小小的、结实的人，像白芦苇里吹出的一阵黑旋风。这半印度种的女孩子跟着她妈很吃过一些苦，便在顺心的时候也是被霓喜责打惯了的。瑟梨塔很少说话，微笑起来嘴抿得紧紧的。她冷眼看着她母亲和男人在一起。因为鄙薄那一套，她倾向天主教，背熟了祈祷文，出入不离一本小圣经，装在黑布套子里，套上绣了小白十字。有时她还向她母亲传教。她说话清晰而肯定，渐渐能说含文法的英文了。

霓喜初结识汤姆生时，肚里原有个孩子，跟了汤姆生不久便小产了。汤姆生差不多天天在霓喜处过宿，惟有每年夏季，他自己到青岛歇着，却把霓喜母子送到日本去。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有时霓喜也穿中装，因为没裹过脚，穿的是满洲式的高底缎鞋。平金的，织金的，另有最新的款式，挖空花样，下衬浅色缎子，

托出一行蟹行文,“早安”,或是“毋忘我”。在香港,上街坐竹轿,把一双脚搁得高高的,招摇过市。清朝换了民国,霓喜着了慌,只怕旗装闯祸,把十几双鞋子乱纷纷四下里送人,送了个干净。

民国成立是哪年,霓喜记得极其清楚,便因为有过这番惊恐。

民国也还是她的世界。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饧化在一起像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汤姆生问她可要把她那干姐姐调到新屋里去服侍她,她非但不要,而且怕那阿妈在她跟前居功,因而唆使汤姆生将那人辞歇了。老屋里,虽然她不是正式的女主人,轻易不露面的,她也还替那边另换了一批仆人,买通了做她的心腹,专门刺探汤姆生的隐私,宴客的时候可有未结婚的英国女宾在座。她闹着入了英国籍,护照上的名字是赛姆生太太,可是她与汤姆生的关系并不十分瞒人。修道院的尼姑又和她周旋起来。她也曾冷言冷语损了梅腊妮师太几句,然而要报复,要在她们跟前摆阔,就得与她们继续往来。霓喜把往事从头记起,桩桩件件,都要个恩怨分明。她乘马车到雅赫雅的绸缎店去挑选最新到的衣料,借故和伙计争吵起来,一定要请老板出来说话,汤姆生是政府里供职的工程师,沾着点官气,雅赫雅再强些也是个有色人种的商人,当下躲过了,只不敢露面,霓喜吵闹了一场,并无结果。

雅赫雅那表亲发利斯,此时也成了个颇有地位的珠宝商人。这一天,他经过一家花店,从玻璃窗里望进去,隔着重重叠叠的花山,看见霓喜在里面买花。她脖子上垂下粉蓝薄纱围巾,她那十二岁的女儿瑟梨塔偎在她身后,将那围巾牵过来兜在自己的头上。是炎夏,花店把门大开着,瑟梨塔正立在过堂风里,热风里的纱飘飘蒙住她的脸。她生着印度人的脸,虽是年轻,虽是天真,那尖尖

的鼻子与浓泽的大眼睛里有一种过分刻画的残忍。也许因为她头上的纱，也许因为花店里吹出来的芳香的大风，发利斯一下子想起他的表姊妹们，在印度，日光的庭院里，满开着花。他在墙外走过，墙头树头跳出一只球来。他捡了球，爬上树，抛它进去，踢球的表姊妹们纷纷往里飞跑，红的蓝的淡色披纱赶不上她们的人。跑到里面，方才放声笑起来，笑着，然而去告诉他舅父，使他舅父转告他父亲，使他挨打了。因为发利斯永远记得这回事，他对于女人的爱总带有甘心为她挨打的感觉。发利斯今年三十一了，还未曾娶亲。家乡的表姊妹早嫁得一个都不剩，这里的女人他不喜欢，脸色尽多白的白，红的红，头发黏成一团像黑膏药，而且随地吐痰。香港的女人，如同香港的一切，全都不愉快，因为他自从十八岁背井离乡到这里来，于秽恶欺压之中打出一条活路，也不知吃了多少苦。现在他过得很好，其实在中国也住惯了，放他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了，然而他常常记起小时的印度。他本来就胖，钱一多，更胖了，满脸黑油，锐利的眼睛与鼻子埋在臃肿的油肉里，单露出一点尖，露出一点忧郁的芽。

他没同霓喜打招呼，霓喜倒先看见了他，含笑点头，从花店里迎了出来，大声问好，邀他到她家去坐坐。霓喜对于发利斯本来有点恨，因为当初他没让她牢笼住。现在又遇见了他，她倒愿意叫他看看，她的日子过得多么舒服，好让他传话与雅赫雅知闻。他到她家去了几次。发利斯是个老实人，始终不过陪她聊天而已。汤姆生知他是个殷实商人，也颇看得起他。发利斯从来没有空手上过门，总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吃食玩具。瑟梨塔小时候在绸缎店里叫他叔叔，如今已是不认得了，见了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嘴角向一边歪着点。

霓喜过了五六年安定的生活，体重增加，人渐渐地呆了，常时眼睛里毫无表情像玻璃窗上涂上一层白漆。惟有和发利斯谈起她过去的磨难辛苦的时候，她的眼睛又活了过来。每每当着汤姆生的面她就兴高采烈说起她前夫雅赫雅，他怎样虐待她，她怎样忍耐着，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后来怎样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她又跟了个中国人；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和那中国人的两个孩子她又跟了汤姆生。汤姆生局促不安坐在一边，左脚跷在右脚上，又换过来，右脚跷在左脚上；左肘撑在藤椅扶手上，又换了个右肘。藤椅吱吱响了，分外使他发烦。然而只有这时候，霓喜的眼睛里有着旧日的光辉，还有吵架的时候。霓喜自己也知道这个，因此越发地喜欢吵架。

她新添了个女孩，叫做屏妮，栗色的头发，肤色白净，像纯粹的英国人，汤姆生以此百般疼爱。霓喜自觉地位巩固，对他防范略疏。政府照例每隔三年有个例假，英国人可以回国去看看。汤姆生上次因故未去，这一次，霓喜阻挡不住，只得由他去了。

去了两个月，霓喜要卖弄他们的轿式自备汽车，邀请众尼姑过海到九龙去兜风，元朗镇有个庙会，特去赶热闹。小火轮把汽车载到九龙，不料天气说变就变，下起牛毛雨来。霓喜抱着屏妮，带领孩子们和众尼僧冒雨看庙会，泥浆溅到白丝袜白缎高跟鞋上，口里连声顾惜，心里却有一种奢侈的快感。大树上高高开着野火花，猩红的点子密密点在鱼肚白的天上。地下摆满了摊子，油纸伞底下，卖的是扁鱼，直径一尺的滚圆的大鱼；切成段，白里泛红；凉帽，篾篮，小罐的油漆，面筋，豆腐渣的白山，堆成山的淡紫的虾酱，山上戳着筷子。霓喜一群人兜了个圈子，在市场外面一棵树下拣了块干燥的地方坐下歇脚，取出食物来野餐。四周立即围上了一圈乡下人，眼睁睁看着。霓喜用小锥子在一听凤尾鱼的罐头上锥眼儿，

尽着他们在旁观看，她喜欢这种衣锦还乡的感觉。

尼姑中只有年高的铁烈丝师太，怕淋雨，又怕动弹，没有跟到市场里来，独自坐在汽车里读报纸。《南华日报》的社会新闻栏是铁烈丝与人间惟一的接触，里面记载着本地上等人的生、死、婚、嫁，一个浅灰色的世界，于淡薄扁平之中有一种利落的愉悦。她今天弄错了，读的是昨天的报，然而也还一路读到九龙，时时兴奋地说："你看见了没有，梅腊妮师太，玛利·爱石克劳甫德倒已经订婚了。你记得，她母亲从前跟我学琴的，我不许她留指甲。……古柏太太的脑充血，我说她过不了今年的！你看！……脾气大。古柏先生倒真是个数一数二的好人。每年的时花展览会里他们家的玫瑰总得奖，逢时遇节请我们去玩，把我们做蛋糕的方子抄了去……"

梅腊妮师太在树阴下向两个小尼姑道："你们做两块三明治给铁烈丝师太送去吧。不能少了她的。"小尼做了三明治，从旧报纸里抽出一张来包上，突然诧异道："咦？这不是今天的报么？"另一个小尼忙道："该死了，铁烈丝师太还没看过呢。报就是她的命。"这小尼把新报换了下来，拿在手中看了一看，那一个便道："快给她送去罢，她顶恨人家看报看在她之前。"这一个已是将新闻逐条念了出来，念到"桃乐赛，伯明罕的约翰·宝德先生与太太的令嫒，和本地的威廉·汤姆生先生"，住了嘴，抬头掠了霓喜一眼，两个小尼彼此对看着，于惶恐之外，另带着发现了什么的欢喜。梅腊妮师太丁丁敲着罐头水果，并没有听见，霓喜耳朵里先是嗡的一声，发了昏，随即心里一静，听得清清楚楚，她自己一下一下在铁罐上凿小洞，有本事齐齐整整一路凿过去，凿出半圆形的一列。

然而这时候铁烈丝师太从汽车里走过来了，大约发觉她读着

的报是昨天的，老远的发起急来，一手挥着洋伞，一手挥着报纸，细雨霏霏，她轮流地把报纸与洋伞挡在头上。在她的社会新闻栏前面，霓喜自己觉得是栏杆外的乡下人，挓挲着两只手，眼看着汤姆生与他的英国新娘，打不到他身上。她把她自己归到四周看他们吃东西的乡下人堆里去。整个的雨天的乡下蹦跳着扑上身来如同一群拖泥带水的野狗，大，重，腥气，鼻息咻咻，亲热得可怕、可憎。

霓喜一阵颤麻，抱着屏妮立将起来，在屏妮裤子上摸了一摸，假意要换尿布，自言自语道："尿布还在车上。"一径向汽车走去，唤齐了几个大些的孩子，带他们上车，吩咐车夫速速开车，竟把几个尼姑丢在元朗镇，不管了。

回到香港，买了一份《南华日报》，央人替她看明白了，果然汤姆生业于本月六日在英国结了婚。

又过了些时，汤姆生方才带着太太到中国来。中间隔的两个多月，霓喜也不知是怎么过的。家里还是充满了东西，但是一切都成了过去。就像站得远远的望见一座高楼，楼窗里有间房间堆满了老式的家具，代表某一个时代，繁丽，噜苏，拥挤；窗户紧对着后头另一个窗户，笔直地看穿过去，隔着床帐橱柜，看见屋子背后红通通的天，太阳落下去了。

汤姆生回香港之前先打了电报给发利斯，叫他转告霓喜，千万不可以到码头上去迎接他，否则他就永远不见她的面。霓喜听了此话，哭了一场，无计可施。等他到了香港，她到他办公处去找他，隔着写字台，她探身到他跟前，柔声痛哭道："比尔！"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

是浅灰石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刻意会到她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过他的那种悍然的美。

他感到安全,签了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说道:"这是你的,只要你答应从今以后不再看见我。"霓喜对于这数目感到不满,待要哭泣纠缠,汤姆生高声叫道:"费德司东小姐!"汤姆生在这一点上染有中国人的习气,叫女书记的时候从不揿铃,单只哇啦一喊。女书记进来了,霓喜不愿当着人和他破脸争吵,要留个余地,只得就此走了。钱花光了,又去找他。几次三番有这么一个戴着梅花楞黑面网的女人在传达处,在大门口守着他,也哭过,也恐吓,也厮打过,也撒过赖,抱着屏妮给他看,当他的面掐得屏妮鬼哭神嚎,故意使汤姆生心疼。汤姆生给了几回的钱,不给了。霓喜又磨着发利斯去传话,发利斯于心不忍,常时自己掏腰包周济她,也不加以说明。霓喜只当汤姆生给的,还道他旧情未断,又去和他苦苦纠缠,汤姆生急得没法,托病请假,带了太太到青岛休养去了。

发利斯三天两天到她家去,忽然绝迹了一星期。霓喜向来认识的有个印度老妇人,上门来看她,婉转地说起发利斯,说他托她来做媒。霓喜蹲在地下整鞋带,一歪身坐下了,扑倒在沙发椅上,笑了起来道:"发利斯这孩子真孩子气!"她伸直了两条胳膊,无限制地伸下去,两条肉黄色的满溢的河,汤汤流进未来的年月里。她还是美丽的,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窗子大开着,听见海上轮船放气,汤姆生离开香港了。走就走罢,去了一个又来一个。清冷的汽笛声沿着她的胳膊笔直流下去。

她笑道:"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那印度妇人顿

了一顿,微笑道:"年纪上是差得太远一点,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才十三,他已经三十一了,可是他情愿等着,等她长大。你要是肯呢,就让他们订了婚,一来好叫他放心,二来他可以出钱送她进学校,念得好好的不念下去,怪可惜的。当然弟弟妹妹也都得进学堂。你们结了这头亲,遇到什么事要他帮忙的,也有个名目,赛姆生太太你说是不是?"霓喜举起头来,正看见隔壁房里,瑟梨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只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咯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